

葉啟昌妻孫氏年二十三婚一月而寡夫族無依歸母家守節
五十一年卒

季楠妻陳氏二十九歲守節至七十餘歲

馬俊駢妻洪氏二十八歲寡守節至六十一歲卒

范瑞祥妻錢氏二十五歲守節壽至七十五歲

邵濟妻溫氏年二十四夫亡守節以老

鄭贊明妻蘇氏年二十五夫亡撫孤守節

季賜妻錢氏年二十四夫亡守節撫遺腹子成立

郁錫妻陸氏年三十夫亡守節四十餘年

徐勝基妻倪氏年二十五夫亡守節五十九年

鄒維珍妻沈氏年二十五夫亡無子守節以老

陶壽祺妻朱氏年二十九夫亡無子守節以老

吳端林妻汪氏年二十五夫亡守節以老

吳周妻程氏年三十夫亡守節以老

趙繩祖妻謝氏年二十六夫亡守節

曹玠妻王氏年二十三嫁三月夫亡矢志不移

吳天俊繼妻蔣氏年二十一天俊溺水死遺孤纔八月氏矢志

苦守

嚴榮妻王氏年二十四夫亡守節撫嗣子熊吉成立

吳森妻金氏年十九夫亡越三月遺腹生子戚屬某逼氏改適

以死自誓

仲九臯妻吳氏年二十八家貧守節上奉衰翁下撫弱女翁喪女天苦守二十年歿時溽暑經七日顏色如生蠅蚋不集人咸異之

姚廷森妻汪氏年二十九夫亡無子守節以老

李楠妻陳氏年二十九夫亡撫子成立守節三十九年

湯某妻鄒氏年二十餘夫亡守節四十餘年

孫廷彥妻嚴氏年二十八夫亡守節四十七年

尹起鳳妻周氏夫亡無子守節以老

顧玉圭妻葉氏年二十七夫亡守節四十一年

范殿臣繼妻王氏年二十九夫亡守節以老

蔣淳妻魏氏年二十九夫亡守節四十年

蔣機妻胡氏年二十八夫亡矢志守節

許奕撫妻蔣氏夫亡守節以終

蔣祚妻張氏年二十二夫亡守節以終

顧璞妻毛氏年二十六夫亡守節以終

朱世默妻蘇氏年二十夫亡守節以終

胡海山妻湯氏年二十七夫亡撫子養姑守節以終

監生周坤妻黃氏夫亡無子守志不渝

陳勝妻劉氏夫亡撫遺腹子以守

魚永吉妻陶氏年二十八而寡事翁姑撫孤子苦守至七十四歲卒令陳莫纒獎以紹徽荻訓額

吳明崗妻黃氏年二十三嫁未半載而寡撫育嗣子紡織苦守孫明觀妻吳氏年二十三夫亡撫遺腹子成立守節四十餘年程象賢妻沈氏年二十四歲守節以終

林饋妻周氏夫亡子甫三月矢志守節

李宗兆妻言氏年二十一而寡子成桂生纔六日翁姑多病氏仰事俯育備歷艱辛守節三十六年卒

馬釗妻程氏年二十二夫亡守節現年三十八歲

朱奎聚妻周氏年二十六夫亡守節現年六十九歲

周立堂妻黃氏年二十七夫亡守節現年五十歲

蘇經疇妻謝氏經疇汝礪子早卒氏年二十五矢志守節現年四十八歲

姚元發妻支氏年二十四而寡遺腹生子撫之成立現年七十八歲

周仁溥妻鄒氏年十九夫亡孝養舅姑撫孤成立苦節二十七
年卒

鄒尙孚妻周氏年二十九夫亡家貧子幼十指度日苦節三十
二年卒

金萬鑑妻戴氏年三十夫亡守節現年五十六歲

湯旭林妻曹氏二十一而嫁未滿百日夫歿守節現年三十六歲

陸溥妻楊氏年二十九夫亡守節現年四十八歲

湯萬椿妻顧氏年二十四而嫁半載夫亡撫嗣子苦守現年六

十八歲

王裕源妻丁氏年二十七夫亡守節現年四十四歲

孫游妻金氏年二十一夫亡守節撫嗣子懋勤成立現年四十

七歲

孫廷鸞繼妻姚氏年二十六夫亡守節現年四十八歲

胡尙德妻袁氏年二十七夫亡守節現年五十六歲

李松期妻陸氏年二十二歲守節現年四十五歲

包錦文妻溫氏年二十五歲守節現年七十三歲

宗潮繼妻陸氏年三十歲守節現年五十八歲

徐成可妻陳氏年二十一歲守節撫姪立本娶媳連喪徹貧營

葬四代停櫬現年五十三歲

仲英畧妻胡氏年二十五歲守節現年五十歲

張紹元妻高氏年二十三歲結褵未滿百日夫亡苦志守節現

年五十九歲

王載籓妻馬氏年二十七歲守節現年六十七歲

周鳳池妻程氏年二十六歲守節現年五十二歲

黃金妻曹氏年二十七歲守節現年六十五歲

李照妻毛氏夫死氏年二十八無子撫一女苦守現年六十一
依婿以居

陳元璋妻金氏十九歲守節遺孤甫生二日現年六十二歲

汪士安繼妻蘇氏年二十四歲守節無子前妻一女五歲視如
已出現年五十三歲

宗峻妻繆氏年二十九歲夫亡守節孝養舅姑撫三孤成立現
年七十三歲

席筠谷妻程氏二十八歲守節撫兩歲孤存棠遊庠乾隆五十
八年氏卒

毛貢九妻袁氏二十二歲而寡無子矢志守節四十八歲卒

毛爾玉妻趙氏二十一歲而孀撫孤成立督學李因培額獎懷
清履潔守節五十餘年

張定可繼妻殷氏二十四歲而寡家貧無子撫嗣子又亡備嘗
艱苦年七十無疾而逝

譚曾孝妻趙氏二十八歲夫歿一子纔四齡矢志撫孤年七十
卒

唐瑞伯妻金氏二十六歲而寡家貧無子堅守七十八歲而歿
程士才妻倪氏二十九歲而寡藉十指撫育二子俱先歿又撫
孫成立守節四十餘年

殷雲軒繼妻時氏年二十四夫亡上奉舅姑下撫前室子以慈
孝稱五十五歲而卒

柏朝楨妻周氏二十而嫁未彌月夫亡撫嗣子成立督學彭元
瑞額獎柏節蓮心年五十六而歿

楊紹昌妻蘇氏年二十二夫亡矢志守節六十二歲卒

程世英妻許氏年二十三而寡無子撫一女嫁之依婿以終守
節五十年

黃某妻某氏蔡洪人年二十餘夫沒撫孤守節

石子行妻黃氏二十二歲而寡無子撫姪爲嗣守節二十六年
子行弟慶章妻程氏二十五歲而寡亦無子撫姪爲嗣守節

三十一年兩婦事孀姑曹俱以孝稱

趙世隆妻浦氏年二十五而寡撫孤守節七十六歲卒令康曾
詔獎之

朱志瀚妻顧氏二十九歲而寡撫孤成立年七十五卒

程慶生妻王氏年二十八夫亡無子矢志守節

王鳳林妻侯氏年二十五夫亡撫姪爲後勵志守節

高桐英妻孔氏年二十三夫亡守節撫姪爲後

陳志純妻繆氏年二十四而寡撫週歲孤以守備極艱辛

沈文昭妻彭氏年二十八夫亡守節撫姪爲後

徐一桂妻蔣氏年二十二夫亡無子守節至五十七歲卒

徐紹興妻李氏年二十七而寡子女俱早夭困苦守節四十九年而歿

徐明察妻謝氏年二十二夫亡撫幼孤操作成家現年六十歲
吳念本妻王氏年十七而嫁甫一月而嫠撫姪爲子守節已三十三年

石思義妻徐氏二十九歲而寡守節已三十一年

陶聖如妻李氏年二十七而寡撫孤守節現年五十一歲

吳道隆妻桑氏年二十一夫亡撫孤守節現年五十六歲

范甸邦妻羅氏二十七歲夫亡撫孤守節五十六歲卒

何慶貽妻陳氏二十七歲而寡撫孤守節現年七十歲

太學生楊廷琛妻李氏二十八歲夫亡撫孤守節現年五十七歲

周昌宗妻張氏年二十五而寡子芝田纔二齡撫之成立侍奉翁姑尤以孝著至六十歲卒芝田妻陸氏二十九歲夫亡撫孤守節現年四十九歲

尤浩中妻周氏年二十三而寡撫嗣子以守現年五十八歲
沈維瑞妻鮑氏
糜永昌妻沈氏

王治春妻高氏年二十六夫亡食貧守節叔家失火延燒及屋氏憑夫棺大慟須臾風回火轉事姑孝撫二子成立現年六十六歲

孫熺妻龔氏年十九歲守節現年四十六歲

吳元瑛繼室王氏年二十八而寡守節至四十五歲卒孫耿光

舉人

鄭上律妻張氏二十二歲夫亡撫嗣子以守現年六十一歲

徐象星妻鄒氏二十九歲而寡矢志守節現年五十一歲

蔡岳年繼妻顧氏二十八歲守節現年五十六歲

馮宗瑞妻吳氏二十一歲守節撫姪鼎爲嗣現年四十二歲

吳巨卿妾廖氏年二十九夫亡矢志撫孤至八十四歲卒

顧嘉徵妻呂氏年二十九夫亡守節至六十八歲卒

徐壇長妻管氏年二十八夫亡守節撫姪文學爲後

徐福長妻管氏年二十三夫亡撫孤守節

樹松林妻孫氏年十九夫亡撫孤恒先守節三十年卒

舉人張應祥繼妻殷氏年二十二夫亡營葬舅姑夫兄六棺撫

嗣子夔娶媳成立徹貧苦守已二十六年

郭晉揚妻黃氏二十五歲夫亡守節現年六十二歲

孫楷妻馬氏年十八夫亡無子守節

邵紳妻朱氏年三十二無子而孀撫嗣子三多守節二十四年

卒

嚴鼎和妻孔氏年二十七夫亡守節二十餘年

邱似山妻蘇氏年二十九夫亡止生一女名若蕙能詩守節以

老

劉瀾妻朱氏年二十八而寡卒年六十七歲事舅姑孝撫三子皆成立乾隆二十七年憲旌給松筠勁節額

曹維周妻陸氏年二十二而嫁越兩月而寡無子女守節

蔡三壽妻陳氏年十七而嫁十八而孀苦志守節

陸士達妻褚氏年二十夫亡紡織事姑撫孤成立至六十七歲卒

庠生黃存恕妻謝氏年二十五守節至六十歲歿事翁姑孝撫

孤庠生兆蟾成立

太倉馮偉傳

蘇廷燮妾浦氏二十九歲守節七十七歲歿

羅文彩妻葉氏二十九歲守節現年五十一歲

生員龐廷槐妻錢氏年二十四夫亡遺腹生子仁杰恪事舅姑

課子成立游庠現年五十歲

徐峻業妻倪氏年二十四歸徐四十日夫亡殯養舅姑撫嗣子

常成立現年六十六歲邑令獎額節勁松筠

陳履觀妻季氏年二十八夫亡撫子大業大經成立現年五十

六歲

吳士元繼妻陸氏年二十八夫亡事姑孝撫前妻子鼎成立守

節三十二年卒

周士魁妻王氏通州司訓周藻孫媳年二十七夫亡暮年無嗣

相依母氏守節三十九年卒

許紹宗妻吳氏年二十五夫亡事姑孝無子現年五十一歲

夏曰瑚妻嚴氏年二十四歲夫亡守節現年五十五歲

庠生席世華妻華氏年二十五歲夫亡守節現年五十歲

張仁麟妻陸氏年二十五夫亡無子守節孝養翁姑撫姪發賢

嗣現存

朱應昇妻鄒氏年二十五夫亡無子守節奉姑生養死葬撫姪

紹昌嗣又亡與孀媳陳氏撫遺腹孫元同守現存

譚學鄭妻李氏年二十八夫亡撫嗣子榮洙遊庠守節三十八年

張用之妻朱氏年二十五夫亡無子守節撫侄僖嗣現存

孫士源妻俞氏年二十八夫亡無子守節撫侄瑞麟嗣現存

鄒耀南妻沈氏年二十五夫亡無子守節事姑孝喪葬盡禮現存

尹騰蛟妻錢氏年二十二甫成婚夫亡撫嗣子才成立守節五

十七年

嚴沛妻吳氏

許廷國妻陳氏年二十夫亡撫孤守節以終

霍大寶妻楊氏年十七成婚兩月而寡無子守節以終

金懋谷妻沈氏年十七嫁二十五孀居無子丁家難氏苦心調

劑撫庶出子德基兩歲教養成立

朱其翹妻張氏十七嫁十九寡無出事孀姑盡孝撫弟其翔子

尚賢爲嗣如同已出守節已二十二年

王寶臣妻陸氏二十八歲孀居守節四十七年

黃士智妻王氏二十六歲孀居守節四十年

王知來妻唐氏年十六嫁二十九歲撫五月子

五十八歲

翟士春妻蔣氏大田令炳女年二十七寡撫一歲孤縉成立登

仕籍營葬翁姑娶媳生孫守節四十五年

臯蘭令蔣重熹妾徐氏年二十五守節現年四十五歲

嵇逸鳴妻龔氏士岵瞻女年十九嫁逾年孀生一女又殤矢志

守節事孀姑盡孝宗親並稱

庠生殷楚金妻范氏士席珍女二十一嫁二十五守節孝事舅

姑歿後每祭必泣曰吾憾不能身代撫姪文鉞嗣

貢生瞿文瑛繼妻王氏年二十九孀遺腹兩月生子錫泰前妻

二子俱亡撫孤兩代成立越二十餘年卒

沈順達妻王氏年十九歸沈五月夫故旋吞金珥救免越半載

亡

庠生高濬妻沈氏年二十七夫故奉姑撫嗣守節二十餘年

周永椿妻俞氏二十八歲守節現年七十一歲

周耀商妻譚氏二十八歲守節現年五十三歲

姚安基妻歸氏二十八歲孀家貧苦節事姑撫子浚明成立早

亡娶媳景氏年二十五亦守節撫孤



附記

宋

陶氏喪偶獨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大士以蓮華授之又夢梵僧授經一卷啟之乃阿彌陀經也既覺取經誦之宛如夙習一夕室中有光朗然若晝阿彌陀佛現身立經函上由是持誦益虔經卷上舍利迸出積至合許

佛祖統紀

明

黃氏僕姆者吾里村人也平居持齋念佛無他異萬歷四十二年秋疾篤將逝曝舊藍裯于庭其裯十二幅忽現觀音像十二面面各不同竹林鸚鵡參錯其間經一晝夜乃滅遂瞑年

國朝

陳嫗居于城南以紡為業篤信佛法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終日不絕口如是三十年一日忽向其子曰而不見空中寶蓋幢幡乎因拍手大笑取湯沐浴竟合掌化去事在順治十年翁尚書叔元方微時往視之見嫗凝然危坐室中香氣襲人晚著淨土約說書其事以證焉

善女人傳

張寡婦居小東門外安貧守節專持佛號未嘗少間以下痢終遺一破褰臭不可近棄之中流忽見蓮花交發散布水面見者驚異乃取褰還送一菴作佛座前案圍事在順治年間

果報

聞見錄

鄒名世妻周氏順治初名世挈家避兵中路失散周攜子依村媪家久之不得名世耗或以為罹於難諷使改適周泣曰果爾當誓死以育孤耳于是村中人咸敬之經四載始與夫遇相持大慟遂偕隱蘭陵年俱八十卒江陰陳枚傳

陸寡婦年二十夫亡持齋念佛與人無競至六十七而終焚其衫褰火氣既絕忽見金光迸出儼然佛像其數十閭里聚觀皆焚香膜拜時康熙三年也

果報聞見錄

李蔣氏潘墩人以孝聞年十九姑歿舅娶後妻逐氏夫遠出逼氏改適氏剪髮拒命謀愈急楚毒備嘗乃以所生子托劉姓

常昭合志 卷之一
潛入邑中福慧菴爲尼年六十有七夫從山左歸言久旅登
州業醫置室欲攜氏同往氏曰尼老不還俗矣令若子同行
可也竟終於靜室

翁氏女年十六未嫁夫夭其嫂欲更字之不可遂削髮爲尼
生員錢孫振女父歿無後女不嫁爲尼知縣馬暹陳圻俱表之
徐某妻張氏農家婦年二十六夫亡遺二女堅心苦守族人潛
謀逼嫁氏攜女寄居尼菴女嫁遂削髮爲尼七十七歲卒

列女 貞孝

明 已旌貞孝

陸某妻浦氏早寡生子桂撫育成立桂性至孝母失明聞周孝
子祠應靈徒跣拜叩母目豁然萬歷二年御史邵奏聞以母

貞子孝同旌

明 未旌貞孝

周某妻黃氏夫亡歸母家母衛病其兄欽欲割股以進氏曰兄
家督不可此吾事也以刀割乳欽亦割股和藥飲母母尋愈
兄妹皆無恙叅政時雨欽四世孫也

生員言福女幼許字張鑽 府志陳鑽遠遊不歸或諷之女截髮

見志母早喪事父克盡孝道父兄歿與嫂同居課其姪讀書
足不踰閩卒年六十八巡撫張鳳起令于宗堯皆獎之
楊纘夫聘妻吳氏未婚纘夫死矢志守貞始終不渝



國朝 已旌貞孝

王子黼妻李氏年二十八而寡夜半自經姑奔救諭之曰吾死
乃可以行爾志李泣而受命家貧事親撫孤備歷艱苦歲旱
蝗李泣而禱曰吾以供甘旨也其稼獨完夫未葬隣人失火
延燒將及李撫棺號慟願以身殉俄而風回火息康熙四十
二年題旌其明年姑卒李哀毀甚未踰月亦卒蓋符其姑之
初命焉子元勳復以孝行上請得春秋祭

王松齡妻錢氏佐夫孝養姑病目朝夕餽之得復明後又患噎
氏乳之三年復能食康熙四十二年旌

王元健聘妻馮氏

陳大年聘妻李氏

俱雍正八年旌

張恢祖妻蔣氏父叔鳴羅凶禍死氏無兄弟以弱女子赴闕號
寃竟得平反年十九適張二十七而寡忍死撫孤苦節垂四

十年雍正十年旌



沈翀聘妻楊氏翀卒氏聞訃絕食求死父母許以守志乃歸沈
椎髻繩髮力勤以奉翁姑守貞五十餘年雍正十三年旌翀

見文苑

金葆聘妻錢氏雍正十三年旌

殷鉉妻孝婦王氏

殷星妻孝婦王氏

俱乾隆元年旌

席汝稷聘妻李氏維麟女年十七夫亡女聞訃絕粒舅姑迎歸
撫叔之子守節五十餘年乾隆三年旌

吳氏許字戈人爵未嫁夫亡守貞不字二十餘年乾隆四年旌
詹玉潤聘妻馬氏少歸於詹未婚也玉潤遠遊不返女養其姑
終身年五十有九卒乾隆四年旌

殷浩妻李氏姑病刲肱乾隆四年旌娣王氏亦有孝行令陳守
創並獎之

翁天申聘妻王氏朝昌女許字上杭令大中子天申未婚而亡
氏聞訃絕粒祈死母固止之許以守志翁氏乃逆以歸衰絰
入門至夫柩前一拜闕絕觀者爲泣下夫家赤貧以紡績自

食曾孫咸封登鄉薦乾隆五年旌

陸嘉穀聘妻曾氏聞訃奔喪矢志不二舅歿家毀依父以居縞
衣茹素以終其身卒年七十一乾隆五年旌

吳蘭聘妻范氏

錢淮聘妻徐氏

俱乾隆五年旌

楊德鄰妻孝婦殷氏乾隆六年旌

孫瀛洲聘妻鄒氏乾隆九年旌

貞女鄒氏乾隆十年旌

鄒月如聘妻顧氏居新市夫亡女聞訃幾不欲生屏服飾自守
舅哀其志往省之女衰麻出拜設木主歲時泣祭舅姑歿哀

戚如禮及葬舅姑耐夫於旁曰吾死必同此穴也乾隆十二
年旌

吳德嘉聘妻黃氏乾隆十二年旌

貞女朱氏乾隆十五年旌

貞女薛氏乾隆三十七年旌

邵步青聘妻蘇氏未婚而步青卒女聞毀容截髮衰絰歸邵泣
拜靈前立夫後奉姑惟謹氏嘗遘疾父母延醫往視女嚙右
臂流血誓曰未亡人得死幸也豈庸他人診視乎卒勿藥而
愈乾隆三十八年旌

王國祿聘妻周氏國祿爲前明常熟知縣王鈇之裔鈇以禦倭

常中台志和 卷之十
死難建專祠人有侵祠址者後裔皆微弱不振氏以孤嫠控
於官爲返其址居常以十指自給身居闔閭罕覩其容乾隆
四十三年旌

張元璫聘妻馮氏乾隆四十五年旌

楊于賓聘妻翁氏年二十三夫亡奔喪守貞事翁孝撫孤浚達

遊庠六十一歲卒乾隆四十六年旌

翁咸
封傳

某人聘妻趙氏乾隆四十七年旌

徐士宏聘妻程氏乾隆四十八年旌

許海聘妻趙氏

張宗柎聘妻尹氏

俱乾隆五十一年旌

薛同文聘妻王氏乾隆五十四年旌

孝女聞氏順父咸吉無子有女十二順行十一端靜寡言笑父
爲擇婿順泣曰親老矣終鮮兄弟願奉養父母知其誠不更
議婚親歿後隣人失火舉家奔避順曰親柩在不忍離也咸
吉嗣子及孫俱夭順撫育遺孤備歷艱苦聞氏得綿嗣續順
之功也現年六十三歲乾隆五十六年旌

陳企賢聘妻劉氏乾隆五十八年旌

孝女張氏名蘭森監生應昌女幼有至性喜讀孝經十一歲父
歿哀痛絕粒母慰諭再四勉進粥延喘迨母邁奇疾侍奉寒
暑晝夜不離乾隆癸丑母病劇潛割股進未效夜焚香叩禱

願代達旦女無病驟亡母病霍然時女年甫二十也里黨傳
爲奇孝嘉慶三年旌



國朝 未旌貞孝

教諭瞿嵩錫妻陳氏名璘字蘭修忠宣公冢媳也忠宣公殉難
桂林家憂國恤駢集一時璘赤手擘畫歷盡艱辛卒免於難
尤精繪事追步宋元名家善吟詠著有延秀閣田園唱和詩
繡香居存稿太倉王時敏嚶城周陳俶作序
徐三奇女年十歲父以事遠嵐吏逮其母赴省倉猝不得從乃
行乞求母幾死者數矣卒跡至禁所與母相依尋遇赦得還
家旣前毀父無音問母又改適女不肯從往獨棲墓舍紡織
自給終其身

毛在文女許字於周年十八未嫁夫亡氏長齋素服誓死靡它

及聞翁姑連喪一慟而絕

陸祚妻馬氏鼎革時亂民劫掠火其廬殺祚一家三世幾盡氏從煙焰中攜六歲兒逃出矢志復仇告哀三載兇黨並伏誅馬氏得延一脉令于宗堯旌其志節

蕭蕃侯妻張氏少讀書通文翰兄嫂不能事母既嫁迎母以養母與姑皆善病醫藥罔效則剪肉爲糜以進往往遂瘥氏左臂刀痕如刻鏤親黨咸重其孝行

范承祥聘妻徐氏幼字范未婚承祥夭女矢志不字卒歸墓於

范陳祖范撰墓志

翼大韶妻錢氏舉人蜚熊女年二十一夫亡歸依孀母母多病

病亟割肉以進扶持終身節孝並著

范廷弼妻華氏年二十五夫亡撫周歲孤孤有過輒涕泣不食曰吾負汝父姑年老終身同臥起後以哭姑嘔血死守節三十九年

譚長之妻高氏割股以療姑疾令林象祖獎之晚年目雙瞽子國棟日跪而飭之得復明母子皆以孝稱

生員顧璟妻錢氏璟割臂療母疾瘡潰卒氏年二十五撫從子奉姑甚孝令湯家相表之

生員張學思女割臂肉以療母疾布政慕天顏表之後歸瞿永孝早寡守節

黃氏父朝珍母周周邁疾危甚女潛割心頭肉和藥以進疾遂
瘥後歸貢生張大受嬪儀母儀尤見重鄉閭

汪元亮
撰傳

某孝婦居大東門外年十六夫遠出不歸勤苦奉姑後年衰力
疲至丐於道以供養閭里皆敬之

貢生瞿孝庚妻錢氏孝庚爲檢討昌文子氏事太姑陳甚謹陳
病焚香籲天割股煎湯以進病漸愈

貢生張瑛女家貧晝夜勤女紅以供饋粥父母病再割臂肉和
藥以進父歿擊胸椎心至嘔血既而又哭幼弟病增劇猶強
起操作曰不忍吾母獨勞也竟以傷瘁死

吳應鶚妻胡氏姑年高兩目盡廢氏晨起必就床舐其目病革

泣禱竈神願以己算益姑壽嚴冬不能具爐炭以湯貯壺納
諸懷姑呼飲卽出以應中裙廁踰身自澣濯雖手足凍皴弗
使人代姑歿盡哀盡禮

梁斗望妻浦氏以割臂療姑令陳守創獎之

瞿佑光妻俞氏年三十二夫亡建上祖興嗣孝子祠於山麓費
逾二千緡授姪田二十畝姪女三人外甥二人各授田十畝
年七十餘卒

潘應旌妻嚴氏文靖六世孫女適潘得舅姑歡年三十無子爲

夫置筵生四子一女撫如已出盡心婚嫁夫歿以千金爲應

旌曾祖旌門孝子潔修建坊祠宗黨有巾幗丈夫之稱

陶敦
和傳

胡啟肅妻葉氏太倉人幼有至性歸啟肅佐繼姑吳勤儉庀家
舅清菴習賈經營三載積逋轉多憂慮致疾氏括其奩質
銀五百兩如數償逋舅沉疴頓起年四十一卒
袁禹門聘妻張氏父大年早逝育於叔大鈞許字袁遠出不
歸或諷改適氏誓無二志足不踰閭聲不出閭里黨賢之
王楊氏名昭姑幼字王未嫁王卒聞訃卽脫簪珥矢志不移父
母歿從兄居鍼菴度日臨終囑曰我女非婦也死必葬我於
親墓之側年七十四歲

張氏支川人父全五爲讐家傾陷入獄女養媳于外念父不置

姑家憐其誠摯女至獄女見父一慟而絕此雍正間事也

沈潮妻張氏年二十七潮歿孤輝玉甫三歲而舅姑以老義不
敢死後姑得危疾氏禱於天願以身代姑愈而氏病歿年四
十有七輝玉稍長能讀書有勸以謀生理者氏不可督課益
嚴今以歲貢需次學博邵齊熊有傳

呂漢玉聘妻許氏年十八漢玉亡議婚者至泣告母曰一女無
二聘必欲強我有死而已議乃止至三十八歲卒 又馮中
倫女許配王剛中間訃守貞歷二十餘年

倪溶聘妻唐氏淑貞年十六溶天聞訃奔喪誓以身殉姑慰以
立後氏飲泣應命家貧以十指所出奉姑守節二十二年

謝堅聘妻劉氏堅卒氏赴喪成服守節二十餘年學使曹秀先表以柏舟風義額

李燧聘妻鄭氏年二十一燧卒欲奔喪父母尼之女矢志不移李聞之迎歸奉養太姑孀姑克盡婦道

歸天秩聘媳李氏未婚婿亡守貞不二

徐漢侯女西鄉人受王聘年二十王歿守貞不字卒年七十一歲

王川聘妻錢氏玉珍夫歿依弟居守節五十餘載年七十二卒崑山顧大山聘妻殷氏香界涇孝子鉉曾孫女幼字顧年十五顧歿卽稟父命奔喪成服後夫族無依遂大歸卒歸葬於顧

幸氏幼字張廷爵年二十二廷爵歿氏矢志不移爲夫立後六十二歲卒

林君聘妻許氏林閩賈也客死於外時許年十九季父欲嫁之遂投繯以救免扃一室藉十指以供母不出戶者十四年侍母病以勞致疾卒守節三十年

周燕聘妻錢氏幼字周周病氏往侍疾三日而燕歿氏年二十五侍奉舅姑生養死葬畢依母鄉居置屋數椽葬夫於舍旁守貞四十七年

顧二姐許字錢花橋年未笄夫歿父母欲改字女不從父母歿叔又欲奪其志女遂往夫家辛勤苦守年七十一卒

吳觀聘妻錢氏年二十三觀歿欲奔喪父母尼之時父尙無子
矢志侍養守貞不字父母歿遺孤甫周歲氏撫育幼弟營葬
父母備歷艱辛年七十八卒

曹星遠聘妻朱氏年二十許字曹爲繼室逾一載夫亡守貞奉
母矢志不移歷六十八年

許禮聘妻倪氏禮卒聞訃卽欲奔喪兄尼之晝夜飲泣越五月
歸許麻衣疏食終喪旋依兄年四十八卒

何忠
相傳

陳榕照妻蘇氏興化守本潔女年三十一而寡兩子殤嗣子又
卒撫幼孫以延一綫家本貧紡績置產留遺業外捐田三十
畝爲陳氏祠墓祭產十畝爲夫本生父昌裔祭產又捐二十

畝爲父母祭產呈官立案

許某聘妻錢氏副憲朝鼎曾孫女夫亡哭泣奔赴撫姪爲子守
貞二十餘年現請題旌

湯邵氏名蕙芳幼字湯湯無行不能娶湯歿父母欲擇婿女不
從父母歿依至親家年六十二卒

王大猷聘妻戈氏年二十大猷卒赴喪守志家酷貧織紉事舅
姑長齋蔬食年五十餘卒

趙從周聘妻沈氏年二十二從周卒氏奔喪成服舅憐其孤弱
欲以女嫁之氏自沉於河得救不死事舅姑甚謹勤苦紡績
長齋素服年四十四卒

歸長生聘妻錢氏年十八歸卒赴喪守節

高流聘妻曾氏流孝廉一桂子早卒曾年十八父母欲更字女以死自誓聞於高高迎歸一年舅歿貧益甚女大歸積十指所出謀一椽迎姑以養

曹庭芝聘妻范氏年二十二庭芝卒聞訃欲奔喪父母止之吞金不死父母憐其誠許之赴喪守志年七十二卒糧儲道姚孔鈞獎以心堅匪石額

李長庚聘妻朱氏年十八李歿議更擇婿女屢欲自縊父母不能強遂歸李紡織奉姑嗣族姪爲子五十三歲卒

許受成聘妻錢氏受成暴亡女服衰赴喪矢志不二學使李因

培有守貞履潔之獎

周大姐幼字王年十七父卒未逾月王亦夭女奔喪成服時歸省母尊弟殤遂與母居同心力作辛苦萬狀

陳元姐妹滿姐父瑞生母徐相繼歿弟聖爵玉仙俱幼姊妹同心撫育矢志守貞滿五十五歲卒元年逾七十

周琪生女幼字吳福滄子吳早殤女矢志守貞父兄歿後依侄以老年六十七

周某聘妻焦氏年十二字周越六載周殤欲奔喪父母不許長齋素服後舅病革迎氏歸年三十矣姑吳初憐之後悞聽女

言不相容遂縊死年三十五

趙同
翻傳

顧氏名雲父德光母沈雲矢志奉養不忍離親年七十餘卒

許氏父漢元早卒事母至孝曲得歡心矢志不字年五十五卒

黃氏母得痺疾需人而行女侍左右不少離父爲擇婿以母病

固辭等父邁風疾侍奉益謹後父母相繼歿長慟哀號曰吾

親歸土卽我相從時也葬畢果病卒年五十歲

黃氏銓之女性至孝善事父母勵志守貞曲盡色養年七十九卒

華氏父爾祥母顧女矢志侍養及笄卽徹環瑱日惟焚香誦經以答親恩年六十九卒

高氏父母歿弟幼矢志不嫁撫弟成立年七十餘卒

孫氏名福姑父兆蒸母黃氏無子女矢志孝養守貞不字年七十一卒

呂氏矢志奉親守貞不字六十六歲卒

趙同翼聘妻何德貞翼中翰貴樸子以療疾卒女聞長齋素服

棲一小樓後知夫柩遷丙舍白父奔喪舅櫬自京回朝夕上

奠明年姑寢病日夜侍牀側先意承志姑有起色而女以勞

致疾卒年二十八武進鄭環有傳

趙氏奉姑汶上令王槐女明慧端凝通書筭工繡字年十八無

病而卒生時事親甚孝旣卒屢著靈異父任陵邑修龍王廟

女先期示夢於父曰神座下有五蛇傷之將不利於親已劇

垣果蜿蜒出以夢故聽所之龔孫枝爲立傳

王三姐父國珩矢志奉養父母守貞不字年七十卒

沈氏父中玉早卒女矢志侍母晨夕不離左右家貧寒宵必先
臥以溫被母睡復起紡績夏月以扇涼枕簟終身不怠年七
十四卒

姚氏田家女性堅貞矢志不嫁年五十餘卒

高氏田家女失明父爲擇配女矢志不字年六十餘卒又王氏
幼失明年六十三卒於仲兄湘家

趙氏秉清建寧守貴棧女知書能詩孝親愛弟守貞不字現年
四十九歲

孫氏名隆觀父爲擇婿矢志守貞

席開渠聘妻丁氏年二十餘開渠往蜀不歸女矢志守貞紡績
自給年邁寄毛姓家戚屬賙恤之

方春濤聘妻屈氏畢節令會發女濤歿氏誓死守貞尋以哀痛
卒沈德潛傳

黃氏小字寧矢志不字與孀嫂徐奉養父母

顧家愈聘妻錢氏進士春明曾孫女年十八家愈卒聞訃奔喪
曲盡婦道

李氏幼字朱年十七朱卒父欲改字女不從守貞奉親以老

王大年聘妻周氏年十七歲大年歿聞訃奔喪守貞以老

錢允肅妻龔氏性至孝善事父母父某無子贅允肅爲婿未期
允肅歿事親益謹年逾九十

李氏幼字蘇順順卒守志不移年逾八十

陳又泉聘妻李氏陳慈溪人賈於粵十年無耗有傳其死者族
人議改字李截髮矢志弟媳袁已孀依之居食貧苦守

許氏生有至性兄早卒矢志不字焚香籲天祈延父算母疾割
股和藥以進

何氏父繼增家甚貧母患痼疾父爲擇配女乞養親守貞不字
年逾七十

謝氏父光度母有宿疾常在床蓐女矢志奉養

程氏父榮望母高女生有志性矢志孝養不忍離親

王某聘妻周氏王痘殤女在家苦守

施氏父敖卒不忍離母矢志不嫁蓬首垢面勤苦操作

孫昂聘妻王氏年二十五昂卒赴喪守志

徐氏際康守貞不字至八十三歲卒

張趙珍聘妻曹氏年二十二趙珍歿過門守節

吳氏生有至性年十二喪母哭泣如成人事父能先意承志弟
道春天益不忍離膝下矢志不字

徐氏父瀚海早卒兄弟相繼歿家酷貧女紡績養母守貞不字

徐氏幼字蔣雲年二十四蔣卒聞訃奔喪矢志不貳

蔣光顏聘妻汪氏年十九光顏卒氏勵志守貞之死靡二

黃金甲聘妻嚴氏生員瀏之女也年十八金甲歿矢志苦守孝

養二親弟歿父母繼卒殮葬悉出十指令林培選表之

現請題旌

王氏子第女許字謝夫亡守貞以終

謝劉氏聖干之媳未婚夫亡守貞至七十餘歲沈謝氏聖干之

女未嫁夫亡守貞至六十餘歲

趙友龍繼妻華氏年三十六夫亡紡織奉姑自食糠覈撫五歲

孤貴銓成立親黨稱之

程含粹妻陳氏夫病亟氏念舅姑先歿止存太姑年老家貧泣

禱神願以身代氏歸卽病闋月故夫病愈得養太姑咸稱孝

婦

職監姜敷文聘妻張氏現請題旌

蔣氏淑元諸暨令蔣惟枚女幼敏慧通書史性孝謹父母絕愛

憐之因贅翰林待詔吳泰階於家惟枚得疾侍藥飲寢食俱

廢禱於神祈以身代勞瘁致疾已而父歿於杭城訃至以哀

毀卒年二十九

吳裳聘妻方氏年十八裳卒誓不更字母憐其少潛受唐姓聘

嫁有日矣女知之投水投繯俱以救免唐姓知其不可奪也

請絕婚於是女乃依母以守後母歿寄居尼菴至五十九歲

卒

貞女錢氏錢家橋人許字某某歿守貞不字

張天生聘妻曹氏年十六爲養媳天生溺死女矢志守貞姑歿竭力營喪葬嫁小姑撫嗣子備歷艱苦

吳慶宗聘妻趙氏年十七吳病歿矢志不貳遂歸吳撫姪爲嗣年七十六而終學博奚世麟匾獎

生員盧俊超妻王氏年三十二夫歿無子立孤又殤翁姑年老赤貧氏藉針黹侍養及相繼殂謝喪葬盡禮依族人以居年垂八十以孝著名

丁尙烈妻屈氏二十四歲夫歿守節家貧無倚紡績養親著有賢聲

監生朱超聘繼妻曹氏未娶朱亡堅志奔喪事姑孝養撫前妻子琛璇如已出守節十年卒

胡廷瓚聘妻錢氏瓚早亡守貞三十載

吳某聘妻方氏吳病疽歿聞訃幾絕誓不願生姑憐而迎歸守貞家貧竭力孝養越數年姑及父母相繼歿親族無依寄居尼菴針黹延喘後竟以飢寒死年五十有八昭訓導徐桐有

傳

邵元美聘妻蘇氏年十八元美亡奔喪孝養尊嫜撫嗣子守節孫世瞻聘妻方氏年二十四孫歿守貞三十七年

贈理問楊繼祖妻袁氏同里聖徵女年十九歸楊事孀姑以孝

著相夫起家好施與知大義勗子岱成父志設義塾義田歲
祿率先減租捐賑大憲題旌享年八十有六封太宜人

贈邑令陸益謙副室葛氏年三旬餘益謙同室沈氏相繼逝世
生子顯曾甫五齡備歷艱苦嚴勗子成立筮仕有聲壽七十
四歿晉封太宜人

馬貞女父庠生繼曾許配唐市宋年甫笄宋夫繼曾家貧無子
女矢志守貞生養死葬辛苦兼任暮年孤寡無依棲身公祠
現年六十一歲

張天生聘妻曹氏幼失怙養媳于張未合卺年十八天生歿翁
姑別無子女矢志守貞撫姪廷榮爲嗣孝慈兼至年五十卒

附

義女周氏幼失愛於後母鬻爲孫雙蘭妻言氏婢及笄言令適
人周不忍去言歿無子周晨夕奠食歷十餘年後依孫之戚
串家十指所積輒以給隣里之貧者後母來待之盡禮人尤
以爲難

常昭合志卷之十終



本邑博文
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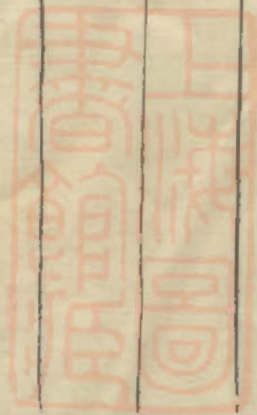
常昭合志卷之十一目錄

藝文

集文_上

上海圖書館藏





藝文

邑之藝文始巫咸子游漢晉以來少見至宋元明而後盛
昭代文淵如海亘古未有虞雖僻邑多文為富府志所載已
加決擇恭考

欽定四庫全書凡收錄邑人所著者自宋至明僅五家入

國朝者七家邑志所採貴在不遺其有名存而書未睹者正
未可湮沒也以備博古者編摩刪訂云

商

咸艾四篇艾古文又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巫咸五
星占一卷隋書經巫咸司天考古星通元宗鏡一卷焦竑經籍
案星

常山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家有甘石巫咸三家
太史公謂殷商巫咸

周

子游禮運一篇胡寅曰禮運子游作言子三卷宋陳振孫直齋書目曰王煥伯晦哀論語所載

問答爲此書元知州盧鎮重錢版明縣令耿橋重輯文學錄入虞山書院志盧版已失言子裔孫如泗增輯言子文學錄

專刻行世

宋

陸宿春秋新解三十卷 錢觀復論語解二十卷 正靜居

士文集十五卷 錢佃易解三十卷 詞科類要二十卷

仲耕文集二十卷 錢俛易說三卷 諸經講解十卷 少

監文集五卷 張攀益齋集 益齋奏議 漢唐論 諸州

書目一卷 館閣續書目三十卷宋志作二十卷 翟汝文忠惠集

十卷附錄一卷 邱礪易議 杜詩集句 超然類稿 曾懷少

保文集三十卷 冷世光奏議彈章二卷 東堂類稿二十

卷 刀筆五卷 冷世修詞科類要十卷 雜文三十卷

趙公豫燕堂詩藁一卷採入四庫全書 燕堂類稿五卷 待制奏

藁一卷 張枬釋祭儀十卷 王萬易說 書說 詩說

論語說 中庸說 孟子說 太極圖說 時習編 書志

編 抑齋文集 抑齋奏議 崔敦詩韻鑑五編 制海十

編 通鑑要覽六十卷 奏議總要五卷 內外制藁二十

三卷 侍講文集三十卷 陳元大四書講義 王伯廣聽

雨集 胡嶧如村冗稿二十卷 鍾璇秦漢以來鐘鼎奇字

山中錄 續白孔帖 識文集 藥園稿 周甫韓生傳

章華臺記 石頭城歌 釋居簡北磻集

元

周才宋史畧十六卷 吳塘集 周文英澤物稿 親民稿

庭芳集 顧篷船窻夜話 王珪四書道統 山居幽興

集 道德經注 還原與旨 原道集 秦定養生主論

繆貞書學明辨 黃錫孫穀山集 曹貞十洲三島詩 盛

或歸湖岡集一卷 瞿孝禎月蕉藁 徐德賢靜菴集 席

應真金薤藁 黃公望山水訣一卷 大癡道人集 陳基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夷白齋尺牘 釋清珙石

屋山居詩一卷 當湖語錄一卷

明

錢甦謙齋存稿三卷 張著易經精義 元嘉集 長安唱

和集 朱友諒鶴林類集 林大同易原奧義 範軒集

張洪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 尙書補傳十二卷 詩經正

義十五卷 禮記總類 春秋說約十二卷 四書解義二

十卷 五經解義 中庸講義一卷 大學解義一卷 小

學翼贊詩 史記要語 日本補遺志 南夷書 使規

和陶詩 貫道集 翰林類稿 攬轡集 金臺集 歸田

稿 清谿集 學選詩 古今箴銘集 歷代詩選 續文

章軌範 使綱錄 永言集 施顯兩魁遺稿一卷 張繼

正菴集 孫彥和虞山樵唱 黃給諫鉞遺稿一卷 採入四庫全書

唐敏詩經鉤旨 博古要覽 寒碧稿 歸田藁 王珙

竹居集 吳訥性理羣書補注 小學習解 文章辨體五

十五卷 祥刑要覽二卷 晦庵文公詩文抄 文範 吳

文恪文集 思庵文粹 補性理字訓 草廬文粹 宋元

百家詞 歷代名臣諫疏 思菴詩集八卷 陸子高小學

習成 虹霓書事 梅菊詩評 天文會象 祭儀 季簾

友梅集 怡庵集 崇明志 增集羣書類疏 章珪全名

先生文集 陳彰古齋藁 程式葩經衍義 兵政十策

蘭省遺音二卷 林復真止菴集 邱方松濤集 陳繼宗

筠坡集 勗齋藁 繆伯雨虞山樵唱 計嗣蓬菴稿 徐

駿詩文軌範二卷 五服集證六卷 總龜對類 張懋遜

志錄 歸閒集 陳喆春秋集解 居官一覽 北遊紀行

雪崖集 程宗奏議二十卷 宦遊集 撫夷集 司空

集八卷 蕭韶復善齋稿 襪線稿 呂困復菴稿 陳符

存誠齋稿 陳蒙育菴集 泛雪集 顧立轅門集 流芳

集 陳宏歷代序畧補遺 訓釋伊洛精義 陳徵士文集

二十卷 繆樸草窩集 章表翔鳳集四十卷 章律都憲

奏議一卷 春澤文稿 錢避菴詩集四卷 錢昌味齋

稿 歸庵詩集 桑瑾讀易備忘二卷 三易集說三卷

讀史景忠四卷 韻府摘玉 節義林前後集八卷 蘿窻

雜記一卷 同舟稿一卷 淪齋詩文草十五卷 續集七

卷 桑琳蔗鄉雜咏 鶴溪集二十卷 團瓢詩唱 桑瑜

吟窻選粹四卷 檢齋詩文集八卷 檢齋詩文續集八卷

錢洪竹深堂詩集四卷 竹深遺稿 徐訥同居集 徐

恪主一齋集三十卷 奏議二十卷 李傑石城山房稿三

十卷 雪樵集五十卷 蔣紱全天集 學古集 無礙集

陳言集 蔣績補漏集 蔣綺瞻梓集 沈海葵軒遺稿

四卷 邵天相啟運錄 陳易柘菴集 周紹榮紀盛詩集

王鼎銘菴詩集 鶴峯集一卷 桑悅周易傳解 春秋

傳解 周禮傳解 思元集二十卷 太倉州志十一卷

易鈔庸言一卷 兩都賦二卷 古賦三卷 陳九疇易通

復舊編 水利策 周子通書疏解 說齋稿 求仁至言

周木易心逸說 勉思先生文集 奏疏 延平答問續

錄一卷 朱丹溪素問糾答 李莠樵讀吟稿 鄒泉四書

折衷 四書翼衷 詩經說約 口義會粹 尙論編 經

世格要 宗聖譜 錢承德五峯文集 瞿俊留餘堂集十

卷 錢仁夫先憂集 水利一卷 歸閒文纂八卷 水部

詩歷八卷 和高季廸吳中百咏一卷 和鳴鶴餘音一卷

王宗錫西臺奏草 錢璠五經衍義 詩韻釋義 奉化

志 五經旁注 古文會編 丁奉五經臆言 四書臆言

通鑑節要五十卷 閱史迂論 南湖留稿十二卷 南

湖逸稿八卷 丁吏部文選八卷 虞鄉三賦一卷 狄雲

漢餘夫詩二卷 金澄魯論測微 東吳水利 守城要畧

張恕啜醕稿 周師敬新菴詩集 馮玘醒菴奏議一卷

醒菴集 盧翊都江志二卷 松西奏議七卷 興利稿

一卷 玉渠稿四卷 范欽一峯居士集 郁容見庵遺集

十卷 孫艾西川集 落花百咏 西川翁詩集 王留廻

文詩稿 周滙爲政節要 漱稿 盛賚汝毛詩抄 朱召

葩經日記 四書口授 東河文集 錢籍海山集 王錦

菜根居士集 陳表咏史集 琴川新咏 周炯簡默遺文

四卷 桑翹寒青集 周詩虛巖集 張湯民和楊子器早

朝詩三卷 鄧敦易解 濮州志 泉坊議事錄 泉坊日

錄 易纂要一卷 楊舫莒州文集 水利書一卷 陸一

鳳三禮奧義 徐禎卿昌穀集 新倩集一卷 剪勝紀聞

一卷 異林一卷 談藝錄一卷 朝正倡和集 徐氏別

稿五卷 廸功集六卷 歎歎集一卷 談懋註釋孝經刊

誤 小學大全 張世昌經書要旨 舉一廢百篇 二南

拙政 西江賑粟策 桑介五經問答庸言 吟史和陶等

集十六卷 白崖詩選十卷 賡吟集二卷 陳交心說

三一稿 孫七政松韻堂集 陳察虞山集十三卷 虞山

奏草揀編二卷 陳寰琴溪集八卷 沈應魁江南日錄

禮部集 鳴缶集 西湖覽勝集 孫柚神遊雜著 秋社

編 方物品題 琴心昭關 藤溪稿 蘇門稿 孫樓吳

音奇字 麗詞百首 百川集 詩集四卷 徐漢稚應遊

草 朝徹齋稿 陸昶螢雪稿 秋臺稿 閩海稿 雲泉

稿 楊儀南宮集 高坡異纂 壟起雜事 明良記 保

孤記 金姬傳 古虞文錄 驪珠雜錄 格物通考二十

卷 孫森映雪山居集 陳迥石淙山人漫稿四卷 王嘉

謀水簾詩集 嚴恪水利紀畧 隨意吟 嚴訥文靖公集

十二卷 春秋國華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承天太志四

十卷 館閣表奏二十卷 瞿景淳內制集一卷 文懿公

文集十六卷 邵圭潔北虞文集八卷 經濟錄 章美中

元峯集六卷 韋澳雅樂考三十卷 陳瓚濟美堂集六卷

新政六事書 錢岱兩晉南北史纂 趙用賢典章因革

錄 三吳文獻志 松石齋集三十卷 管韓二子書二十

四卷 文毅奏議一卷 詩集六卷 錢體仁虞憲手鏡十

卷 錢順時資世文鑰一百二十卷 孫唐卿玉臺外史

談觚

艷雪集

採入四庫

嚴澂松弦館琴譜

雲松巢集

瞿汝稷石經大學質疑

太僕文集四十卷

同卿集十四卷

大學格物訓二卷

兵畧纂聞十二卷

梅檀林一卷

管一德四書閱覽

詩經閱覽 經傳子史

叅同

瀝陽集

徐枋大學衍義纂

司空奏議 南臺奏

疏四卷

餘慶錄一卷

鳳竹集

仕學集八卷

徐澤學

博文集

安邊策

連鑲兩京舊聞

讀書記

游息湯稿

沈昌時四書發

禮記定註

楞嚴疏解

金剛經疏解

瞿汝說詩經世業

明臣畧一百卷

臣畧纂聞

錢汝

孝評史臆論

經傳史通

銘菴詩文集

沈冕止窩集

季鶴松雲稿

錢時俊春秋胡傳翼三十卷

言福詩經解

陳禹謨駢志二十卷

採入四庫全書

禹貢圖說

左氏兵畧三

十卷

說儲八卷

廣滑稽志

經言枝指

補北堂書抄

談經苑四十卷

漢詁纂二十卷

引經繹五卷

人物

槩十五卷

名物考二十卷

說塵八卷

學半齋集

類

字判草二卷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三十卷

採入四庫全書

先

醒齋廣筆記

採入四庫全書

本草單方

方藥宜忌考十二卷

葬經翼一卷

畫茨圖解一卷

唐臯韻府增定

王舜元

來董樓稿

吳山唱和集

宗來復春秋諸傳會抄

王良

臣六朝餘韻

運甓

居易堂詩抄

徐希冉萃奕搜元四

卷 蔣以忠藝圃球琳 清權山人集 毛詩筆記 稽古

編四卷 金陵紀勝 蔣以化西臺漫記六卷 使淮續采

四卷 捨榆子覆瓿語 讀史節畧 花編六卷 姚文敷

八真詩集 嚴楨格言隨筆 嚴枋娛暉逸稿 嚴楸老莊

著 天谷小吟 孫忠二十一史纂 諸子百家輯要 陸

南英吳山詩集 樗叟叢談 陸化淳松韻齋續集 陸化

熙詩通四卷 目營小輯四卷 錢希言松樞十九山集

賦湘樓集 陳以誠聞情集 陳胄樞歷代將畧纂 陳仔

四裔考異 蛩吟續響集 徐昌祚增註大明律 燕山叢

錄四卷 周綺碧梧館論 邵鏊麟武集 蓮墟集六卷

趙琦美洪武聖政記三十二卷 偽吳雜記三卷 容臺小

草一卷 和禪詩五卷 趙隆美敘州集二卷 陸問禮撫

虔兵畧 王夢鼐葩經闡微 歷代名臣摘懿 工虞會典

三卷 燕行紀日一卷 旅吟 蕭應宮朝鮮征倭紀畧一

卷 吳寅敬夫集 季允濟續松雲集 錢有威廣川集

桑榮竹牕集 何鈞南九宮詞 桑大發十三經纂 濂洛

諸書纂 近康錄 理學有得 魏浣初詩經脈 仲雪文

集十二卷 魏冲小碎集 顧雲鴻顧朗仲集 顧大章保

泰箴 羣書節要 朝野分合紀事 裕愍公遺稿 瑞芝

記 顧大韶五帝世系辨一卷 炳燭齋集 裕愍公葬錄

宋奎光寧海志 天目志 徑山志 貽白堂緒箋 薛

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倪鉅滇南紀亂錄一卷 廣韻府羣

玉 廣蒙求 經鋤堂結繩蟲藏書 徐復祚村老委談三

十卷 毛澄讀易便解 許士柔禮記衷註 中祕錄 成

均集 中州小咏 馮復京明史右畧 六家詩名物疏六

十卷 遵制家禮四卷 邵濂水雲詩集 歸學周四書人

物考編 何允澄槩情譜百卷 何允法季穆文集 桓庾

齋詩集 何大成何君立詩集 郭際南唐人里族官封考

徐于情綺集 翦綃集 夢雨菴集 徐濟忠綴閒詩集

瞿式耜媿林漫錄二卷 行異錄 掖垣疏草 聖政鉏

姦一卷 雲濤集 松丸集 陳必謙柴居漫語 陳必誠

增廣楚詞 南華經悟解 孫朝肅軍興善後錄 孫道生

說心通 張大禮楞嚴翼註 翁應祥杭州集 雲朔集

苜蓿齋集 歸田集 龔立本松憲快筆 烟艇漁筆 永

懷筆潤 浪泊甲乙集 張應遴海虞文苑二十四卷 錢

世揚春秋說 彭城世徵 古史談苑 趙士春保閒堂集

二十四卷 許孟卿艷雪集 錢謙貞未學庵稿 陸瑞徵

綴籛草 旅寄軒稿 頤志堂稿八卷 歸鶴堂稿八卷

法忍菴稿四卷 蔣棻南陔集 許儻高臥齋集 王夢鼎

周易演旨 槐川堂稿十二卷 翁漢馨春秋詳節 曾道

生禮記類輯 顧麟生進履齋稿 蠖菴日抄 夢思錄

許宸章翦雨齋集 錢安修逸齋酒政二卷 潭溪集十卷

錦樹堂慶節詩三卷 嚴焯滄浪集 蘊山草 嚴焯南

虞小草 顧充廻瀾古雋十二卷 吳大經叢桂軒集 俞

汝為荒政要覽 浦羲升赤霞集 鄒淑芳三生石草 釋

妙聲九臯錄三卷

國朝

盤山志二十一卷 大學士蔣溥奉勅撰採入四庫 馮班鈍吟雜錄十卷

採入四庫 毛晉毛詩陸疏廣要四卷 採入四庫 毛詩名物考 隱

湖小識 和古人詩一卷 和今人詩一卷 和友詩一卷

野外詩一卷 汲古閣題跋 海虞古今文苑 汲古閣

書目 香國二卷 明詞苑英華 明詞選 明詩紀事

僧宏秀集 隱秀集 國秀集 閩秀集 歸起先易通

易聞十卷 詩通 四書大旨四卷 老莊畧二卷 參同

契考證 悟真篇考證 王履昌讀書燈 金剛經章句

楊葵穀園文集 懷舊詩一卷 四書說約二十卷 塢邱

紀畧 四書大全節要 何夢齡春秋伯主源流 邵燈河

防要畧 翁長庸藜野集 陳式絳趺集 黃向堅尊親紀

程一卷 許瑤孝經約註 竹厂詩集 嚴熊雲鴻集三卷

白雲詩集二十七卷 蔣伊莘田奏疏一卷 莘田文集

十八卷 萬世玉衡錄四卷 臣鑒錄二十卷 許山棄瓢

集 陳煌圖隸釋篆韻六卷 從年隨筆六卷 邱可四卷

詩集十卷 何述稷晴簑堂詩集 許玉森學語集 葉

樹蓮論史石鏡 史記私論 集金石文 樸學齋集 孫

賜蔗菴詩集 錢朝鼎山滿樓集 錢陸燦調運齋集 圓

沙詩集 圓硯居詩抄 鐵牛語錄 錢龍惕王溪生詩箋

三卷 大亮集五卷 陸貽典虞山詩約 元要齋集 漸

于詩集 錢曾讀書敏求記 筆雲集 交蘆集 判春集

沈卓中峯集 東村集 殷琨遊草一卷 秦蘭微三

上集 潘榮法苑紺珠集 周臺清遠樓集 瞿有仲焚餘

集 紅曉樓集 陳玉齊情味集五卷 陳祺芳韜庵集

鷗波集 鼓吹新編 許嘉祐語語集 錢嘏鄉飲禮辯

家禮滙叅 三吳水利議 瞿昌文粵行紀程一冊 倦知

小紀 翁叔元鐵菴文彙 梵園詩集 歸允肅筆詮 徐

淑易經叅解二十四卷 種菜集十卷 薛熙明文在一百

卷 依歸集 陳協鶴山集 曠谷集 孫江牢山集 花

源集 問庚集 陸階曇園集 趙汝揆石年集二卷 邱

園名教表微錄 瞿師周惜雲詩草 陳文照劍浦詩集

陳濤長留集 陶元淳廣東志十卷 明史傳藁 南崖集

四卷 馮武書法正傳 採入四庫 馮舒詩紀匡謬 採入四庫 馮行

賢餘事集八卷 馮行貞勞勞集三卷 戴涼白雲樓集十

二卷 過雲集二卷 嚴虞惇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

五卷 採入四庫 文獻通考詳節二十四卷 太僕集 汪繹秋

影樓集九卷 孫德威自怡稿 薊門稿 竹西橐 黃儀

綉蘭集二卷 一統志初槁 馮修東村集 仙源集 錢

良擇唐音審體 出塞紀畧 撫雲集九卷 王譽昌含星

堂集十二卷 話山自選詩四卷 三山唱和詩一卷 顧

文淵海粟集六卷 張道浚鶴避樓詩 李維麟內經摘粹

補註 醫宗要畧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一卷 採入四庫 青

桐軒詩集六卷 西山爽氣集 秋風集 片雲集 破山

集 牡丹百咏 邵陵邵青門詩 曾倬習是編一百卷

郭學淮朱子啟鑰 汪九漪七音類槁 立誠書 雪中集

王材任尊道堂集 張遠隩志 無悶堂集四十卷 吳

鶯讀易管見 許徹秋樹軒詩集 毛綏萬鶴避茶烟集一

卷 瑞梅詩 錢潢注素問一卷 溯源集十卷 姚敬懷

逸集 陳中慶中州草 西秦紀遊 翁然洛中集 瞿元

綬寸心集 凌竹卻浮集 姚倬東郭集 留香集 瞿勳

荷村集 瞿世壽春秋管見 客愁集 孫鎔續松韻堂集

李德培名山草 奚囊集 王濤江臯集 歸煥經疑

文測 沈遵約可庵稿 許易惕關詩集 翁元登深柳堂

集 龔誠白谷山人遺集 江聲匏葉齋集 仲是保雪龕

集八卷 中吳廣陵懷古詩 唐瑀邱隅集 破甌集 竹

西集 趙廷珂東溪草堂集 雲海集 何畋薇蘅集一卷

陳汝楫賞詩閣文集 張璘童初集 王瀛娛暉草一卷

許世忠偶一集六卷 言德堅繫園文集 徐蘭芝仙詩

集 王家震視槐堂集 馬行初停雲集 陶貞一退菴文

集 蔣漣唐賢瓊奏 唐宋賦選要 藝林類編集 唐詩

纂要 染翰集 歷朝今體詩錄 文苑英華賦抄 文苑

英華類雋 使豫章 省庵奏疏 省庵詩文集 孫瀧讀

史談助 藝圃春華 孫雲含碧鮮齋集四卷 汪應銓容

安居詩集四卷 陶正靖晚聞存稿 太常文集十卷 沈

淑周官翼疏六十卷 經玩二十卷 陳祖范經咫 採入四庫

掌錄二卷 詩文集十卷 席吳鏊竹香詩鈔 侯銓梅圃

詩鈔 汪沈琇茶圃詩集 趙永孝鑑古堂詩文集十卷

龍城講義 邁征錄 關尹子疏 內訟編 陽明大旨

理學宗傳挈領 先正格言集腋 孫淇竹鄉集 王峻艮

齋詩集十卷文集四卷 蘇州府志八十卷 顧鎮虞東學

詩十二卷 採入四庫 三禮劄記 虞東文集十二卷 虞東詩

集三卷 嚴有禧東萊雜稿 漱華隨筆 延綠存稿 戒

得錄 王應奎海虞詩苑 柳南文鈔六卷詩鈔六卷 柳

南隨筆 續筆 湯愈經義辯疑 勉耘詩文集 孫夢達

周易讀翼揆方 許朝紅橋文集八卷詩集十二卷 紅橋

雜綴 張大受毛詩翼註 蔚園文鈔四卷 蔚園詩鈔三

卷 邵齊燾玉芝堂文集六卷 詩集三卷 陶敦和讀左

隨筆 屈曾發萬言肆雅 魚冲霄北郭草堂集 趙貴樸

蔚子詩稿 塵雪樓草 壓線集 大隱集 周熙詩經纂

注 單德棻春秋辯旨 律呂探微 易圖說 荀子評巖

厂居詩二卷 蘇汝礪操縵集 月當樓文鈔

歷朝本邑譜牒

言氏家譜 續纂稱家乘

錢氏族譜

馮氏族譜

沈氏族譜

何氏家乘

瞿氏家乘

均墩顧氏族譜

趙氏族譜

龔氏族譜

河西陳氏族譜

金氏族譜

山塘王氏族譜

孫氏族譜

錢氏譜圖

青菓巷蔣氏家譜

子游巷陳氏世譜

翁氏世譜

南張世譜

宗氏家譜

嚴氏家譜

虞山著姓通譜

士族考 孫洪著

歷朝本邑志書

琴川志 范成大著

琴川志 葉凱著

重修琴川志十四卷拾遺一卷 盧鎮著

琴川新志 張洪著

常熟縣志四卷 桑瑜著

常熟志十三卷 鄧敏著

常熟縣志十五卷 龔立本著

常熟縣志二十六卷 錢陸燦著

昭文縣志十卷 陳祖范著

琴川圖志 盧鎮著

琴川志二十六卷 潘說友著

常熟縣志 郭南著

常熟縣志 桑悅著

常熟文獻志十八卷 管一德著

常熟縣志二十卷 姚宗儀著

常熟縣志八卷 曾倬著

常熟縣志稿 陶貞一著

常熟縣志稿 陶正靖著

人物傳稿 陶敦和著 以上三種俱未刊

海虞別乘 陳三恪著

常熟先賢事畧十卷 馮復京著

邑文備考六編 王夢鼎著

邑獻備考四編 王夢鼎著

先哲考 王夢鼎著

虞鄉雜記 毛晉著

虞邑先民傳 陶貞一著

常熟縣儒學志十卷 繆肇祖著

虞山書院志十五卷 耿橘著

破山寺志四卷 程嘉燧著 許進益魏啟萬纂

清涼寺志 先嚴炳著 續孫淇纂

穿山志 陸鉞著

鳳凰山志 錢陸燦著

支溪小志三卷 顧鎮著 周昂增訂

唐墅志 倪賜著



集文

邑稱文獻邦先輩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載應載切於地
方者然如前代嚴文靖請蠲恤疏趙文毅論江南糧役疏
國初蔣公伊白糧改折疏救荒五疏巡撫湯公慕公賦額浮
糧疏名臣不朽之作炳若丹青爲全省通局起見並不專
指常熟一邑或省志郡志宜書之非下邑所得私也至如
孝子節婦其事已畧具本傳雖有名人之論贊無庸複出
循良遺愛亦具宦蹟碑記頌揚雖多奚以爲凡諸此類鄧
志皆不載可謂有識今從其例

簡文帝招真館碑

夫東瀛淶水三變成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向以星起牽牛部首迨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元之又元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會吳門採藥之地楚望槐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踰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峴自然不度句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岡陵之畫魏后冰城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弘真卽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

監二年來至此岫棲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峯下之地面勢閑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峯下之地卽以爲治故曰招真高臺迥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瓊瓏朱陵赤后之觀同符弘敞遠望仲雍則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瓏蒼茫鱗尋干仞之木氣叶星晷華飛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綬花卷舒蹊逕陽桃俟棗榮落崑崖樹息金烏簷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

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承拂錦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
牖天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境周行
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筭歸輟轡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還何
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蒔北鍾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
鬪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
乃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常可
小惟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天人符交泰掩映綠
蘿穹崇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十步陽臺百丈水均下
屬山逾高掌野寂雲興琴繁山響斗虹夕西豐雷朝上元陽作
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銅燒鉛雜鯉折桂和葱羽衣可
服雲駢易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

按明張溥跋招真館碑後云此篇載姑蘇志題曰招真治記
治者本道書言太上下二十四治付張道陵法於後嗣後盡
立治於元都故稱治也按陳馬樞道學傳張裕起招真館梁
簡文爲製碑故今亦沿之曰招真館碑。藝文類聚截其銘
中數語稱梁簡文招真館銘其爲簡文筆無疑姑蘇志訛爲
昭明今正之

蕭統請停信義郡丁役疏

伏聞當遣王奕等上東三郡人丁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
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

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卽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殊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待優實以行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時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

唐

劉允文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并序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居農實邦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泝之功實由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無眚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繇是填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痛矣郡守隴西李素居中字人原始覩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尙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爲適觀風悅隨人無間言攝令吳縣主簿李仲方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

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暎復善供命乃計功量日候
隙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
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
中工畢泉土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流實自新澗舟楫鱗
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
之無慮而啟之有時非體仁宏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
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
況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饒之資規同九州殷列七縣其提封
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爲信安未
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全清慎寡

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與去歲朱方構
患而郡邑連陷公歐白徒以捍狂寇挺拔凶黨修復城池皇帝
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必將大闡王度紹休朝廷
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爲政也彼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
其事請刻于石庶詞之可復銘曰 瞻彼塘矣昔之所闢物利
乘舟土膏其澤歲有堙塞時罔疏滌誰爲澄流變爲廣瀉降是
良牧猗與隴西揆日爰鑿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
溝洫潛畜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
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侔經始濬自高岸豈云隨山人權
在路魚樂於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川上惟無窮焉元和

四年二月十八日將仕郎前左威衛錄事參軍劉允文撰
皮日休破山龍堂記

禮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祀之宜矣常
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於民祀之則民被其利汝南周君爲
令之初夏且旱雩於破山之潭上雨果應於是命工肖其像爲
宮以蔭之著之於典以潔其祀連歲以穰春秋書雩勤民之祀
也日休嘉其勤民故書

唐人破山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
爲大慈寺至梁大同五年改爲興福寺自爲邑爲寺歷陳隋四

代迄於我唐甲辰歲歲餘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圯僧難聿興
武宗斥去浮屠法寺毀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
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垣與彼親友兼募信士
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赫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
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宋

朱子丹陽公祠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祠
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
巷名子游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

而舊井存焉則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賧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卽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祀事是歲中冬長至之日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勾吳之墟則當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泰伯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

上國其俗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爲文學者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

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進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頒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魏了翁常熟縣重建學官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放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於學新安朱子旣爲證其事實慶元年祠遷於學之左而孔堂闕壤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爚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張宣公之祠以明倫居右東西爲齋廬四以館士爲塾二東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西以居言氏之裔通爲屋一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宮之且增田四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五百畝以給其費白于郡于部使者

爲廩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竣事於明年之秋迺八月
丁亥釋奠於新宮屬郡人葉輔之敘其役以求記於了翁竊惟
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發揮無餘藐茲
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
併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
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
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卽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
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而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
關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
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

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爲
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
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
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旣子且字
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
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
則以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
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
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
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

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卽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予以列於高弟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爲壯縣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耶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旣嘗表其事以風勵之子又何言獨夫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端平三年十月戊戌

袁甫教育言氏諸孫記

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

慶元間令孫應時卽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君煥移書諭余曰聖道蓁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奠薦攸序旣順且嚴當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民罕修儒業由是卽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寢遠美意難繼則爲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畝計者四百有五十歲收米以斛計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于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歎子游遂問禮而夫子

歷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從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頌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考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在道尙推子游爲習禮其裼襲一節則曾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於論子夏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泰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況講習於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弦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

情徑行者□□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斯斯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於□□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祠先賢而教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能夙夜復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子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廼爲之書宋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

杜範常熟縣端平經界記

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與他小郡等紹興經界殆今未百年田額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攷胥吏飮口腹養妻子其間朝

竄莫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無田者有之重以瀆
江水嚙與夫抵罪而沒於官司者日侵月廣故昔之田以畝計
者二百三十一萬爲苗七萬二百石爲稅若折買錢九萬四千
緡今督於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
合利擅豪貴細戶禁抑莫訴下困上迫令率以不善去來者睨
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燭實領是邑問民疾苦皆愀眉
蹙額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之曰籍壤滋
久新之實宜矧上有命何敢不力顧余始至民志未孚懼弗從
也弗從而強之則舛矣乃搜剔宿蠹蠲弛苛歛孜孜凭按日與
父老相唯阿於庭居數月信浹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

者王君聞之喜曰可以就茲役矣於是考舊額選衆役按紹興
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鈔式以狗禮
鄉都之受役者詳爲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爲期衆皆
歡然率田若地標氏名畝步於塍間驗其實者因而書之否則
量而會之準紹興成數一無求贏者闢地爲田以田爲地者書
實業昔之逋賦匿契與詭挾之弊釋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
平田安邊田學田圭田與沒官之田別爲籍文書之費悉從官
給士民之赴期會以僕隸者聽鄉井間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
民一家小大競勸如順子弟之與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
都十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形爲魚鱗

圖而又稗官民產業于保爲類姓簿類都保鄉于縣爲物力簿
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夏訖事於是年之冬圖籍既定則又均其
折色之偏重者蠲其征繇之加斂者裁定其田與賦高下之不
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奇除二十萬爲官田賦
入隸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奇稅折錢九萬三
千三百緡有奇載諸戶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產受常賦爲砧基
簿印於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詣有司書之強無幸免弱無
重困雖惇嫠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與當輸之賦污吏猾胥不
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之紛錯厖亂若改邑而粲殊之
也於是常熟始以佳地稱於浙右他大郡莫儼焉向之睨不敢

前者將競趨之惟恐後矣王君以書來求誌曰爰不避冒領巖
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邑人不我貳相與叶力以躋于成授
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爲邑人他日賜於無窮
者又賴後之人猶之水也澄而清之雖難撓而濁之易耳吾懼
其弗永于清將復爲民病也願子與我誌之以告來者余曩嘗
督斯役于烏傷矣畝量步會閱三歲而後成旁視他邑猶有窘
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曠于數月之間上下恬然相安若未
嘗有所興作者余固不足以語其能也鄭子產非能者耶其始
執政也民怨其伍我田疇謗讟並興遲以三年而復頌歌之君
乃致速若是方且切切焉引慮却顧爲經久之圖以利斯邑然

則君其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爲邑人志之繼自今令之來斯邑也按斯籍也披斯圖也毋玩其成而易之也毋恥於隨而勞之也毋付之吏手而蠹毀決壞之也則官無虧賦民無橫輸上佚下熙俾常熟永爲浙右佳地而焜耀言游舊里於千載之下顧不休哉君少登儒科有志當世施於邑政寬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頓清廼創義役以息訟修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內百廢具興耳目煥新蓋疾病旣去精神必復衣冠儼然可整也然吾聞賦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令有意於民求君之所以易於成者做行之則是役不患其難百姓庶乎有瘳矣然則予之志也豈徒爲常熟邑人而已哉嘉熙二年秋八月朝奉郎右文殿

修撰新知寧國府杜範記

曾慎常熟縣宰題名記

常熟爲縣其來久矣舊爲毘陵郡南沙至梁改爲常熟自梁歷唐迄于僞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考宋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拯求得其姓名凡四十二人列之板榜置於廳壁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羽儀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不足以及於是命工鐫之于石立於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爲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是邑者知夫儒之效愷悌及民

延福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
邑令陳映續題名記

上方駐蹕臨安於是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
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
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
宜其倍稱况府庫之出納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
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
二今五萬一千二十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
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爲
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

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密登萊
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
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項以時調度苟有不至
責且乏興若民兵之事又如重以府所倚集版籍輸委風雨
寒暑不踰比爲令者材若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頂背相望也
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映不佞爰來亦旣年
所事定得閒始閱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映之名氏授受月而
日之鏡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
斛歲入圭田直過六百石其顧一已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
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干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而映其敢

常取合志和 卷之十一 三
墮哉今邑之人或知映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爲治倘如是惕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丞成所止之山泰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材所表之間其風俗之美猶可概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淳熙元年

縣丞張漑縣丞題名記

琴川吳郡之劇邑也民賦之庶戶口之繁非他邑比以累政大夫數更易而貳令者類不得少休漑再轉而丞茲邑又適多事之秋攝事幾年所謂松竹佳趣乃變爲鞭笞之地庭槐無存廳宇壞漏俱未暇過而問焉茲幸令尹葉君來此年餘百廢具舉

政平事簡僚佐得以少安遂可留心悉與葺理皆成綸緒獨不見有題名記心竊疑焉因灑掃書齋得二斷板於塵埃間拂拭視之乃其記也歲久字泯漫不可覽殊失所以重前賢之意易以琬炎而刊前後賢者之芳字予亦得以託不朽顧不幸與嘉定改元歲在戊辰首夏望日
主簿趙汝廓主簿題名記

邑令丞而次有簿古職員令也掌凡邑之簿籍勾稽之事糾正縣內之治外此無責職若其簡然豈知戶籍有升降產稅有去留悉關筆削一或不謹則墮吏奸民且受病矧琴川繁劇甲於中吳去臺府纔三舍遠財賦分督牒訴委洪檄命馳驅靡日不

殷職亦未爲簡也汝鄙冒承茲乏汲汲球過自惟無足以傳後
惡有所謂光於前者試求前人之名氏稽其行事以質其窮通
而壁記闕然漫不可尋究訪之故老僅得今尙書蕭公而下十
有三人焉前乎此者莫知也將立石以紀之或乃謂人材短長
故事臧否民言士論足可以印惡用是爲哉余應之曰公議誠
足信然閱歲滋久名且不著實將安存故知今之所訪已若此
余恐後之訪今蓋不如今之訪昔也奚以詔方來僉曰然廼鏡
諸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

邑令徐次鐸縣尉題名記

縣有尉居丞簿下然號劇曹而縣令埒歷代選用常艱其人疆
者作聰明苛察操切以擾吾民弱者不勝任縱奸長惡以害吾
民其當官以威惠稱職聞者異時以之宰邑刺史司察一道皆
可判然迎刃而解常熟爲浙右壯縣地鉅事叢吏猾民奸並江
濱海而東界爲盜藪古有二尉分治長老傳聞廢置歲月無攷
爰自合并以來舊矣雖仕于此者材名文士往往間見然未聞
有卓然超越爲當世聞人者用是奔走巡徼日不暇給率弗遑
問其遠者大者此壁記所以不立而前事之師後事之鑑來者
泯無觀焉今尉黃公應西建安奇士也繇始莅職洎茲垂滿寬
而栗威而不猛加惠黔庶芟鉏豪強黜吏束手受制所隸弓兵
不寒而慄部內賊發輒搜捕得其主名遠鄉隣境藉其威聲巨

奸大盜漸以屏息今茲盜賞踰格將換京秩行且飛黃騰蹕脫迹泥蟠而強弩之末猶賈餘勇植志夙邈去如始至大懼題名未創無以傳後自我作古勒茲堅珉余見其材譖之華政事之美嘉其替之迫而請之堅也於是乎書嘉定元年

邑令陶任古社壇壁記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爲貴社稷次之臨民所重莫先於社稷也常熟之爲邑亦古子男之國於邑之西所寄以奉社稷之祀皆頽垣敗屋壇壝墮圯任古至官之初會春祀莫遑展俎豆之事以薦此誠念何以報神休而答陰貺越歲方鳩工而治之其所費不謀于公帑不假之民力亦取其有罪膏而不麗於法者

命贖之壯者獻其力富者助其資卒無異詞始于今年之孟秋報成于冬初其壇壝垣屋爲之一新雖無華麗亦使邑人知社稷之重察邑官之所存焉紹興甲戌冬十月

縣尉黃應酉修社稷壇記

開禧三年春常熟縣令闕雲川葉侯凱奉辟命來宰是邑始至有事于社稷侯往與祭顧壇壝之隳圯屋宇之荒蕪慨然語諸僚曰昔言爲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二者俱不可無也今祈報之祀廢而弗舉神將焉依民不受福坐視其廢而弗葺可乎前人不相與相是役者何僚曰侯未之知爾常熟爲吳會劇邑前乎縮縣章未幾而去者踵相接也或以財賦不辨去或以獄訟

不理去或智及之力不能勝之又以廢事去惴惴追責猶不能免奚暇他及侯以爲不然天下事未嘗無興廢人實爲之夫有邑則有民有民則有社豈有宰堂堂之邑先畏其難不爲之計乎於是莅事以勤行己以潔聽訟以公待人以恕利民者興害民者除始若悶悶不快人意侯守之不惑居數月果以政報上下晏安百廢具興社稷之事似可以次第舉而侯猶以爲未也先是縣有學歲久繕治不時傾闕欲壓乃命諸執事者諭以民爲貴社稷次之之意予欲先修學以訓民諸君盍相率以董成焉蠲吉鳩工不戒而具踰月而殿廡增麗丹陽公之舊室湫溢無容膝地又從而廣其居學校爲之一新又明年始議所以修

社稷嗟夫社稷之朔立其來遠矣記載不存歲月無所尋究修於紹興二十四年之冬十月至淳熙八年又修之以迄于今者三十載而侯又修之凡物之有興替固不偶然獨侯所謂人實爲之信不誣矣侯以儒術飾吏事尤通于世務是役也斷斷規模直惟素定不陋不奢悠久是圖不亟不遲恬安是務舊址築土爲壇旁上皆甃也雪霜風雨之餘易以動拔於是更以石寸竹之椽若將壓焉悉命以木易之垣分中外低者高之墁者飾之靡罅弗補靡隙弗周煥乎偉哉觀者駭目經始于嘉定二年秋八月告成於冬十月旣落囑應西爲記於是乎書

王遂社稷壇記

端平更化之歲山陰王君燾來宰常熟始至召邑之故老而問政焉曰久矣此邦之不獲乎上下也故老則曰前宰孫應時後皆有以自取也君愀然作色曰是吾邑化未始更也乃新學宮飾教令謂子游邑人也別爲字爲像祀之收言氏諸孫於農圃而教焉招四方之士若邑之秀子弟而學焉士風以變民聽以聳而以爲猶未也昔太伯之有國於此也禮遜之俗推重天下今渡江百年授田無法制賦無藝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宜也乃通邑而經界之以倡五邑而猶以爲未也有田必有役而役莫便於義合公私高下爲之十餘年不止仁聲義氣充塞一同大綱小紀具在方冊比及三年教化興而賦役簡士歌於學民舞

於塗今日之事有大于是者乎設壇以祀社稷而風雷雨附焉皆本於朱文公鄂州社稷記俾來以圖請於郡太守曰予至之三日檢視壇壝之不如法者命有司修飾畢具又去淫巫之幻以惑衆者期年之間人用安業歲以大熟餘非不樂此而不爲也祀典之不恭而老佛是徇民義之不務而巫覡是虔余甚不便于此乃掃地而更新之以莫春庀具季夏乃畢將以八月中辛集吏行事俾民與觀焉子其誌之遂雖以不文爲解然心許之會聖上不以爲不治易郡甬東還家未幾則令已被命升帑轄而進諸朝徵予文益力余惟文公所記一本政和新儀而類禮有書始自通典終于嘉定新禮往往詳于禘獻陟降而畧于

壇壝而嚮有所謂社東稷西風雨少却皆北嚮者有所謂同壇而共牲者于圖疑未合而未有以證也抑聞之禮曰郊社所以事上帝也又曰社者所以神地之道也意者吾先聖王郊所以祀天人君用之社以祭地諸侯用之惟天子爲能祀郊故得望祭百神若諸侯則止於社稷故勾龍棄以功配風雷雨師以其陰陽晦明及百物者因類而致之上不敢儼于太社王社之制下不與羣姓立社齒其樽罍有數牲幣有式至于車服之微因其尊卑大小咸有科級報本反始禮之至也而別嫌明微于禮之中又有禮焉誠能積精致感於盼蠻之間則于天乎不僭何憂乎釋老盡心竭力于襁褓之務則於神乎無諂何憂乎巫覡

自是以往風俗成而氣習厚有以他道惑民者鮮矣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令之爲此庶乎其善治國矣故特書之以示更化善治之本恤民祀神之務而于祀典禮經因有攷云

劉宰義役記

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斯言也爲分田制祿言之也後世經界不正利害所關抑有出於井地不均穀祿不平之外者非役法云乎哉古者地有上中下之分而可任也者以是爲差又家毋過一人歲不過三日是故力役公而民不憚司徒之職廢大東之詩作役之病民也久矣蓋自經界紊而兼并興於是乎產

有貧富力有強弱長民者惟知役民之力以奉乎已不知計民之產以均其役富者強者往往幸免而貧且弱者莫或遑息仁政吾不得而見之矣若義役之利力公于衆而不弊于偏事定於豫而不失之驟行之以不忍人之心其庶乎然非接乎經界之後則貧富之不失其平而強弱之莫究其實雖欲行之不可得已平江爲東南會府常熟爲平江壯邑物衆地大吏黠賦殷政以是龐山陰王君始至會郡太守右文殿修撰張公嗣古取嘉定經界成例頒諸邑君以未施信於民難之越明年乃始奉命釐其舊而新是圖旣巨室無詭寄之欺小民無抑納之患貧富強弱瞭然在目乃遠稽乾道之詔近述寶慶之旨都爲義役

奉達尊以倡其始諭比屋而和其衷備閭民之無職事者以服其役役之大者曰保正以式法受政令而賦于下役之小者曰苗長稅長視歲時之宜督租稅以奉其上保正則歲一人及除而代苗稅長則歲各二人或一人其都之甚大者什之率義田以供役之費建義莊以儲田之入田有碇基莊有規約選屬都之賢者能者曰措置以提其綱曰機察以糾其弊稽凡費之入于邑者幾何而使吏不得縱給凡田之係于板帳者幾何而使官不得違貴戚之家毋以聲勢免佛老之役毋以香火辭產業所隸毋得以室廬而占諉經始于端平丙申之四月竣事于嘉熙丁酉之仲夏合縣之都凡五十田以畝計凡四萬九千五百

九十有奇地以畝計凡九百二十有奇歲入米麥以石計凡二萬四千九百九十有奇又贏田八百餘畝歲入米六百餘石積之慧日寺屬之寓公以補歉歲之不足而猶以爲未也斟酌畝役之久近權衡物力之低昂斷自丁酉年次第其役之先後十載上于臺若府又轉而聞于朝勅書尋下以君修復經界義役職事修舉特增秩示旌異仍下臺府及縣永遠遵守且申嚴黜吏姦民破壞之禁於是君之成規可以永保而惠斯邑者固漸被于無窮矣君既繇縣最進轄帑事以書訪余漫塘上曰願有述余自杜門經紀一二義役於先墓所多歷年而始潰于成閱君所示二編蓋事集于期月之間利周於百里之廣然後知余

智之不逮也又張公與余同年繼張公者煥章閣待制王公遂與余同里皆重所許可而第屬令以君稱首余固喜爲之書抑余聞之經界之與義役可以相因而行亦易以相因而廢異時經界不正而驟正之君固懼其難經界之正未幾而義役之事繼舉有不爲也一爲而二利以興王君殆知所先後者歟其自于今思義役之成之難而敗之易蓋亦反其本矣否則吏姦或售牒訴紛如經界壞而義役隨之是田在官者不可復而役之病民者且如故吾爲此懼于十年乎何居雖然其或繼王君者百世可知也君名爚字百晦登庚辰進士第今官承議郎提轄行在左藏東西庫云

郎淑常熟新建順民倉記

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潁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攷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庠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輶載而至倉或旣盈則累數夕而不能輪輸於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於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墜弗完得毋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其圖之我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蘇又爲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

務耶矧其弊又如此宜陳侯有以告我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故尤爲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不出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旣病此而已久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於家請期日合而成之旣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於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材相與叶謀治其因民願欲之役故其成也宜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榜忌讒譏譏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又誘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爲豈天作地生

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如之何豈顧可爲而不爲廼曰
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乘輿濟人溱洧孟子謂其惠
而不知爲政凡以此也而侯亦以予言爲然因刻之於石俾來
者有攷云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令
郎淑記

張攀歸政鄉義役記

役以義名美意也古者百里有宰比衆寡治政令實惟下士不
爲居之榮人仰之且尊厥後井牧廢官爲限田之豐嗇而別貴
賤定賦之登降而等貧富量役之久近而均勞佚法猶去古未
遠自豪民挾詐猾吏舞文寄名胤籍並緣爲奸一經代更百計

規免事力雄者以役近告歲月遠者以產薄辭牒訴紛然互角
已勝甚而閭門不相愛宗族不遑恤况鄰里鄉黨乎且役非不
義而民至不樂爲如避讐怨吁可嘆已雖然其來有繇也里有
水火盜賊之變上於正縣有供億科配之煩下于正正一身尸
數責力且弗逮其費可知視昔豈不憂乎難哉吾里正久闕人
往往坐此將領葛君號鄉望族慨然倡爲義役甚盛舉也於是
載盟凡一十七人得田四百三十有八畝歲計所收三百斛捐
產者計其貲受輸者董其事以歲之入贍歲之費使里無闕政
家無失業人無競心行之當時而公施之後日而便蓋一舉而
二美具抑義矣夫廼移書于攀爲我誌之攀聞而喜曰舍旁有

此義事是烏可亡紀竊惟天下之事難於成而易於毀興于暫而隳于久勢使然也矧在令甲助役雖聽民便一有詞焉法卽沮格葛君行及瓜茲役成義達于鄉伊經始之力若夫期之悠久可行又在乎同盟相與維持勿替初意葛君名觀字利用云嘉定三年二月初二日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張攀記

王伯廣宣風樓記

樓以宣風名紀政也易於巽其象爲風其位爲東南其時爲長養萬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財於是有薰兮之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於是有穆如之頌罪無輕重功無大小使言偃弦歌之化當太平有道之國雍雍乎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爲

姑蘇望邑土博賦衍民繁事劇縮縣章者每難其人紹興之二十年政五六易規矩準繩莫一所守冬十有二月乙卯令曾大夫以王命來智足以知勇足以行御吏如西門之治鄴愛民如子產之治鄭指顧之間政以善聞邑人宜之凡廢未舉蘄一新焉先是直縣治之坤隅民居有架崇庀於上其左蓋闕如也相其陰陽厥有低昂士庶雅有創樓議矣至是以請大夫曰止止吾至未幾遑急爾耶衆曰我食我力我木我石無費於公以慰吾私大夫乃命卜筮乃經乃理乃徹其庳乃圻其址巧者環斧壯者攢杵無煩戒約其來不可禦也蓋度材于二十一年之夏四月至五月己巳工以畢告近遠少長奔走瞻望惟時歛暑冷

冷之風自橋而下咸用忻快迺有皤皤然被黃髮者歌而過曰
風之仁兮物之春兮風之德兮物之殖兮誰其布宣大夫賢兮
繫大夫賢樂堯天兮衆鼓舞和之因撫其辭以名斯樓且告卿
人王伯廣請文于石以係他日甘棠之思者大夫名構字叔重
清源人大丞相宣靖魯國公會孫其爲政蓋有家法云

戴栩顧逕左軍記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有餘里港與浦應
而險阨逾之者曰顧逕寶慶元年十一月陞顧逕爲許浦左軍
從都統吳公英之請也國家駐驛吳會與六朝都壤不同其備
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傑稔于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沮曰

守江至於許浦則無復遺策也不知藩墻門屏迭護堂奧愈切
愈密故由秣陵而視則淮爲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塘而觀則江
爲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于海而海道所通者其經涉最廣今
日之事備江所以備海也詎宜畧哉公之言曰顧逕與黃魚垞
相望轉料角越沙窖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但差
兵探望動息而已卒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之策請條陳
利害指述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舡之師自節使馮公
湛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矣而顧逕止爲斥候之地聚尖底艍
留甲士五百則淳熙間陳緒擒王駱所肇建也其後增五百人
以正將莅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續有建明然率半歲而

更倏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露止卒非服習器非便利雖得地形而人無固志甚失漢人兵體三章之要公請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爲正五百人爲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屯雲屹若喬嶽縱有衝突蟠踞不動奇者皆東廣驍銳舟用多槳厲波遡濤疾若飄風平視渺茫出沒疑神又翼之以引強蹶張之技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具朝訓夕練嚴若對壘而器與人旣精矣創新寨二千屋裨校有解毬射有場易更戍以就屯人得安處損道頓之勞忘室家之念而人與地始相得焉是宜朝旨賜俞璽寶加獎而卒底厥績也初公爲蕪黃之役帥舟師西邁虜聞風宵遁餘黨勦平統制張裕亦與

有勞至是舉裕爲左軍統制委以經理未幾擢改中軍士志悅附戎政修整兩屯相望精卒逾萬熊踞虎視雄干江滸焉余嘗竊觀國史謂長江之險雖敵我共之而一善用其險者勢固在我而不在敵也方逆兇渝盟襲劉豫故計大治戰艘欲睥睨海澗高廟赫然震怒召李寶授以北討之畧由許浦進發卒奏膠西之捷然則備禦之與進取固非二途也今許浦旣宿重兵而得顧逕爲之掎角以公之忠亮沉鷲奮其威畧直搗犬羊之穴迅掃鯨鯢之根奇勲偉績將有出於竹帛所不能載者昔郗超知謝元于履屐之材各得其任因料淮淝之功必成余頃簿領定海公道主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服之矣

今將吏以置軍本末來諭予方期公異日而欲自附于知言者故樂爲之書紹定三年七月既望

邑令張珽慧日寺修造記

梁僧慧嚮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岡巒而深穩或面江湖而舒曠其得勝概固宜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臺殿屹立檜柏總翠當闐闐中乃有山林瀟灑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齋爲令者藉以少清曾次爲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刹旃檀林率贍二千指非但爲展鉢計頗知相勉參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其徒心悅而誠

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樞使大丞相魯公之命來住茲上始至之日旱蝗積逋舍宇就弊緇袍稍稍雲散幸與佛爲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毫髮無私焉居無何甌中之塵銷而戶外之屨滿矣於是首興造事聞者響答富室至捐百金其窶人子亦分錐刀若法堂若庫院若浴室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次第補葺復製幡幢二十四首以嚴冥陽之儀翔經函六百餘枚以足大藏之數三門兩廡舊爲賈區卜肆喧啾冗雜亟聞諸公而盡斥之塗以丹雘輝如也繼此來者欵門而容改升堂而意消使人折不善之萌者固多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厚誣哉珽竭來試邑旣喜與蘭若鄰壁故

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天監初院爲十方禪林幾千載於此矣中更鬱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三錫勅額曰壽聖曰晏安曰慧日亦口相傳以熟爾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璉建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寢堂丈室皆未就去間闕至今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須菩提經云菩提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夫靈山六年鵲頂蘆膝佛自處也金碧晃耀十二由旬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至矣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比丘反求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

李湛重修延福禪院記

卽寶巖寺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慧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耄里氓爲之捨土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敵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址又有圍覆環架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之翼舒鱗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卽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旣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爲慧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

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師今號留之京師天壽寺
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逍遙咏一十一卷秘藏詮
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
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

陸絳寶嚴禪院新建佛殿記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
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辟王治亂興
亡之運接跡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
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
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

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
於當世而釋氏之教寢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
之類皆著詞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拯
其寢盛未始不爲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竄也彼得以益其惑
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效歟然會昌廢之
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厭其教乎噫
大道而有仁義仁義而尙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
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
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爲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
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

常昭合志稿 卷之十一
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
何不爲後世倣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爾文中子曰齋戒修而
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
觀沿舊無所創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
概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北走百里有邑曰常熟邑西偏
有佛宇曰寶嚴卽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幃嘗有
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
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慧明大師旣而厭居京師
歸隱舊刹錢氏以師入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
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逍遙咏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

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
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
李仁壽等捐厚貲留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歷之
乙酉壯而不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爲茲山之游目擊諸公
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歷六年正月一日
錢藻頂山瑞石庵記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
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旁邑民禱禳水旱曾不
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
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庵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

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仍
嘉生不遂邑民以爲戚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
命僧惠安拯廢舉墜益廣其旁以廊以軒以垣以甃以飯四方
之來者以起民歲時祈禱之誠信夫窮巖絕境龍怪之窟宅足
以爲一方之福遇人而與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誣已神之爲
靈常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報其能不逆民之心
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爲民取福善之
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爲也丁未春正月
葉夢得轉輪藏記

佛法自漢入中國卽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

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
者日以廣源流旣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
一切以廓然無我爲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爲禪律兩岐
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
至唐開元貞元以來凡例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
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畔其說亦莫不具
在其傳至於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
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爲全書殘編斷簡出
於屋壁邱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
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鳴於時者近數

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爲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李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衆緣爲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旣成見余書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爲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藏備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

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故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我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畧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忘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

陳子新改建明因禪寺記

常熟縣東七十里有雙鳳鄉有邨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

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
遂爲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改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
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
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
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真爲無情故
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各
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爲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禪授十
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汗其不見僂於世者無
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
更律爲禪自今日始縣爲聞府府下僧籍蒐可爲領導者衆薦

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
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拊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
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
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遁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行
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
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此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衆涇之上營
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
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緝而丈室未做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
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

沈炯乾元宮興造記

姑蘇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長而水遠泉甘而土肥民富物
庶人樂其業予嘗縱遊觀覽勝地遂登虞山之巔臨尚湖之濱
得乾岡之勢重山複嶺松竹交映隆然祠宇金碧相照躊躇四
顧恍若洞府適有人焉黃冠而羽衣紅顏而鶴髮杖藜倚梧謂
予曰昔漢之天師張君道陵之孫凡十有二代曰道裕修真之
地也鍊丹於此積功飛昇靈跡宛然至梁天監中始建是宮遂
號乾元歲月綿遠棟宇欹側榛蕪湮沒荒廢寔久吾嘉禾人也
生七歲出家學道於崇福宮年十二試經業預選爲道士後三
年習醫術將以救人之疾苦二十有五乃遊名山尋勝境慶歷
中過姑蘇至邑下慨然有卜居之志至和之初都官員外郎桑

君澥出宰是邑因命住持然宮之廊廡皆圯獨三清殿僅存梁
棟顛危不可支持吾方以醫術濟衆人皆以金帛施之哀其醜
設之羨餘田園之所積增修大殿及遊巡二十有四間軒廡十
有六間嘉祐郡人試將作監主簿曹君仲言施錢二百萬塑三
清聖像及真人十有五軀吾復建北極殿于北列道院于東治
平元年起三門及東西廡各五間二年造三門之東軒凡三間
三年造三門之西軒凡三間次第創立艱難僅成豈一日之力
哉自是宮宇復全壯麗輪奐邑人得以歲時祈福焉吾嘗於熙
和間建崇道宮于秀州修太和宮于蘇州興造常熟僧尼寺三
所大橋四所立夫差廟於縣之西立勾踐廟于縣之北至于一

邑之橋梁街道以便人之往來者莫不興修焉時或施與以濟貧民蓋不可盡記吾今老矣得以優遊山林以盡其天年何其幸耶予壯其言乃知興造之本末因問其姓氏曰姓李氏名則正蒙恩賜紫衣今年八十三歲矣是宮李君之功爲多自非有志于道經營剗制不憚其勞安能若是哉因以書之告諸後人崇寧五年歲次丙戌正月望日

馬莊乾元宮新建紫微殿記

粵夫璿霄肇覆神明於是位焉生齒賦形禍福由茲職矣雖無方而可驗豁爾杳冥暨有感以咸伸幾乎影響所以吉凶可見陰隲下民俾列像以惟嚴庶舒衷而有自必也敝之珍館儼彼

粹儀貴觀相以善萌必應期而福介者也常熟縣乾元宮者卽梁天監二年之所建也誌石詳焉星籥遷綿基址髣髴頽墉腐桷鼠鏤蠹耕春草秋蓬蟲營蛇據唯三清前殿巋然僅存丁遼東之始歸尙嗟如故秦武陵之再訪堪嘆無覩宮之執事者曰茲圯壞若炙于心歎檀信之門莫有不移之諾顧寂寥之跡彌堅如在之恭徒懷必葺之勤豈逮布新之力有日卽今縣尹司田外郎胡公晏因得鳴絃之暇來訪祈靈之場憩繁樾以釋煩陟層臺而瞰迴叢峰笋拔碧藏日暮之雲暗溜枝分雅雜風中之弄俯視熬波之海旁窺曳練之門清音一來俗態俱去而乃環顧隳址爰發善因謂其道衆曰前之尊殿雖繪塑靡完而瞻

仰不怠宮之所闕者惟北極殿焉今則欲議興隆須求幹集乃
召監宮崇虛大師李維簡令以常住田園歲之入者摧其所羨
聚而營之所以贊瑤圖下福氓隸者也於是材積榷柁匠求
鄴郢界基礎直面勢箕張暨涓吉以上梁忽中程而授夢絳衣
峩弁依稀對仙介之容辨色遲明煒燁獲靈芝之瑞雖成邃宇
尙闕靈儀忽本邑南沙有編戶張及者夙植善緣早承儒訓謂
月規之寶相既久藏家仰雲屋之重桴猶虛正座願心彌確喜
捨不回然勝事之欲彰抑冥契之所會是以具威儀而交錯抵
鄉墅以前迎屬以盾曰燁威箕風瘁物芳疇雨絕徒勞御史之
巡軒積派塵生更擁宓神之渡鞵衆心猶豫以方切一夕滂沱

而不期玉女電鮮方對東皇之笑阿香雷響豈必南山之聲翌
日涸澤皆涵方舟倏濟暨迎奉旣旋於震邑而宵晨連霈於畢
霖年瑞有期食天無爽得不謂羣誠仰屬而冥貺昭格者也故
使邑人目一勝事遞口成響家率戶辨猶恐居後及縣尹司田
首塑本命星官一尊逮殿主潘惟信勸化衆戶各塑星神侍從
一尊以實其殿也衣冠濟濟金碧煌煌真從翼分宛同於星拱
檀龕寶錯若狀於帝車復有本邑歸政鄉陸杲捨錢五萬爲砌
階之資刻玉鏤瓊鄙陶侃之運甓峻基宏址得給孤之布金且
觀夫使人爲善司田之始謀也絜已集事殿主之化緣也今也
民易化緣易成政在其中矣豈不由善教所被而道心自然耶

忽日殿主自常熟來蕪城訪予閒居語其建殿之始末懇以鄙文見須旣不獲遜乃直書其事以誌歲時爾皇宋天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康舉之招真庵記

自姑蘇出齊門沿西北望山形如巨鼇橫亘原野蓋常熟縣之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戶治劇邑邑去江不及程陂湖畎澮之積自南至者傾馳會於江江河旣應則迅瀾倒流逆於市橋之下二水相制移時而不能去山無奇谷惟荒墟白草醜石散亂坡陀迤邐而西有修林橫抹隱見於兩峰之間其中爲招真庵元祐中道人申氏秦陵徐處士高弟也基營於此庵成亟去不知

所終松林森茂庭宇簡寂如隱君子之居通州道士喻抱元增治之舊名竹林至是更以招真請記於僕乃歌招真之辭以系之辭曰白鶴巢兮丹井空蓬山杳兮烟靄濛濛陵谷變兮古今木葉下兮秋風飛仙去兮朝太微黃冠野服兮以遨以嬉餐霞卧月兮世不我違與世滌殃兮天門可馳蒼龍嗥兮雲漫飛石泉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蔽虧靈秀回薄兮野芳呈姿山中之樂兮萬化莫移仙人不來兮隱者曷歸

魏邦哲福山東嶽廟記

維我宋真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于天大修封禪禮泰山之神顯膺褒嘉位號崇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烈於冥冥之際

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塗爲勞往奉祠事有加無已且復用其至而思所以竭力於神者往往規模岱嶽以營基構立爲別廟多矣然未有甚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於至和之初先時草創類皆陘隘拓地增廣屢見改作智者獻謀巧者効工富者輸財貧者出力爲斧斤爲畚築爲陶旄與夫黜堊丹雘之飾其用不貲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時旣久如此其盛猶弗休工而停役資信施於一方未必能爾也然而江淮閩粵水浮陸行各挈其所有以輸歲時來享之誠者上祝天子萬壽且以祈豐年而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號曰社會簫鼓之音相屬于道曾不知幾千萬

人不及之乎泰山則之福山而已非靈貺感召有是乎福山臨江海上巋然翁鬱岡巒回環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祠之日有幅畫乘潮水至乃嶽神像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隱顯之情相與符合如此嘗考山之隸於吳域曰覆釜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今廟據其上遂爲遠近祈福之地豈偶然也哉於戲畏禍而悅福人之常情能畏禍者鮮有不畏刑爲不善也明則刑及之幽則禍及之且惟福是祈而敢不爲善者幾希廟貌嚴飾則人之設心亦可見矣固宜有述以爲來者勸况以祝聖祈年爲先務庸可以不書乎衆謂邦哲寓居之久頗詳其事求文以爲記在位者助之請不得而辭政和七年八月

縣丞陸韶之頂山白龍祠記

常熟縣之頂山世傳梁天監元年有村姥居其東孕而生白龍失所往三日龍歸若就乳姥怖而死其家卽所居墓之旣七日大雷雨冢遷于山腹泉池泓演木無棲禽歲之五月龍率來省或見形山間始至必甚風雨旣留則一境爲之寒邑人以此候之唐正觀十年龍嘗鬪異龍于海虞山之東山破水泉出其下有破山寺今興福寺是也邑人因像事龍母子于寺西澗旁水旱禱焉本朝太平興國四年蔣文懌爲縣令苦雨祈龍而霽令爲之增埤冢封濬治故池旣又卜遷其像歸諸頂山寺是日有白氣離故地而龍見旣至舍其像佛殿西偏而大治其祠宇結構之三日龍復見尾冢而首祠繼日雲氣光色錯雜遠近見之祠成文懌爲之記迄今禱請多應其興起年世與變異事跡舊碑實云大觀三年五月六日

趙時侃龍湫亭記

頂山祠宮爲白龍祝嚴所肇於梁天監顯於唐正觀而助順著耀於我宋者也雩祭之應咸通中皮日休述之誕育之異太平興國中蔣文懌紀之政和二年始賜廟曰煥靈後二年封侯曰宣惠自是禱水旱則響荅制詔封秩累八字矣祀之側踰百步有上方院院有湫泓水清可鑑旱澇不爲之縮盈舊傳嘗見白鰻于中故俗稱白鰻池實龍之棲也吾宗趙君崇志嘉定乙亥

來爲縣大夫明年丙子蝗繼有自江北蔽天而入境者君率僚
貳走祠下潔齋禱禳少焉龍見于天風雨驟至是日蝗悉隕于
江以斃秋告旱君卽湫乞水禱焉則辱居浴院下腐渠汗積謂
神龍窟宅而若此沮洳無乃非耶默與龍約雨若應祈當爲龍
作亭以蔽湫之上且撤彼浴室前爲軒楹言未旣風色慘變片
雲布濩隆隆獵獵若有驅導然隨車而雨遂彌百里罔不周飫
汔成農扈穡事畢迺鳩石工迺命梓人以甃以削始創一亭而
湫其四周巍然而覆翼之尋闢澡垢之地日南至縣大夫相攸
築址白龍復見蜿如矯如近橫兩山之巔漏下十二刻而藏
冬而龍見非時也邑人故以爲異於是士夫民庶謂宜假以光

靈增其封爵策書申命以詔亡極迺上其事于郡于部刺史次
第聞於朝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龍侯自靈澤宣惠通濟孚
應而爲廣利公龍母夫人自靈順慈懿顯佑而加普應且易懿
以穆詔禮官議是鄉貢進士陶元善者克奔走倡厥事會鄉貴
在朝路又從而候趣之告下神人驩喜于以荅昭貺侈神功也
惟軒楹未就顧縣帑常在元枵之次是邦有寓公獨慨然捐錢
以助其費君輔之私財一椽一瓦不以調民民亦不知有斯役
戊寅秋七月建屋三楹椽題美奐如翬斯飛繚以垣墻氣象閎
敞前馬帥周公虎作龍湫二大字爲扁榜趙君詒書求時侃記
顛末時侃旣樂道禱祈之孚遂復于君曰余嘗讀易而得雲從

龍之文及質諸韓文公而得其說夫雲者以龍之噓氣而成龍乘茫洋之氣薄日月召雲電然後以雲爲靈是龍之能使雲非雲之所能使龍也子思氏著中庸一經有言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蛟龍生焉蓋不測之水自一勺而致孰能爲龍之時潛不在宮沼間此左氏載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之語豈不爲怪逮夫起陸變化雲霧滃然而從瞬息四海茲其所以龍之靈審如是不加敬於龍湫可乎歐陽文忠公爲乾德令祭五龍之文云百里之地一時不雨則民被其災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余觀趙君龍湫之事其得歐陽公爲令之心歟心與龍通雨暘時若以是三載無水旱之害行將待去猶拳拳於軒楹之建封爵之加去如始至是不可不記也君字安伯登紹熙龍飛第今官奉議郎其操心也誠其律已也廉爲政無愧於顯幽云嘉定十一年九月

錢觀復鑄鐘銘

左朝奉郎新差權發道廣德軍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錢觀復仝妻孺人徐妙覺發心爲慧日禪院鑄造鴻鐘爲之銘曰祝融司火蜚廉嘯風以鑄以鎔范金爲鐘永鎮海隅典法流通祝我皇壽天長地久赫赫王靈無遠不覆華夸又寧民物康阜匪雷匪霆是謂太聲徧滿法界福被蒼生警世大夢頓超覺城紹興紀年疆圉單闕月在則壯丁未惟日爰勒斯

銘以昭罔極幹造僧宗信首座辯清監院懷珏住持僧興道右
迪功郎縣尉趙師嚴右從政郎主簿王文靖右宣議郎縣丞胡
履泰右通直郎知縣事孔瓚

縣尉陳于斃頂山路記

常熟縣與海濱而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爲隅山以瀕海之
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爲破山以
鬪龍破山而爲澗也又北行九里是爲頂山又北行六七里是
爲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
之或曰烏目山也縣人行還以舟航爲安而視道路無不勞苦
者故自縣至破山卽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卽有頂山寺其路隨

山而山之形勢皆沙石雖去山稍間而徑田之塍又亦墮塌而
人跡不頻則榛卉爲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爲之塗人愈勞之
也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於是出其身有之財而累甃以
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
動心者今頂山中峰庵主懷素大師圓於學佛而明朴於遇人
而信願以甃石自破山之雙塔砌而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迺
勤身以先人而訪人以許可昔之惡榛卉者果欲芟而夷之昔
之病墮塌者果欲砥而平之昔之傷塗潦者果欲堅而實之其
財可謂易求其力可謂易致歲嘗大凶人嘗大疫而于此未嘗
不悅者其費錢百萬其役工數百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

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之心感易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
卽成功豈徐或疾之銳或挫之皆命於天耶若未久而戢已成
而休乃人之情也則天又烏能使之齊耶今夫奔車驟馬可以
連轅並轡而無復異時之堯堯也春遊晚步可以攜歌執笑而
無復異時之榛莽也輕任重負可以鐘行星歸而無復異時之
塗潦也是則因其廢興而有休戚乘其幾會而能變通果在人
也古之治曰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又責於任事者
至於徒杠輿梁又各期以時月之成故行旅合散而人不病濟
後世亡此而佛老之徒得於其門遂資以爲功雖州縣之吏時
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繼者亦又有其意時不得自任以爲責

者今懷素非徒能甃其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
還以表溝澗也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還以表溝澗也是能
爲縣官之未爲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者吾其可以無書耶元
豐三年三月初一日

吳潤新修通濟橋記

春秋左氏傳曰凡啟塞以時啟謂門戶橋道塞謂城郭墻塹言
不可一日向闕隨壞時修之耳文十有二日作新橋書時也國
博馬公宰是邑更二歲政旣成矣凡公宇亭榭悉已完緝惟
務之北有橋在焉以其小而壞

壞壅舟楫擊互 則

必有葺

一日邑之大姓陸文盛

於

庭下曰欲捐

緡以新之請其可公欣然為謂曰顧茲橋行往且隘雨水降則水決而不達此畊者之病也

也日則軸轡相亞此涉者之病也南高廣厥制便具二者利之博也

退費緡五千萬工耳為其工不日而就橋下湯湯流則令耕者獲灌溉之

利涉者滯之名曰通濟不亦宜乎斯之搏由公化之也

今年仲夏公任滿去期斯邑人民登則公之為政因

書片石以紀之猶有甘棠之兆時皇祐三年三月望日

記

黃士毅文學橋銘

魯鄒而降道為絕學千五百年起濂續洛寥寥閩派久幾復絕

再起滄洲教修日揭無極二五在人一源故不同地時生聖賢

吳通上國公即遊魯胡為歷世莫踵公武賸跡亦昧吁方肇祠

是用作記意嚴灑譏嗟余小子世閩產吳敢誦所自滄洲之徒

登橋而思刻銘述記期我同心如冰游至能令後學本末易明

偽行不作踵公自今

元

黃潛文學書院記

昔州縣未有學先儒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輒就而

褒表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書院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

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

者其後命州縣成立學而學校之官徧天下書院之創置日亦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禮祠輟良田以豐廩食其爲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叅立布滿於四方旣奉濂洛乾淳二三大儒以爲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道凡尸而祝之者非仕其國則其鄉邑孔子之門從遊三千速肖七十獨子游爲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乎故爲縣時餘姚孫侯應時知縣事嘗爲位於學宮祀之後百五十年爲今至順二年州人曹善誠始買地立祠宇而闢講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旁有司因以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

額曰文學書院曹君贍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虞將割田以繼者疑爲苟避征徭未敢自言大名王侯侃來守是州力勸相之於是曹君益之畀以田二千六百畝有奇事聞于郡未報而王侯以秩滿去曹君亦入椽大師府今守張侯術閱故牘而得其始末亟命佐吏賈天瑞請郡關白自是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匱乏爲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優游於誦弦俎豆間鄉貢進士達里新署其山長未上攝書院事者儒學教授徐夢吉以爲曹君有功於名教與兩侯之成始終皆不可以無述爰狀其實屬潛記之潛竊觀孫侯舉曠古之闕典意甚美而爲事殊簡畧特以先師朱子之記傳之至今曹

君乃能不愛其所有而汲汲焉致力於孫侯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育人材之責亦古所無有也

黃潛常熟縣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二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紀錄爲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名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習俗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絃誦之聲希濶寂寥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賔

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輟田之可畊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羣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子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爲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與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爲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爲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爲弟子員而藏修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習俗之美者也苟無辜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將見其處也必無愧乎子游文學

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
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
是弗讓而爲之記以告來者云爾

陳基重修學宮記

常熟儒學宋端平初縣令王爚實重修焉距今若干歲而常熟
陞學爲州又若干年矣至元皇慶間州人楊麟伯楊應鳳曹南
金等嘗一再力新之自是又若干年至正十九年教授天台陳
聚以教養餘力節縮衆費卽其弊蠹者而繕且葺焉越三年今
守禦元帥兼知州事海陽盧侯視事之日卽謁先聖先師環睹
廟學思有以振其廢墜方是時兵興民困侯知其不堪命乃呼

戲下而謂之曰吾與若屬扞茲土方面將相不以吾爲不肖辱
委之民社而民社所先者曰學校吾將用若屬力斯事其無乃
以吾爲厲已乎皆曰斯盛舉也敢不唯命於是輸材運甓執斧
操畷者奔走後先唯侯所欲爲凡前人之所已葺而不能不圯
闕與未及修而在所不容已者宜其急緩而次第之內而禮殿
論堂旁而兩廡齋舍外而櫺星門學門戟門與夫丹陽公洎后
土氏之有祠三賢之有堂菜芹之有亭小大畢舉又新築石堤
學宮之南而樹墻其上高七尺修三十丈用錢若干緡皆捐已
俸而學廩無所與庀役若干工悉給軍伍而民不知擾工旣訖
功侯率同僚以時殿謁獻饗有容師弟子員教養有所士民具

瞻咸曰始侯將兵涖州首城州以衛吾父兄今領邦伯又飾儒宮以淑吾子弟侯有德于吾州甚厚盍有紀述以圖不朽乎教授于德潛率執事者乃伐石來謁文爲記竊嘗觀春秋之法常事不書非常事而後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常熟在古爲要荒之地在春秋爲丹陽公言偃子游之鄉在今爲吳之西蕃自郡縣通祀孔子而常熟由宋端平迄今廟學凡幾修矣然承平之日海內晏安民無戰鬪之虞邑無桴鼓之警搢紳君子仕文學之里役易使之民其視今日不同矣及天下兵興所在城邑爲墟生民淪胥水火其幸而免者不鞠爲魚肉足矣尙遑恤夫學校之廢興爲哉侯起家武弁身擐甲冑手執干戈戮力與仇

讐戰繕完城堡爲國藩屏此其職也至於學校承平大夫尙或有所不暇而侯于多事之秋廼能不煩學官不勤民庶親率師徒致力于此而完且速若是豈非所當書者乎吾聞州之民有利學田而奪之者聞侯之風其必有興感者焉夫正其經界謹其出納使祭祀以時教育有備有司之責也侯尙勉乎哉因并書之以告來者侯名鎮字子安董斯役者元帥府照磨吳啟宗令史貝良瑜也至正二十四年二月甲子記教授于德潛訓導言福孫衛鎬直學邱元鏞司吏高明立石

周馳撰常熟知州盧侯祠記 趙孟頫書

子游在聖門以文學著名而其宰武城則能以學道愛人爲先

務常熟公故里也凡官于此者當以公爲則大德癸卯濮陽盧侯來守是州始至祇謁先聖祠顧瞻公像深惟學道愛人之政不敢不勉夫常熟之爲州也土地廣袤人民富庶視他州爲劇自非有明敏剛正之才鮮克勝其任者侯天資沉毅識度宏遠御史以嚴待人以恕聽訟精明而臨事詳審下車之初民有寃不能伸至與平反而得直者四十餘人歲飢則勸率富民出粟以濟貧乏俾無流離轉徙之患與夫新社稷之舊址展公宇之宏規其於興利除害不啻如嗜欲然故五載之間於常熟一州無遺便且爲學校風化之原政教所繫簿書期會之餘必以詩書禮樂爲務春秋祭祀朔望拜謁未嘗懈至如殿廡從祀

諸賢遺像未稱尊崇之意則易以縑素祭器雜用陶瓦竹木參錯不齊則鑄銅爲之言子廢集則重新鋟梓學田湮沒則嚴加覈實而增羨之若然者侯之於學道愛人可謂知所本矣侯旣去官之踰歲州之士民相與議曰古之仁愛及人流芳百世如賈誼文翁以學朱邑羊祐以惠民到于今稱之近世邑令修齋王公亦祠于學今立祠以無忘侯之德是亦風化之一助也祠成乃請余紀述其事以示久遠余嘗辱爲侯之寮佐不可以文詞鄙陋辭乃依士民陳少雅等狀而爲次第侯名克治字仲敬云至大二年正月七日記

明

張洪濟農倉記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於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於書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爲養民之本理財之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爲凶荒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修復古聖王之道樂歲粒米狼戾則歛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不足則發以賑之行之既久下民弗虔名存實廢聖天子萬幾之暇惕然念之乃於宣德五年分命六卿巡撫天下郡縣爰是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來宣以惠南國歷巡江南諸郡惟蘇松常之賦比他郡相爲倍蓰壤地不過二千里而京師百萬之衆恃之以供物產人力宜其竭矣當春夏之交農民

之力畎畝而餽粥不繼未免出加倍之息資之富人富人與之若投餌穀始登場則勾取其子本以僅存之餘供倍蓰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以常賦未充餽釜已無烟矣公深悼之達旦不寐思所以援之之策七年秋會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糴及勸富人之粟以待凶荒公與蘇州府太守况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窮民爲已任出庫儲糴米三萬石勸借富人九萬石樽節漕運浮費五萬石搜剔豪右侵占絕戶田租一十二萬石通二十九萬石分貯六縣每縣置倉六十間常熟貯米五萬餘石增置倉四十間共百間總曰濟農倉蓋以農爲天下本蘇松之農又爲京邑之本知所重哉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食輟耕待斃公卽

以濟農米賑之困瘁者生出死力以挽桔槔轉川澤之流代爲霖雨枯槁者潤澤焦卷者始芟芟矣適遇海船自諸蕃回供費浩繁庫藏赤立公私洶洶懼弗克供公以濟農米廩食之民不知費邊海軍士乏食公從容指畫餽餉相繼軍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稽攷民間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實惠銘刻心骨旣而常賦充足又收羨餘得精糧三十五萬蓋取豪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貯六縣倉獨常熟居其三分之一益倉廩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廉隅整飭如矢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及工不告勞民不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常熟縣主簿

郭南專理賦稅南亦感公知己盡心力而爲之防慮周密纖悉無遺滌場之月賦已告充自洪武初至今未之有也倉廩旣成糧米充足居人過客瞻望者嘖嘖載路旣而曰家有成法尙欲傳之子孫上有嘉謨可不遺之於後於是官吏耆民糧長里胥僉曰天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實爲缺典乃相率造於舊史之廬請紀其實予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貨而常平義倉實託始於此得聖人理財之遺意今以濟農爲民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爲我而設雖有旱乾水溢有恃而不恐誰敢放逸

其心志或有侮予者乎有一事而兼衆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爲法信斯言也則斯倉之建其引而弗替哉自成化以來典守者匪人倉廩悉皆頽圯米爲豪猾所侵宏治八年巡撫都御史朱瑄委本府同知萬祥重建公廨五間抱軒一間倉宇六十間

張洪義役倉記

古之役民歲不過三日蘇威父蘇綽仕於西魏以國用不足征賦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後之君子誰能施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隋文帝時威爲納言奏減賦役人每歲不過三十日後國用充足益寬徭役自唐至于汴宋役弊未興

南宋土窄人稠師旅數起國用不足征役浩繁弊由之生長民者始爲義役之舉矣縣之役有押錄手分貼書書司廳子牢子市巡斗級攔頭務司直司等名其目二十有四鄉役有鄉司鄉憂機察等名其目未詳皆保正保甲供其費未免於常賦之外取之於民宋嘉熙初王爚爲常熟縣知縣憫民之誅求立義役莊令富家出助役田共萬五百畝歲收租二萬五千石分撥保正長以供役費時以爲善政自今觀之旣無冗役亦無冗費其有科徵者以備軍國之需耳但循舊弊未能革去之也所謂弊者如所需之物直米五百石每里該徵一石里長則每甲徵一石已十倍矣甲首徵于編戶又加倍蕝一概動搖民不堪命至

有鬻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而逃者民既逃散所徵皆出於甲首有舉償而累歲不償役一年而破家者也又有無藉頑民攬納侵欺爲弊百端不可枚舉上虞郭公世南爲常熟縣知縣深知其弊常防其源不敢出一言及科徵事然上司明文有合供者又不可廢乃詢其民曰吾欲令見役里甲每里均出米五十石邑五百里計米二萬五千石申達上司公同支用庶免以一科十之弊於若等爲便耶衆曰昔時甲首應役一年腿無完肌家業蕩盡今助米五石則有十年之安政之善者莫善于此令上之府太守况公曰有善政不宜私吾民當均被於天下遂上之朝報曰可令以邑之羨餘買民田七畝及棟楹椽桷屋瓦級磚之材置倉二十一間南其戶者九間爲出納之門二東西其戶者各六間出納之門各二繚以周垣限之河塹始事于宣德九年二月初吉用其在官者之餘力不役一夫未踰月而竣事郭令具興作之始末徵予言以貽法于後嗟夫去古遠矣余必稱述者見力役之始也次及其歷代變法之詳者雖未能復古亦爲救時之善政也今郭令與民相約不遣人追呼期會必至昔之諸役一切剷除既無役費矣而義役之儲惟待軍資器物之徵耳若上無所徵則下無所用不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也非但力役可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然事有名同而實異者義役而已王令之義役將以供役人之費

常則合志和 卷之一 三
郭令之義役將禁其多取于民皆因時制宜名雖同而實不似
後之君子爲政于斯者當求其實可也

邵圭潔築城議

常熟舊稱蘇州北門東西北三面地瀕江海水寇易以衝突惟
南面與郡城接邇可無震驚而東西兩湖又夾於致和塘之傍
分洲散渚野寇多所竄伏故蘇之要害常熟爲甚其不可無城
明矣國家承平日久舊有磚城旋至湮廢當道爲吾蘇深長之
慮者往嘗議請修復然尋議尋寢有司皆倚衛於秉鋤之夫百
姓皆偷安於荷擔之計匪直以役重費煩之故也蓋有說焉其
一則勢豪之家據爲已有廬而爲市則廛之入倍於他市汗而

爲田則租之入倍於他田未見無城之害而厚享無城之利一
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二則貿易駟贖之
徒據要津爲壟斷或得之市兒或賃之豪家皆重樓疊宇蓄妻
妾長子孫視爲故業彼便私圖寧顧公義一聞斯議則所以曲
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三則鄉居殷富之戶田連阡陌貨充
市肆有司將興大役而公帑不給未免以佚道民或益之丁田
或派之夫役或假之船楫或勸之米粟皆其所預計而恐及此
彼且自成村落自列廛市不圖有城之利而惟計築城之擾一
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四則官府侵漁及
奸頑逋負之徒或解運正色之外挪移隱蔽以資溫飽或經年

積欠之數輾轉延挨以冀遷脫不能悉舉有司以不給之故亦未免取償於此輩非惟不保其利抑且因此獲譴未見城之完而先見家之破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夫此四者皆小人之私心也而所以得行其撓阻之計則每駕辭於公而使有司之必吾信又每啗其左右以陰致其辭而使有司之不吾覺蓋凡爲有司者孰無愛民之心則重役固所憚也孰無惜財之心則煩費固所憚也有司方懷此二者之憚而小人之辭且首及之已覺其甘而易入矣乃從而蔓其辭曰城一築則怨讟之釁自此開矣城一築則漁獵之謗自此起矣城一築則經久之役將以官延淹此城也城一築則董率之勞將以

官奔走此城也又從而蔓其辭也城加於山將不利於官司也城加於山又將不利於科第也如前之辭若惓惓爲有司之忠臣如後之辭若懇懇爲舉邑之大慮且復乘其易入之隙而投之雖至明哲能勿信者寡矣無惑乎城之尋議而尋侵也然則何如曰小人知爲一身一家謀不知爲一邑一邦謀小人之謀可以行于爲身爲家之有司而不可行於爲國爲民之有司一時之重役可憚也而百世之永逸此城實貽之一時之煩費可憚也而百世之長利此城實貽之使有司垂百世之愛夫然後爲有司之忠臣使舉邑受百世之安夫然後爲舉邑之大慮况城加於山又古人守禦之深計蓋使外崇內卑則客兵一至或

常昭合志卷之十一
憑高以窺虛實何以爲蔽或據險以肆攻擊何以爲守雖有城猶無城矣蓋築城所以固一邑而據山又所以固一城者也使爲賢有司者明燭利害之大端屏却撓阻之傍說近監剝床之禍遠圖安堵之休則當道有協濟之策而費可以無憚於煩小民有子來之義而役可以無憚於重矣

瞿景淳重建常熟縣城記

文徵明書

國家疆理天下海隅日出罔不供賦而歲入之多國計每取足焉者則蘇州爲最蘇州之域領州縣凡八北控大江東漸瀛海爲府治後戶稱重地者則常熟爲最縣故有城久廢不治每有寇竊居人不寧一時守土之臣與一二縉紳亦時議修築多撓

浮議幸事稍平則棄置不復講率以爲常嗟夫天下無事則關隘盡除外戶不閉萬一潢池有警而城守不設亦復何以禁暴亂安黎庶哉吾聖祖肇造區夏四夷罔不臣服而近海州域特設備倭官軍先事之慮蓋如此邇來倭夷倡亂雖旋就撲滅而蜂蠆竊發爲毒不少我一二縉紳乃以城事白邑令王公王公讓曰城吾責也然不敢專將聽命焉迺白郡守林公林公曰茲邑邇江而不城是延寇也乃遂進白巡撫都御史彭公操江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孫公巡江御史汪公凡承命秉憲有事茲土者皆以次白先是孫公陳海防事宜以上海嘉定常熟俱分海濱繫要衝而無城可守已具疏於朝迨縉紳議入彭公蔡公

汪公僉以爲然遂相與定計下其事於王公公乃卜以六月甲
午日興事度基立表鳩工斂材量能授任先城丈許以準其費
出納有稽勤惰有督拊之摩之課之責之趨事之民罔不競勸
不數月而城成其西枕山麓迤北而東而南則阻水爲固四向
各門門各有樓傍爲水門四以通舟楫虞山一門上據山岡仍
冠以樓瞭望便焉襟抱周密風氣益完近而察之則樓櫓內嚴
谿山外周倉庾獄市區分不擾遠而望之則連引吳會控制江
海形勢雄張隆然巨防登城四顧山若增高水若增深屹爲望
縣公乃告成事於諸公諸公各嘉迺績進而獎之維我一二縉
紳乃相率造於庭採民歌謠以爲公頌謂余職載筆且獲與觀

其成也屬余紀其事余謂非常之功固非拘攣之士所能決卽
有過人之才非先有以服衆心則亦不能決何也一蔽於私則
羣議易撓也邑城傾圯日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創始且居民
業已侵爲田廬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爲難王公初亦重此役
然廉潔無私自下車以來剗削浮費不以一毫煩民城事旣起
雖錙金斂散必慎必明故令行而人不敢撓亦其有以先服衆
心也撫按諸公復相與協謀無復異同使公得展布四體以樹
保障之績是以皆可以爲決大策定大事者之法矣城周一千
六百六十六丈有奇高二十有四尺厚加三之一費以金計者
四萬九千七百六十兩有奇王公名鈇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

常昭合志稿 卷之十一
令茲邑他善政不可勝書城其最大者云嘉靖三十三年歲在甲寅三月既望

楊榮修學記

宣德癸丑常熟重修廟學成吏部稽勲主事錢衡世家斯邑少常遊是學來請於予曰學在縣治東南其地隆然以高宏然而敞剏始於宋至和重修於開禧端平而再葺於元之皇慶至正其間政教興替靡常未可以概舉也洪惟國朝文教聿興洪武庚戌教諭朱昭來掌事時學之制左則殿廡戟門櫺星之赫奕右則講堂齋舍庖廩之畢具其後則有子游祠先賢堂蔚然可觀歷歲滋久上雨旁風浸以圯壞未有能振之者近西江羅教

諭汝寬典教茲邑慨然欲作新之計其工費浩繁慮有弗給乃先度其力可爲者爲之若廊廡講堂齋舍門垣及先賢祠宇皆循次修葺惟禮殿未之能也壬子之秋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暇日視學宮見汝寬用力之勤亦慨然曰學宮責在有司吾輩視其頽廢而不加力寧無愧焉乃各捐俸以倡訓導徐萬鑑翁此力贊助之命耆老平孟悅等督其事衡適得請於朝歸省墓乃奉白金四百金佐其役仍率邑之好事者王惠吉陳崇道張士良錢汝周楊顏等捐資以助於是聚材鳩工殿之梁棟椽桷瓦甍墻壁之毀者易之帷幙器用之弊者新之聖賢像設章服則繪飾之與汝寬先時所修葺者輪奐華彩相爲炫燿焉是役

也不煩於官不擾於民而率以時就誠可謂難矣敢求一言以
示不朽予嘉佐邑者之得人又嘉衡之能輕財而知所尊也故
不辭其請而爲之言曰學校育材之地風化之原爲國家先務
也天啟皇明大一統文明之治開萬載太平之業在內則立
監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學而學之規制蓋已超軼漢唐宋
元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皇上嗣登寶位尊崇儒道凡一言
一動莫不師法孔子以宏堯舜之治而又屢詔天下修理廟學
然郡縣之吏能奉承者鮮而常熟邑佐李子廉郭南知其所重
一新學宮可謂能祇順德意者已夫常熟乃子游過化之地子
游聖門高弟也則今縣之令佐與夫爲師生者優游於茲當何

如哉必景仰賢哲修舉學政且務爲己之學盡乎孝弟忠信之
道勿徒銜名譽徇利祿以負國家建學立師之盛意則庶乎其
可也故以此復衡之請且告其邑人焉

吳訥尊經閣記

常熟爲吳國子游言公闕里公北學聖門身通受業因文學得
聖人一體以化洙泗以南朴鄙不文之習澤及後人深矣癸亥
歲五月朔訥抱病家居教諭浚儀趙永言奉書來謁曰常熟縣
學首創於宋之至和重建於端平之初左廟右學大成殿後有
言公祠祠右有明倫堂正統元年丙辰永言承乏是學知縣上
虞郭南縣丞分宜李子廉撤堂新之越三載知縣郭南又撤兩

齋改爲重屋并市學東民地重建射圃以便諸生習射辛酉冬
縣丞新建陳澄掌邑事永言曰郡庠舊有六經閣吳庠近建藏
書樓本學曩承太祖高皇帝頒降大明律等書暨太宗文皇帝
五經四書大全等集俱置無下地土卑濕霉雨蒸滷倘得樓閣
以藏庶盡其宜貳令聞而善之廼撤堂後寢屋捐俸爲倡復勸
邑人伙助錢米鳩工市材建閣五間二夾室名曰尊經之閣時
縣令郭南公出而歸因出俸米完其未備經始壬戌季秋旣望
落成嘉平之月哉生明之日敢求一言垂示不朽然永言讀諸
碑誌心竊有疑宋寧宗慶元己未徽國朱子爲知縣事孫應時
記言公祀後二十八載理宗端平丙申魏文靖公了翁爲邑令

王燭作新建學宮記惓惓然表章朱子記文之說至篇中引禮
書云時人以典禮質問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三代典
章之遺賴之以有存焉此朱子未言者若記中所謂南方之學
得其精華及一灑媮懦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此二事文靖公未
嘗發明幸併開釋以告後學於戲訥早游邑庠觀明倫堂扁左
刻新安朱熹書右刻稽陰王燭立稍長讀丹陽公祠堂記竊有
得其一二焉按隋書儒林傳序云南北所爲章句南人約簡得
其精華故朱子記稱子游簡易疎通高暢宏遠意必敏於聞道
豈非所謂得其精華者自古而然耶又按荀况非十二子篇云
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朱子於是引而不辨

常明合志稿 卷之十一
夫子游聖門高弟論子夏弟子之學知大學之本治武城知禮樂之道豈有苟况所議者乎苟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乃議及子游故朱子記云願諸生勉進所謂本所謂道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灑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期望後學至深切矣洪惟聖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以儒術化成天下卽位之初詔天下立學校遴儒師訓迪子弟厥後設科取士以四書五經爲主本其四書集註詩集傳周易本義書訂定蔡氏傳率皆朱子之說迨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大全凡悖朱子者弗錄今作閣記舍朱子之言何以爲言哉朱子嘗有言曰道在天下原於天命之性行于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出聖人之手存于易書詩禮春秋孔孟之籍至後世國家行事之迹又皆有史臣之記凡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齊治平之道禮樂選舉食貨兵刑之制靡不備著于中昔之爲師者以是爲教學之者以是爲學今學者類多記誦剽竊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勉而卒就小人之歸然豈專在學者之罪亦典教者不知爲教之道也於戲朱子集周程張邵之成以續孔孟之統當時廼有記誦剽竊之弊蓋朱子之學雖不能行之于一時而實大行于今日則今日爲師爲弟子者其可不以朱子之言爲法爲戒以無負國家建學毓賢之意乎昔者張伯玉記吾郡六經閣曰諸

子百家皆在而不書尊經也夫尊者恭敬奉持之謂豈徒尊閣
奉安而已抑又惟吾邑山水明秀登閣則一覽在目竊慮昧者
罔思天朝祖宗頒降經書在上或說讌閣之上下或酣營之餘
追逐笑嬉非惟墮于相鼠無禮之惡而墮于嗜飲食無廉恥之
賤矣愚也年登八十筆硯久廢故是閣之記五年之間屢辭邑
官之請今則弗克終辭者蓋欲因是盡悃幅以告鄉邑後進俾
勿悖先聖之訓也若夫本武城弦歌之政推廣學道愛人之心
此邑之令佐所當自勉以求無忝其職者然亦耄老之深望云
李傑修儒學記

立學教士自唐虞三代已然其制度沿革與夫所以爲教考諸
經可見矣我朝立學徧天下悉取聖言及先儒格言大訓輯錄
成書俾士子誦習服行教之之術視古皆詳故雖遐陬僻壤文
風丕振而况常熟爲姑蘇上邑密邇皇都沾被文明之化最深
以久士之育才於學而登賢科躋膺仕者獨盛於南畿諸郡顧
廟學歲久滋弊弗稱具瞻宏治癸丑監察御史河南劉公奉詔
來巡思振士風必先學事乃卽贖刑之金以爲修飾之費廟自
聖賢像以及禮殿兩廡戟門櫺星門煥然維新學自師生舍館
會饌之堂習射之圃以及碑亭坊表翼然加飾經始于甲寅之
春不五閱月而告成於是闔學師生謂予宜有言以紀成績夫
祇宣上德以興學爲首務劉公是舉可謂能盡激揚之職者矣

吾黨之士所當自勵以副良有司之意宜如何耶嘗聞之魯穆子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云者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若東魯聖人是矣立功云者若臯夔稷契協和神人以贊化源立言云者若周程張朱倡明理學以詔後之爲士者所以希賢希聖圖垂不朽之盛事舍是三者何以哉常熟自言子游氏北學聖門列于文學之科蓋古之立言而庶幾乎立德者使其大用于時則禮樂之化不但施於武城而臯夔稷契之功可立致矣於戲今之人才卽古之人才何子游氏奮于百世之上而後之聞風興起者寡也豈科舉利祿之學有以奪之耶朝家立學教士之意殆不如是吾黨之士知而戒之豈無踵子游

之芳躅於百世之下者哉劉公名廷瓚字宗敬巡歷所至風采凜凜爵祿蓋未可量而知縣事澶淵王綸教諭徐朝翰訓導王淑陳暢皆協力以相廟學之成者也是爲記

瞿景淳重建文學書院記

永嘉王公治常熟之二年乙丑政修民和百廢具興學宮之左有吳公祠公旣展謁因嘆曰嗟乎茲固先賢吳公之鄉也國家方以文學造士今僅有祠而書院不立造士之制無乃缺諸且嵩陽嶽麓顛有書院矧茲爲吳公之鄉而獨缺焉固有司事也乃相地於邑治之西得廢圃一區介兩憲院間西枕山麓顧瞻則吳公之墓在焉公曰可矣乃白之按院溫公溫公亟是之首

發贖金若干助其役公乃度基址計丈尺具材用卜日興工其地南阻民居乃東闢爲書院門內稍虛其南爲坦途北折爲表曰南方精華言南方文學肇吳公也門內爲池樹以綽楔表曰洙泗淵源言吳公之道本洙泗也又進爲學道堂揭示遺訓俾士民知所興也堂北爲祠門中建祠宇旁翼以亭自非瞻禮門不輕啟明有敬也堂之左右稍北則對立書樓稍南則對立號舍各蔽以牆出入有門升降有階士之肄業其中而升堂問難者咸得霑時雨之教也吳公故有專祠然僅有俎豆而不足以聚生徒則崇教之道未備今書院之立奉祀有祠講道有堂藏書有樓肄業有舍規制宏敞真足以報吳公之德而慰吾人景行之思矣余獨念今之以文學名者或有異於吳公也吳公之文學蓋篤其實非徒飾空言者若今之文學徒飾空言爲干祿之資爾無乃有異於吳公乎世有豪傑之士必有不安於科舉之習而以操履爲重者矧至吳公之鄉而依其門牆可徒浮華是競以忝吳公乎是可以省矣不然邑故有學校豈不足以造士而司教化者必勤勤於書院之立哉

陳寰新建先賢巫公祠記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崖青嶂溪河逆折縣城北故環之緣爲西關萬井聯轅其椒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觀內有七星古檜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

有宋學士丹井銘歲時習朝儀于此爲祝聖道場觀之西有嶽
廟有張許關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間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樹鑿
壙死將塋焉嘉靖戊子冬大巡撫荷峰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
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別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
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亦皆鄉賢設木主廡下乃
退坐明倫堂進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既畢復進一高等生
俾講子游既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若此今爾縣崇
奉鄉賢而乃列咸父子於子游兩廡於義何如瞻享既感神必
靡寧此官府責也然事在學校亦漫無建請何耶諸生皆稱謝
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古碑鑿五大字

曰商相巫賢塚皆古人八分書縣令孫應時遂建祠宇碑記尙
傳今青龍岡地雖莫可考然祇在山麓無疑於是爭舉鄉民壙
地僭踰非制請禡爲祠甚當公乃付之縣令胡君君因出公帑
償鄉民價命歸壙石留其內門及堂廡橋道後建正殿以奉二
木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
大夫及齊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臺素藁
與松林竹石相掩映莫不深洽輿情佇慶怵頌美胡君與二令
洪君熊君輩以寰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垂
不朽寰不可默竊惟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若公父子則豈
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召公曰巫咸又王家而朱子集

楚詞註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蓋因事有指一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有正邪道固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臯夔稷契之所行羲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玄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哉卽其有功世教如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况於所生之鄉而今且弗稱固宜當道諸君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嗚呼殷商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商周人物已盛若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爲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若何而可哉遠勢忘利反身踐實蓋不必追惜咸又而所以爲道術者必大必正不徒事文學之末以僅取科第而所以爲臣子者必恭必敏人以勵行等而進之以希聖賢如是而經傳遺教以及今日祠祀之新庶無負耳苟不能自振流與時俗溷焉則東南西北來往具瞻身過祠下而心惟之其能覲然也竄敢敬持是說願從邑之後賢同志所戒勉者

楊一清修吳公祠記

成化己未冬監察御史鉛山胡君漢按節三吳過常熟祇謁先聖退謁先賢吳公子游祠祠偪禮殿隘弗展君顧瞻盡咨乃進蘇州府同知華容毛君瑄曰吳公大賢常熟鉅邑維祠堂僻弗稱殆非所以崇明德勵風教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毛

君曰諾爰率諸博士弟子度地於學東偏遂承檄任其事然本以義舉不欲勞民力時教諭天台張景元捐俸首事邑之士民尙未丕應無何蘭江祝君獻起進士爲邑令用君意勸誘屬人聞者風動共伙助之乃卜吉命義官董其役隆棟厚礎旣轟且安堂室中嚴門廡森列經始於丙午春三月至次年秋七月訖工議者猶病祠地前迫義官趙璧市民居以廣之由是若然開朗視舊觀不啻數倍耕農販夫但見新祠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已也毛君寓書鎮江屬予記嗚呼時至春秋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邁迹勾吳北學於中國開東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

大先民有言盛德宜百世祀故鄉先生沒則祭諸其社尸而祝之公道德之在天下者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爲之特祠以奉祀仰止景行之意於是乎存夫祠不祠不足爲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化其下者有司事也胡君方稽覈戎籍顧能於風教究心君子於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夫爲政爲學公所受於聖人之家法具在凡吏於此而不能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茲而不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皆棄於公者也因以麗牲之石併著之

桑悅重建吳國言公家廟記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歸爲東

吳興文教之祖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會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君爚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葺至今惟祠之於家者或有興廢繫時與人何如本朝巡撫工部尙書周公忱及健令甘君澤皆鼎新之後燬於鄰災四明慈谿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爲事於公之裔周其學費婚其未匹旣爲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五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廟公時嘗求紫陽朱子爲之記凡公高第聖門與能化過於吳大畧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謂文學者當以爲鄉之後人

告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爲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爲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道卽我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爲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爲文學特藝焉而已耳所以漢唐諸書以儒林文藝分爲二傳抑彼揚此意深有在杜子美詩亦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若公之文學誠可謂

守明合元科 卷之十一 三
道德博聞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
爲儒者不過鋪啜簡策二尺四尺之糟粕爲出入口耳四寸之
妙用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凱亦畫餅充饑曷
足以窺聖學之一斑而况淺識謏聞之士稍能呼風喝月抽黃
配白卽以小才自恃渴思吞海狂欲上天不復知身心爲何物
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
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學道爲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
則言子之文學在是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嗚
呼是可一蹴而至否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死公之心在是
庶幾齊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與夫明窻淨几

之下皆爲公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爲公
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爲公之佳子弟以
是爲一瓣香爲五十席爲七十物以供以獻猶爲過之而今日
棟梁亦可化萬間之廣厦大庇學公之徒也予辱與公爲後進
雖願學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卯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
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
勉宏治己未八月望

陳察重建讀書臺記

南沙偉望爲虞山山東南麓有致道觀觀後有臺世傳爲梁昭
明太子讀書處宏治間浙東楊名父先生來令構亭以表未三

紀亭蕩然矣君子惜之金川鄒晉卿貳茲邑會余謝職滁陽赴
潮海道雲澤鄒因晤余入觀循廡旣折而東北登陟幾百步松
竹深中得遺址巍然峻突卽之則平直天成負層巒面平湖若
文廟經閣若邑治諸廨宇若四民邸第暨郊垆農圃江海遠峰
氣象萬千畢獻目睫胸次一開因嘆曰勝哉斯地良稱書臺亭
宜復無何余南邁令尹黃州胡君文明協鄒是構古跡以彰第
棟柱悉以木制度卑隘上兩旁風顧瞻猶歉中州柳川沈侯君
叙繼令于茲器度廓如圖新庶務尤急興賢敦化又明年政通
人和而崇文吊古益勤靡倦捐資鼎建柱以貞石廣隘崇卑莊
重有加震凌無虞邑士大夫暨耆民屬余記之余竊感夫昭明

距今千有餘歲葺爾一臺獨久存且來人表章誠重讀書也臺
以人重人以書顯善乎其讀書也或曰君子欲自得曷以臺爲
亭抑未矣噫是或一道也自得信吾當務也論世教不有樹表
風聲之典乎讀書如昭明有足稱者夫貴爲儲嗣富有方物不
期驕侈乃克通誦五經數行並下過目皆憶賦詩劇韻屬思卽
成斯亦難矣比長克省萬幾內外奏有謬誤巧妄辯析可否斷
獄稱仁寬和容衆喜怒不形固曰天質過庸而讀書之力其可
誣哉史稱性愛山水不用絲竹勸者慙止意其爲人崇雅悅儒
志專文學介居擇勝清兼心迹者也使天假年繼統爲政梁祚
之大以遐蓋未可量然則斯臺擅久信非偶然之故斯亭之復

殆無愧乎樹表風聲云登適者試思之書一也善讀者德性若
是達于用若是臺至今重吾可不務乎蓋凡因述求心希先以
上達者概可得于俛仰間斯舉亦有相之道而豈徒哉曰虞仲
清權德高千古子游禮樂道契聖心二公遺芳孔邇過祠則式
經墓則吁不假外求得師也已雖然學何常師宅心砥行吾從
至讓學道愛人吾儀丹陽公博文繕性敏政吾兼資不遺乎昭
明食實采英敦本該末主善協一歸成吾美夫何不可是則斯
舉固君子所不廢也廢修而前哲表章往而將來勸回視直觀
美資燕遊而于世教邈無與焉者有間也抑楊公輩式開厥先
若今柳川實克繼志以大厥成規模宏遠矣後來君子能同此

心尙嗣葺于永永哉

鄧靛梁昭明太子讀書臺銘

虞山致道觀之東有臺歸然而峙者志稱梁昭明太子統讀書
處也其上故有亭廢久矣往歲邑大夫慈谿楊公嘗一新之未
久輒壞嘉靖十二年宛丘沈公來縮縣章縣連有水旱公悉力
措其政無暇登眺滿三載將奏績北上乃周覽邑中古蹟登于
臺客有以亭起廢告者公曰昭明太子爲梁賢儲副其所著書
若文選一集有益於作者茲可使泯其蹟乎乃斥俸餘作新亭
其材皆經久計芟剔榛翳理其磴級暇日往觀而樂之他日屬
邑人鄧靛撰臺銘者人某出昭明刻像公命繪者摹之併刻於

亭中或疑昭明儲君理無遠駕而史稱其性好山水常出遊今
鍾山當塗皆有其讀書臺而常熟當其時列在京輔山水稱佳
觀有其撰招真治碑知其至此不誣也夫古之有國者固亦有
遊事而昭明獨以書往其好學足稱云今之臨民社者以簿書
微歛擊斷爲舉職於古事漫不致意若公之爲邑清慎公溥治
以最聞而又多所建設是舉也可以見其崇古懷賢之意願韋
膚俚莫稱嘉委不得讓謹具銘如教楊公名子器字名父公名
宏彞字君叙皆起進士銘曰

蒼山橫陳東闕其首長松攬天下有隆阜黎老曰咨往牒有書
厥始營者蕭梁之儲賢美大圭志潛緇帙循海而東茲焉駐蹕

羣玉所度游燕所披載以白鹿霓旌祁祁于臺于堂延冲納爽
山空月白如聞誦響帝子所誦我莫敢知意所好者世之瓌奇
豈無儒工叅侍瑠席掇遺舉要斷自乃臆文選之輯流功菘林
垂憲淳古待于鈎深我觀梁德亦匪克競魚肉殘宗儲也爲盛
學以輔孝鶴禁宵檠乃闕其賢不弭奔鯨含章永福與代俱謝
維邇遺基不傾以亞冶遊莫唾牧豎罔登護之榛荆爲有昭明
架之鑿樞植以楹礎舊觀復還令賢好古嗟爾媚學有書如山
遐探靜治儲也猶然洗心踐言翦薶蔓葉古學如是與臺及業
吳訥重建常熟縣城隍廟記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

法教祀典糅瀆不經馴致禍災薦起民墜塗炭廼屢勤睿思建
立制度正名定分爲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
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
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
熟循元制爲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二年已
酉州改爲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
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閒雜及泥塑神像於是
改題木主曰帝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
者基地湫隘改造于西隅袞繡坊北卽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
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

善惡以貽禍福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
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辭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
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本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
蠹剝落日就頽圯今知縣事郭南深懇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
資以爲衆倡縣丞陳澄等相與協贊乃市材僦工經始於正統
庚申落成于次年十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訥
致政歸老者民李渭龔龔時璠趙緯等相率謁文垂示永久竊
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爲先
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者也
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祀記然無

所謂封爵配祀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澂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穎陰侯灌嬰配食豈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褻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幸豈淺淺哉予耄眊筆硯久絕茲今弗拒衆請者蓋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于違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暨鄉邦友士尙鑒茲哉正統七年歲在壬戌十月吉日

錢仁夫新修城隍廟記

城隍廟自京師以達郡邑皆有之其神位號前代不經我太祖

高皇帝詔令天下祀典神祇皆從山川名號一洗前代之陋習其神之職在默相政教康保兆民不既重與凡有官守者蒞政之始必詣祠下與神誓蓋人心交於神明有不可誣者常熟縣城隍神廟在縣治之西背山而面陽有堂有寢左右有廡前有重屋爲門有道流以守之自成化初邑令澶淵甘侯宏濟撤其舊而新之歷今三十年來日就摧廢無以妥靈揭虔今令王君大經亦澶淵人也以進士領邑謁于神欲新其祠以歲歉不果踰三年爲宏治乙卯政務粗理喟然嘆曰廟之弗葺予則有咎遂捐已俸以倡而寮案相與贊成之始事於四月望日告成于五月之下旬堂寢門廡黝堊丹漆悉歸舊觀而又益以前軒易

新肖像邑之士紳嘉君之治民事神知所先後謀於仁夫請記其成立石以告來者仁夫因是而有感焉常熟俗崇事神自廟迤邐而西半里神廟並列雖非祀典所在然有禱輒應民日奔輟擊牲陳醴其禮甚謹有如城隍之祠朔望有司展謁之外香火稀簡其庭悄然謂之何哉蓋民固愚非有威靈以警動之則以神爲不神而怠心生焉今夫神之職之在於默相政教康保兆民是福也民蒙之而不知不知則無所事於祭賽且神以聰明正直爲德其責乎民者豈若世俗之情哉而爲之有司者常先民以致敬今者祠宇之修是亦牖民之道也夫祭不欲數數則瀆祠不可壞壞則簡請以告之邑人而爲令誦之是爲記

張采唐墅周孝子廟碑

常熟北距三十里曰唐墅有周孝子廟廟神故宋理宗時人姓周諱容相傳固唐墅人平時事母孝病且死持母不忍絕死越日降其家呼母曰上帝監兒孝勅爲神遂著靈爽見光恠進士趙必鐸上其事封曰靈惠侯迄今四百餘年里中旱澇以祝祈報由辟以祭盟誓以質生子藉神姓僉呼周歲時神生日畢拜廟下傳曰明德維馨以孝列祀馨也大矣儒者曰孝不過虞舜文王曾閔百世之師也師立人道以明治在上在下于彼于此百物之神也神立神道以幽治人道治而民可使由幽道治而不可

使知故曰孝悌之至通乎神明將告廟下拜者曰神故孝子爾
有父母曷念諸神將視爾告周名其子者曰呼爾子如神聽然
爾子恩斯勤斯父母固如斯且不辱其身不差其親是之謂孝
則肅肅厥廟胥顛弗敢匪彝悞淫以速戾審如是孝道四達天
下其平矣吳地處處建侯廟常熟在祀典而唐墅尤專推本所
生以及其里人之事孝子也猶有親親之義夫爰作樂神之歌
以侑祝而鐫諸石歌之辭曰神之來兮猶猶歸貊貊兮天休迓
雲車兮舒靄齊吳榜兮安流奉明水兮階下竊鼎俎兮大假神
陟降兮旦明人聲上兮頌雅雨暘若兮良苗干戈止兮逍遙驅
豺狼兮遠山之隈道厲鬼兮疾疢消滕前侍兮甘旨率妻孥兮

止喜兄弟樂兮孺航家人宜兮集社神四睇兮相羊歷畝丘兮
故鄉父母託斯兮華胄神且受職兮均康此中人士兮親只神
歆神監兮聞章

釋妙聲重修崇教興福寺塔記

常熟爲縣卽虞山而治焉治之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間文
用禪師開山初禪師善宮宅地形之術暇以其說相攸而言曰
茲邑之居右高左下失賓主之辨宜於蒼龍左角作浮圖以勝
之言於縣令李公闔之李善其說乃除沮洳大築厥地而塔其
上僅六成而師沒咸淳間有淵塔主者悉撤其構更建今塔其
高九級時日觀溫革爲製化疏遠近響應財施雲委遂落其成

上施露盤表以金利周設闌楯金碧丹雘上下煥然巍巍峩峩
爲一方之巨觀矣人謂淵公卽用禪師之後身也爾後縣升爲
州風氣益完民物富庶蓋實陰相之焉閱歲浸久觚稜檐楹日
就墮陔識者懼焉洪武八年寺僧惠大合衆施而興之十六年
癸丑工始訖舊觀旣復來瞻來依人用嘉歎欲求書其事以示
永久昔晉沙門曇彥與許珣同建塔於越城未就而珣亡至梁
岳陽王蕭督來鎮越彥猶在乃告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
今如故督恍然悟其前身今紹興應天塔是也由此言之則淵
公之爲用禪師後身也無疑又安知今惠公非淵公之後身乎
來者尙有感於斯文也哉

趙士春三峰禪院碑

三峰禪院者舊各山峰載在明宏治中桑府判志其禪院創建
見于嘉靖中鄧孝廉志山門臨烏目澗元至正間盧鎮志云頂
山之南有烏目山界于山有烏目澗卽其地也宋李堪烏目山
詩序以爲登水木之虛室遇煙霞之美夜是則地稱靈秀自昔
已然明萬歷庚戌梁溪漢月藏和尚來寓常熟一日遊虞山北
麓望人煙一縷起深樹中曰此其上必有隱者攀藤附葛登之
而古院沉寂谿流繞門漢月樂之主僧見其氣宇非常遂請住
此山虛檐鏤壁草屋蘿牆饑飢窮飈之聲與鐘魚相應當其明
年清信某輩破家爲三峰豎刹竿

某輩卽里人包涵虛載三峰志

自時厥後先

中憲畢生唱導邑人之檀護淨財雲湧余父子亦爲之欣助香
樓金道架壑梯岫佛殿禪堂炫朱耀碧以至飯僧之田養老之
室普同之塿無不以次庀治五六十年法王之願力始大備今
漢月法嗣遍南浙皆曰三峰真種子云按漢月之住三峰年已
四十矣誓立死關究竟大事忽聞窗外二僧拗折大竹聲若迅
雷于是思維頓絕人法俱消又推窻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
然天開古尊宿生平脫白之地學人奉爲祖庭宜乎方袍圓頂
之徒必具一瓣香向三峰片席也前後卓錫者多全德道器大
樹千華豁堂俱順寂檠蒼應天都之請確庵擔荷有年締構甫
竣一瓶一鉢退處華山二公高致使人想見于雲海鋪黃天池

漾碧之間近之監拂拈椎者碩揆禪師也條衣肅肅庶有典型
語云禪律相輔而行碩師真得之矣茲院之後有三阜隆然而
起漢月以是改爲三峰及其得力于洪覺範所著宗旨更署爲
清涼院今仍其舊名三峰禪院詮次其緣起若此俾後之紀載
名藍者有考焉

陳瓚海虞白雀寺記

古虞白雀寺距縣治二十餘里東倚虞山西掖大海蓋妙境也
梁天監二年有僧志圓者善風角曰此地曠而民愿邇佛教庶
免塵劫乎乃建茲寺寺名白雀何粵稽伊始有白雀來巢是以
傳此名也而後之神其說者言人人殊遐無所考矣惟時剝時

復時革時鼎則自大梁來僅僅可邇也一歷前元幾鞠草莽我
皇明正德丁卯間有僧明慧再振而更新之越嘉靖癸亥復頽
圯余適以言罪歸道人明淨來募茲緣盡出諸名公偈言證之
余謂其功巨而難就也越四年丁卯聿登乃績矣道人乞余言
志之余方荷聖德虔始蠲青揆衷膺召之日星言邇往弗遑言
也而道人固請之因有感而言剝者復革者鼎空空色色其輪
轉於恒河沙間者佛亦乃爾耶自茲了然天行之數年寺有殿
若干楹堂若干楹廊廡若干楹悉自明淨募成之噫若明淨者
蓋濟志圓之源而揚明慧之波者也丁卯一週事若繼起無常
住心有常住住佛固有然矧茲人事是爲記時隆慶元年仲春

穀旦也

宋濂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
招真之治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則正浚井得藏丹石礧
啟之化爲雙紅鶴飛入尙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然邇年井且廢
莫知其所周尊師元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構亭覆其上
時皇明洪武元年也然仙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
海虞者舊廢而今治豈元學復興之徵歟

銘曰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爲液養萬物神丹浴浴赤如日有
夫元巾發我室雙禽衝霞飛秩秩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

天地畢

楊儀迎恩橋銘

嘉靖六年冬黃梅胡侯鳳以進士出令常熟甫期歲教化既洽
百姓趨令廼維邑中有大橋曰迎恩肇建自宋建中靖國元年
十月十五日乾元宮道士李則正以木石雜爲之至今四百六
十年矣欄楯崩壞梁柱朽折侯順民志相揆厥功易木以石以
己丑孟春聚材三閱月而畢工縣丞洪君文林熊君暉主簿李
君琮劉君繼實贊其成吏部進士楊儀居依橋左狀而銘曰琴
水東注其源出虞長流有截橫受其趨利涉國中黔黎所須侯
德光亨維遠是圖析堅合異易其朽枯坦兮洞兮輻輳通衢湯

湯放海盈於江湖維若德教萬民以孚小以著大其在茲乎

常昭合志卷之十一終

本邑博文齋
德局



常昭合志卷之十二目錄

集文下

集詩

雜記

舊序

上海圖書館藏



常昭合志高

卷之十二目錄



晉郡合志卷之十一目錄

國朝

邑人陳祖范常昭分縣初議
周禮序官首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王制云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
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華者折而不絕也離者絕而不
續也此皆古聖人經世要旨也邇者聞制府有分設十三縣之
請方候

旨

舉行而常熟所分之縣卽福山小城建廨宇焉夫利不什不變法
害不什不易制分縣之利未見而害頗多端然非草茅所敢言
也就分言分似宜卽城中另設一署如長吳兩縣東西分轄倉

卷之十一

集文

版不必更造鬻序不必更立市肆不必更張民之輸將控訴者
仍不易所則在官有分理之逸在民無分給之擾不勞民不傷
財更制之善者也福山僻在海壩現受海災平地水深三尺營
作新邑竊恐有後患卽欲別建縣治亦不宜在彼然上臺既有
定見亦非草茅所敢言矣請就福山而言分土之法古者建國
必度土中爲其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建邑亦然常熟治四境之
中東西南北遼者不過四十餘里今也割其半則當以虞山爲
樞循山而西以浪澄塘爲界循山而東以梅李塘爲界不足則
以縣治東之白茅港抵徐陸涇爲界凡在虞山之陽者東南西
南仍隸常熟凡在虞山之陰者東北西北割隸福山如此則管

轄近而道里均矣今聞欲斜跨西南以州塘爲界而四十九都
等處反舍近而隸遠是周禮所謂華離之地也非辨方正位地
邑民居必參相得之道也何則四十九都等處到常熟南門水
路五十里又四十里而後至福山別無捷徑可通一往反則百
七十里矣動涉百七十里而欲其依限完銀是日日道途也失
農業害一矣差吏到鄉其資糧屛屨勞費倍往時則需索民錢
必益橫害二矣冬月載米上倉或遇風雨竟日不得達達又不
得卽交卸栖宿無所狼籍道路浮費五斗而致一石其爲毒痛
不可深言害三矣民有控訴人命盜賊之事所貴朝聞而夕報
也今來告一日矣拘提一日矣案驗又幾日矣分縣之意本爲

地近則力易及効易奏耳今坐福山而遙控四十九都等處愈覺鞭長不及而奏効難也卽上官按圖而稽之母乃亦有疑於此乎夫數百年壯縣一旦剝而裂之闌出北門一步便是異縣或家在此而輸糧于彼或事在近而赴訴于遠固已牽掣擾攘而不便矣盡心於民者爲之公心區畫不計田之肥磽糧之多少於業已不便中重慮其大不便之處勿以一時苟且成千百年不可挽之局使此一方永有向隅之悲則庶乎民之父母哉
謹議

江蘇學政李因培重修儒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志據屋梁書宋至和紀年其前無所攷歷宋元

明代有修建

國朝數加繕葺其後析常熟置昭文而學則共之迄今閱數十年浸以圯壞邑紳士周爰顧瞻大懼無以興廢墜於是矢志殫力次第修復廟則大成殿而兩廡而戟門櫺星門學則尊經閣而明倫堂教諭訓導之署禮門坊表欹傾者正之腐敗者撤材而新之先是啓聖祠垣地爲居民所佔而明倫堂左右舊有齋舍皆夫役盤踞乃釐舊址杜民佔之私侵助夫役之金而令遷焉更葺齋舍東曰博文西曰約禮前臨河補其甃石之泐者後環小河就湮復疏濬之小大畢舉其所建畫以經久爲務而工力無所惜凡用白金四千有奇前知景州屈成霖獨出金五百爲

常昭合志稿 卷之十二 三
倡謀諸紳士以次出之貲自百金至銖兩悉視其力始癸未夏
迄甲申秋而工竣編修邵齊燾徵記於余余聞之憬然曰是可
謂急所重矣夫事不修則廢天下事之當急者孰如學校脫一
旦因循顧慮其後且至於不可修顧知此者鮮今邑士大夫不
以時緹費鉅汲汲焉修舉是亟既堅既飾不啻經始此其於本
末輕重之間吾知其識所務矣維時常熟令華陽敬華南昭文
令興縣康基田昭文訓導松江朱傳遠各勤襄事而凡輸材運
甃執斧操塲之屬事集而役不煩者則揀選知縣舉人屈曾發
原任靖江學訓導曹垌候選訓導鮑澐能經紀有條理例並書
陳祖范重修尊經閣記

宋張伯玉記吳郡學六經閣云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
尊經名閣蓋昉於此閣之下曰南華堂取朱子吳公祠記謂子
游爲人敏於聞道而不滯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
者自古已然歟今尊經閣爲學宮通名而南華堂則緣乎言子
他處不得而冒以有朱子之言也夫所謂南方得其精華者蓋
亦惟經學是謂隋書儒林傳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江左周易則主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
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
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朱子
之言所本也由此而推宋室南渡眉山著述流行于北程張理

學獨盛于南其亦南方得其精華者歟今者道一風同家遵
欽定之書人奮窮經之志無復南北區別久矣而吾邑獨以言子故
里獨占南華之號詎不美哉稽舊志閣有貯書千餘卷歲久殘
缺十存四五閣亦上雨旁風日就圯壞師儒絃誦之所將鞠爲
園蔬薪刈之場邦人士共有責焉歲壬申教諭吳中衡自元和
司訓來遷思率作興事以張厥職會有封知州錢翁飛鵬年八
十有七矣慨然曰此正務也豈不在我遂輸家財通庠門明倫
堂左右廊廡皆葺而新之兩月而竣約費千金有奇封君用勤
儉起家見義勇爲不以老耄自諉可謂加于人一等吾鄉子弟
亦宜三復朱子記中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譏夫苟鄉

以日子游氏之儒未必有當而朱子引之則或有感于當日吾
鄉風習而言况又數百年以至于今乎工成宜有記予忝執筆
謹述舊聞而鐫于申之如此
糧道覺羅雅爾哈善重修書院移祀巫相記
游文書院在山之麓距使署百餘步重門東向內爲重屋南向
今爲課士之所山長居之少西有堂亦南向前老桂數株藤蘿
縈帶後則翠竹千竿綠坡而上陰森極目岩石聳峙踞石而望
東西湖如在几席下余以署使篆洩虞集士校藝爲徘徊久之
愛其幽勝而惜其浸頽壞也迺偕邑令葺而修之期無廢舊觀
而已重門之外稍北附墻破屋數椽不能蔽風雨余初意爲民

居未遑過望也客有諗余者曰公亦知此爲商相巫公木主所寓乎余亟問故則曰巫公父子相商有功德見書君奭篇其爲邑人見梁昭明太子所撰招真治碑及史記正義今其苗裔猶僅存舊有專祠在城西明季廢爲營署木主無歸幾再遷而後寓諸此也祀事之弗虔也後裔之式微弗克振起也支帑于官而私諸其橐蓋巫公之匱祀已數年矣余爲蹙然歎息客又曰往者邑中之老嘗以移祀書院言于當事下有司議或以書院行就圯修葺爲難或以巫氏之後將因而侵踞弗果行也今公旣易其所難矣後來者體公德意一再期而修治之可以久公其從所請乎余曰善雖然講席之地不可以輟也伊唔之聲不

可以瀆也若奉主于少西之堂修篁老幹蔭映後先神所憑依宜無易此况書院之蹟悉仍其舊包絡于祠堂之外雖欲侵踞無由矣爰稽諸縣牒而信質之衆志而協諏日戒事奉二相之主以告而入焉於戲士君子立身行道得挂名于史氏記斯已難矣况其見于經爲孔周所稱道者乎而

本朝以來百年于茲又累奉

恩詔加意先賢祠墓而木主播遷享嘗幾廢誰之咎也余之始謀完

葺也慮未及此意先賢之靈爽若或啓之因緣邁會適愜于邦人士之願乎繼自今羣士肄業于斯肅容瞻拜思有爲者亦當如是相與勉焉以三不朽自勵則斯舉也于教事不爲無助余

竊有厚望焉

江蘇糧道蘇凌阿重建石梅游文書院碑

虞山在江南諸山中最秀其北麓有游文書院在焉蓋取漢書所謂游文六經之中而又合于先賢子游之文學此前人命各之義所由來也溯自

國朝康熙庚子邑紳言翰博德堅陶編修貞一諸人醵金購址請于前觀察朗山楊公爰創規模嗣是撥田規畫爲師生膏火數十年來鴻儒碩彥多出其中是虞山固毓材地而書院又儲材藪也顧歲久弗葺將就頽圯余泣茲土嘗試士于其中見敝陋殊甚方與兩邑宰謀所以繕治之適邑之紳士咸請曰有昔歲

捐賑餘貲在可辦也不足則願以私財益之余嘉此邦士大夫之勇于好義亟白之大吏得報可乃筮日庀材講堂學舍一撤而新之下至庖湍器皿罔弗畢具又慮諸生肄業其中或無以發舒精神涵泳機趣也院之東故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臺之下植老梅數十本又西偏有堂堂前古桂數株盤鬱可愛後則緣坡北上松篁掩靄蒙泉出焉向爲名勝地遊者趾相錯今則另闢一徑自讀書臺之右遶出院後而達于西堂其南復構三楹祀商臣巫咸父子名其園曰學山俾諸生誦讀之暇得以蔭茂樹俯流泉天機自來會心不遠以息遊爲藏修之助于是書院之事大備是舉也院則仍其舊而園則謀其新諸生其顧名

常明台志 卷之十二
思義績學砥行緬言子流風則思前賢竝歌之化撫昭明遺跡
則思古人讀書之勤緬巫相父王家則思人臣康濟之畧將必
有奮一簣之進而不甘于九仞之虧者人才輩興蔚爲世用以
仰副我

聖天子

子丞士育才至意則書院之設其不徒矣經始于乾隆四十二
年夏五月落成于是年十月邑之紳士以碑記請用誌顛末于
石時董斯役者襄陽言太守名如泗勦替者晉封主事姚君大
勲晉封中翰吳君名敬也又山椒舊有辛峯亭歲久亦圯形家
謂地脉所繫因並新之八十老人縣佐李維銓偕外孫郭汾郭
鈺實克贊其成云

糧道程光鉅書院蒙泉銘

附

涓涓巖泉清淑凝聚氣至機流沛然莫禦匪靜曷恒匪動曷著
雲竇有源試爲尋溯伊昔未達湛然中藏歷千萬禩韜厥聲
光孰啓其籥際我

聖皇

山川應運靈液流滂鬱鬱虞山先賢是宅帝子遺臺流風足
式天牖斯文泉飛講席一瓢洗心勗爾朝夕蒙以養正聖功
是基有列者泉若示其微體茲不息日進庶幾勿謂可待逝者
如斯

邑人蔣元樞書院學山園歌

附

虞山麓學山園入門一逕何紆盤借問斷崖幽壑誰闢此疑是

常明合志稿 卷之十二
五丁鑿破青嶺岼負山爲園學胡名學山至山學乃成竭來山
園恍悟學騁懷遊目皆有情山有臺兮臺有梅春風吹雪雪千
堆蕭梁帝子讀書處月明髣髴魂來歸山有亭兮亭有竹風戛
琅玕聲似玉虛心勁節渺難儔我懷君子歌淇澳山有堂兮堂
有桂月窟分香勝蘭蕙由來射策羨郗生欲折一枝還自勵山
出泉兮可濯湘一瓢甘列如瑤漿義有取乎蒙養兮非直潤爾
之詩腸山花發兮何爛漫掩映綠蘿張錦幔幾叢絢若少年文
五色雲霞光燦燦山之巔兮眺兩湖天開寶鑑懸冰壺空明一
片豁雙眼滌盡胸中萬斛汚山之曲兮撫喬松五株蒼鬱蟠虬
龍丈夫天挺不世姿後彫之節將毋同登山兮懷古有商作又

惟良輔清權文學兩遺徽隔林猶仰一抔土惟山兮鍾靈公門
桃李羅羣英鶯湖鹿洞芳規在夜深時見藜煙青學山園勸爾
學遊焉息焉欣有托東臬拂水盡邱墟茲園千載寧荒落君不
見

聖代文章氣吐霓六朝金粉陋梁齊園中會生書帶草有客共躡
青雲梯

江蘇巡撫湯斌請錄賢裔疏

臣伏見歷代聖主莫不褒崇儒學優禮先聖而

本朝尤爲明備孔顏曾孟及先賢仲由先儒朱熹子孫皆世襲五
經博士我

皇上崇儒重道復錄程顥程頤子孫

聖駕東巡錄周公子孫近又錄周敦頤子孫皆世襲博士聖賢後裔盡承異數甚盛典也臣躬逢

聖朝愧無以仰助文治謹按臣屬蘇州府常熟縣爲先賢言偃故里偃以文學著稱弦歌之化深契聖心其學道愛人一語可爲治行之準所稱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可爲取人之法蓋以詩書禮樂爲教孜孜以人才風俗爲先務視有勇足民精粗不侔矣嘗考禮記檀弓所載時人問禮者十有四皆以子游一言爲可否蓋其考禮論道必貴知本不僅在器數儀文之末可謂得聖學之精華者矣且孔門諸賢多產魯衛密邇聖居興起爲易獨偃

生長勾吳政教之所不通乃能奮起遐荒北學洙泗開東南數千年人文之盛其功之所及尤大且遠而後裔未獲邀一命之恩實爲缺典倘蒙

聖恩念偃之賢比例仲由錄其子孫以光大治化昭示來茲裨益良非淺鮮抑臣考宋太祖真宗高宗皆嘗親製孔子及諸弟子像贊故一代儒臣號稱最盛我

皇上道本生知學深宥密天文炳煥暉麗日星薄海臣民莫不顙仰倘萬幾之暇揮洒

宸翰

御製先聖先賢像贊頒示天下學宮傳之史冊當與典謨並重伏乞

睿鑒施行

江蘇巡撫王度昭請卹賢裔疏

臣惟先賢言子游毓秀虞山從游洙泗開三吳之文教得聖學之菁華名列四科配享已隆於

於後人前任江南學臣張元臣特疏題請以子游後裔比照閔子子貢後裔世襲五經博士同沐

國恩欽蒙我

皇上重道崇儒垂卹賢裔

俞允部議行臣衙門會同衍聖公確查子游後裔嫡派應授之人取具宗譜通族甘結印結保送具題前撫臣張伯行移行確查去

後今據江蘇布政使司金世揚詳據蘇州府詳報言子游七十
三世裔孫廩膳生員言德堅文品兼優委係大宗嫡派

康熙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曾蒙

召對行宮四十六年又蒙

欽取謝恩詩冊允宜承襲五經博士以膺鉅典等情前來除送到宗譜並印甘各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臣衍聖公合詞具題

學政張元臣撰吳公祠記

東吳常熟縣吳公祠宋慶元丁巳知縣事會稽孫君應時卽學宮講堂東偏建以祀先賢言氏子游者也祠成孫君躬率邑士

大夫及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公靈禮極備至文公朱子為之記
厥後改建於王君燭重修於前明唐君禮胡君漢迄今又二百
餘年廟貌僅存祀事弗飭康熙乙酉春

天子南巡狩幸蘇言氏裔孫德堅具奏

行在乞

賜祠額增光祀典

天子親灑宸翰賜額曰文開吳會蓋異數也越五年庚寅

元臣 恭膺

簡命視學江南校閱所至人文炳蔚甲於他省溯厥由來公實開東

南文獻之源有功於鄉邑甚大謹具疏請依閔子子貢後裔世

襲五經博士例

勅下所司查明子游嫡裔恭請

特簡一人予以五經博士俾得世襲掌祭祀禮部具覆應如學臣所

請

制曰可

元臣

謹按前明世宗朝御史張鰲山給事沈漢前後疏請除

授言氏嫡孫五經博士當時止準修葺廟宇量給祭田今

天子誕敷文教表彰先賢不鄙末議崇德報功之典遠軼前代而

天章日華復極焜耀

天子之致崇極於公者如是為臣子者其敢弗承每歲春秋丁日例

祭先聖先賢祠祝冊自京師頒行郡邑而有司將事者弗親詣

公祠下牲牢酒醴弗豐弗潔薦裸登降弗中儀度非

天子

天子致崇極之意也昔昌黎韓氏作南海神廟碑極著刺史孔公齋
被誓衆宿廟共事之美而謂前刺史委事於副弗共厥職今公
祠近附學宮非若海神廟遠隔海壖祀宜益虔先是蘇藩宜君
思恭檄縣正印官詣祠致祭以昭崇重有司奉行弗敢懈至是
夢奎等恐日久事弛仍習故常來請記勒石昭示來茲乃爲之
記並系以詩曰公產南方北學中國得聖一體顏閔是埒南方
文獻公濬其源詩書禮樂家歌戶弦流風漸漬歷禩千百衆戶
尸祝崇祠在邑惟

聖天子稽古右文

宸章寵錫錄及後昆祀事弗虔曷稱德意春禘秋嘗邑宰親涖樽淨

爵潔牲肥酒芳陟降上下公儼在堂東海蒼茫虞山萃業刻詩
於碑垂示罔極
糧道馬逸姿重修書院記
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載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子游爲吳
人家語作魯人唐司馬貞索隱云子游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
郡有言偃塚作吳人爲是塚在常熟縣歷代封樹不廢子游爲
常熟人信而可徵者也吳魯相去二千里子游少孔子四十五
歲其年之少遊之遠仕之早七十子中所罕常熟帶山爲城所
謂虞山也塚在城內山巔登而眺城內外萬瓦鱗次一目可盡
其祠有三一在學宮之左曰崇祠一在縣治之東偏曰家廟一

在虞山之麓曰書院舊制設守祠生三人奉祭祀免其徭役自唐宋至今無所增損康熙乙酉

玉輅南巡

召見其七十三代孫德堅

御書文開吳會四大字爲祠額予奉

命分守駐節常熟所居官署與書院僅隔一垣訝其頽圯已甚其七

十一代孫繼光進曰書院興廢不常前此不復記憶有明萬歷

丙午邑令耿君諱橘寔鼎新焉後此無繼者子姓氏微鄉黨寡

助雖崩壓無告也予聞而慨焉聖門高第皆魯衛間人子游生

於斷髮文身之鄉而能北學中國得聖人一體迄今林墓歸然

後裔本支井井實顏曾氏匹休予幸際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世宦遊適在先賢之里可坐視廟貌之不修乎

乃爲捐俸督工葺治稍復舊觀焉抑有異焉者萬歷丙午至康

熙丙戌屈指恰及百年予與耿君皆秦人也先後從事不謀而

合若有數存焉可見仰止先賢之心古今一也因書以告成之

歲月而銘以示後其辭曰夫子之道日月同光子游文學雲漢

爲章明德遠矣百世流芳遺跡可尋猶在其鄉虞山蒼蒼琴水

茫茫君子之澤山高水長瞻仰儀型攝齊升堂衣冠儼然哲人

不亡告爾子孫肅奉烝嘗俎豆修潔絜粢馨香一念敬肆寔分

聖狂億萬斯年恪守無忘

衍聖公孔傳鐸復言子故宅記

常熟治城言子始生之地也墓在虞山北麓去山半里爲子游巷有故宅子孫世守之垂二千餘年明永樂初六十二世孫名信者由象賢齋弟子員賓興升胄監尋任諫垣以言事得罪簿錄其家而宅遂廢至明季泰西氏之教滯溢中國所在多有於是言子宅爲天主教堂矣

皇帝尊先君孔子之道以爲邪教惑民一切宜屏去乃命天下郡縣驅其人使就外國或置之嶺海窮處所謂教堂者旣廢而言子裔孫五經博士德堅因得以請復故宅言子撫藩檄下有司置木主而釋奠焉於是向者二千餘年之世守其廢又三百年而

歸然復爲言子宅矣德堅頃以其嗣孫如洙謁予因屬爲記予讀史記謂嘗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今斯宅也南方之學士可以時習禮其中庶幾所謂得聖人之精華者亦可誦習而究明之乎四方來觀者亦有低徊留之不去者乎

聖天子

崇正除邪而大吏總風化之任汲汲於布昭德意德堅以其時復先公之宇蓋自我先君孔子之道與時隆污今言子之宅之旣廢而復固有數焉於其間實遭斯道昌明之會也嗣而守之吾望德堅之後人其相與世世保之使更萬年如始祔時者則又將來師帥之責有蘇濤者輸私田在隆慶間今得百五十

畝再歸言氏世世助奉祀不絕云雍正五年秋八月
賢裔重修先賢言子故宅碑記

自昔王侯將相以至於庶人之家其第宅鮮久而弗替者惟
至聖先師德侔天地是以曲阜之宅至今猶存及門如顏閔諸賢
亦得附至德之光以垂不朽至我祖於聖門獨爲吳人常熟實
鍾靈之地坊巷猶昔俗稱東西子游巷東巷中有宅卽舊宅也
宅中有墨井志乘可攷易云改邑不改井矧邑之不改者乎是
宅世代相守委棄於明末雍正間先博士繫園公始克復之衍
聖公孔傳鐸邑人陳祖范並有記歷年旣遠棟宇撓折如泗鳩
工葺治與兄如洙相度經營易朽以新補其缺略廓大門建儀

門三楹復於廟之樓前恭立

今上皇帝御書扁額與廟中舊奉

聖祖仁皇帝賜額先後輝映

天章雲漢照耀海隅廟故有樓三楹增飾戶牖以寶藏

欽賜墨蹟並歷蒙

欽賜博士書籍敬謹什襲名曰寶翰樓廟之東有屋四重每重皆三

楹前重爲祠旁出入便門次重則舊所名鴛鴦廳者專奉先博
士繫園公神主以先封君馭平府君爲配享皆有功祖業者也
又次重爲樓奉歷世大宗神主及子孫之膺封贈有職者他不
得濫列焉鴛鴦廳之後卽舊井浚之甃磚壘石並構亭於井南

爲瞻謁者憇止之地樓之後重爲故宅後門廟之西亦有屋二重每重亦皆三楹爲祭祀時齋宿更衣之所其四址南至本巷大街北至浜巷東至張屋西至如泗之私居閱四月而工竣如泗共費錢七百四十緡有奇工竣之日聞於邑之士大夫與於斯文者皆來會與博士躬率族姓共相瞻拜以妥我祖之靈如泗竊有感焉以我祖文學得聖人之一體自足不朽於千古於此數椽之舍其有無隆替誠不足爲重輕而在子孫食舊德而誦先芬見斯宅之日卽于傾不覺怒焉而難安及葺治粗完差堪少慰豈非一本之動于天良有莫能自解者耶後之人思二千餘年之業猶得保守之或且慶幸世澤之綿延然歷觀興替

之由前人修復之不易以自昔王侯將相至於庶人之家所不可多得而儒素之門幸得而有之當何如勉自立身以克紹其先業者則有覩斯宅而興其嚮往之心矣如泗與兄如洙皆已年垂六十德薄能鮮所不敢必於後人尤不能不深望於後人耳宅本隸常熟雍正間析縣爲昭文業故無糧云乾隆三十九年五月朔日
賢裔重修先賢言子專祠記
先賢言子誕生常熟墓在虞邑城內虞山北麓故宅在縣治北之子游東巷家廟在縣治東街書院有二文學書院在道署東書院街街以書院得名也西城書院在西門內大街嶽廟東蘇

州府城之廟舊名學道書院者則在干將坊巷而廟之最古者莫如常熟

文

廟之東曰專祠亦稱小學吾鄉俗稱文廟曰大學此稱小學

以別之趙宋慶元三年縣令孫公應時初建於明倫堂東新安朱子有記記重勒於元再勒於明碑在祠之體聖門西開禧三年縣令葉公凱修寶慶間移祠於文廟東端平二年縣令王公燭移建文廟後助祠田四百畝有奇並建象賢齋於新學西置田五百二十畝別設訓導一員教育言氏諸孫中書舍人袁甫有碑記六十一世孫言福孫元至正二十四年任常熟州學象賢齋訓導現載天台陳基撰修學碑記福孫次子前明給

事中言信卽由象賢齋弟子員所升擢明初直諫得罪忠鯁著聞載在志乘列祀忠義祠袁舍人教育碑本在祠後移立文廟大成門西其田則廢不可考矣明成化間巡按御史胡公以祠隘命蘇州府同知毛公瑄知縣祝公獻等復移文廟東別啓祠門面河臨街大學士楊公一清有碑記碑在體聖門東國朝康熙年間縣令趙公濬重修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七十三世裔孫廩生言德堅恭迎

鑿輅賜文開吳會額懸祠尋予博士世職乾隆三年

今皇帝臨雍賜裔孫生員言鏐言如泗二人貢太學十三年

幸魯賜裔孫生員言春榮貢太學十六年

翠華南幸賜道啓東南額

御製祭文遣大臣致祭自是著為常典而祠宇則後裔歲加修焉乾

隆二十八年裔孫言如洙督修二十七年如洙同如泗重建祠前
坊表四十二年前後大加修葺顏廟曰勅建先賢廟顏儀門曰
體聖門甃庭植樹廟貌加肅先是七十四世裔孫封知州言鈞
志在鼎新至是乃成而外此祠墓均亦漸次完整譜牒祭器典
制畧備祭祀儀注釐定於康熙四十八年布政使宜公檄飭春
秋丁祭印官親詣不得委佐貳官代碑在廟中西隅乾隆二十
四年學使李公因培咨查山左定行二跪六叩首禮祀典日隆
而族姓中列弟子員者歲有登進執事益恪云祠中計正廟三

楹東西廡屋各三間從祀范公仲淹周公木體聖門三楹廟前
石坊一座臨河水次均為廟址備書之以示有考乾隆四十四
年仲夏月日昭文邑令康基田重修武廟記
昭文邑令康基田重修武廟記
雍正元年勅天下郡國州縣各立武廟春秋以太牢致享月吉
有司虔謁於廟乃聽事尊禮如文廟昭文初置縣立廟于城
東方塔寺乾隆二年叅議桐城姚公諱孔鈞縣令天中韓公諱
桐改建新廟於寺之西南廟號曰帝承舊制也聖與人之在天
地以扶持人道為功以功之所及遠近微顯遲速為報
帝之純心浩氣綱紀人倫當時史臣已不及知而神明幽贊合

并元化敷佑下民民莫能名千五百年而祠廟遍於天下非至德神感何以與此二十有四年基田始為茲邑宰越三年因邑人請新故廟門殿廊廡及更衣省牲之所皆葺之更廣其制立寢殿三楹祀成忠公以上三世神王殿北樓五楹東為隙地舊有池池北有軒南有亭亭之左有小軒因曲而疏之臨池架水閣立舫齋迴廊曲檻蔭以嘉木園寢修焉邑之人士奔走赴功庀徒飭材不肅而治經始於乾隆二十有七年五月逾年新工告成乃書以勒之石及與有事於廟者乾隆三十一年歲次丙戌六月

邑令張嘉論常昭節孝總祠記

國家旌揚之典倣於書所稱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三代以來未之或廢然往往視為具文有司奉行故事而已

聖皇御宇特重是典嘉論願節孝總祠而言曰

詔天下督撫學臣加意搜訪窮簷苦節悉以其名聞朝上而夕報可

命府州縣建總祠以祀之標氏名於坊以顯之盛矣哉古未有也邑

治西南里許有所謂女天主堂者舊係西洋人演教之所

皇上崇正闢邪驅其人而以其屋充公用嘉論下車之始度地建祠

莫斯堂為宜先是節裔王元勳等固已呈請所司而未舉行至是始擇日鳩工一不假手胥吏而專委之節裔諸生於是諸生

殷星景行王元勳馬逸羣宗福謙等皆踴躍以從或分任其責或總司其事始自辛亥之春及秋訖工蓋準令式而加崇麗焉四方來觀者覩其規制之閎奐輪之美咸嘖嘖稱歎以爲隣郡縣所未逮也廼選良日奉主入祠而凡籩豆之數簠簋之器薦饗之物稽諸典禮咸備且精每至春秋祭日諸生率其子弟齋宿於廟若主陳設若司奠祝莫不整肅恪恭秩秩濟濟卒事不懈亦庶乎有以欽承

帝命對越幽明也矣嘉論顧瞻咨嗟乃作而言曰嗚呼天地有正氣烈丈夫得之以蹈義求仁其事顯而易知閭閻匹婦未必嫻詩禮之訓而能孤行一意之死靡忒皎然與日月爭光斯尤難耳

而自昔以旌典爲難得或有勢力者得之而啼號於窮巷之中沒世而名不稱者比比也一旦獲逢盛典搜採無遺乃至昭代遺芳沉埋一二百年之久而亦得膺恩命千秋完人合享一室然後潛德之幽光始著而天地之正氣以伸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婦道貞而彝倫叙則天下從風而就理

聖皇所以握化權而新民行者固在於是而豈細故哉今茲仲夏予奉調將去生等乃列創建始末及祀典之詳彙爲一冊欲付諸梓以垂永久而屬余序其首簡爲書興感之語如此抑余于此猶有不能舍然者夫事成必有毀而斯祠不可以或替也不葺

則壞何以及遠生等欲置義田貯供賦之贏以時修葺則可以百世無敝計莫善於此歲比不登力未能集余之行迫亦不及待也耿耿於懷若有所負書以告來者是賢有司之事而諸君子之責也

邑令李惟一重建城隍廟記

凡天下郡邑皆有城隍之神循名攷義殆地祇之屬地之五行所以生殖者也顧禮經所無莫詳自始禮祀天地神祇皆不屋而壇人鬼則以廟享城隍之廟享或亦禮之未失歟何孟春餘冬序錄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之神皆以爲紀信隆興贛袁江吉爲灌嬰則固以人鬼事之矣前明之初蓋嘗釐諸

祀典正其名號而今祝史之詞率仍舊封在成化中前令郭君嘗遵制屏土偶用木主而今仍用像設豈以是爲致崇之意哉稽諸國故守土之吏始至必齋宿廟下朔望輒炳蕭致敬水旱癘疫之作禱於廟如走羣望焉不啻受命帝廷與有司共治其封內陰陽表裏用敷錫下民于是乎廟而祀之崇構而增飾之以示威神而答靈貺良不爲過常熟縣城隍廟在城之兌隅雍正戊申予始蒞茲邑則肅拜廟庭覩其棟宇將就毀頓岌岌乎壓覆是懼顧念民力之絀未敢謀更新也居二年歲比有秋畏壘之民大穰潁川之秀兩岐斯豈庸薄所能致蓋國家懷柔之德而神之賜也由是士庶叶謀甌磚楹桷輦致相屬百工藝事

各呈其長自堂宇達于門胥撤而新之經始己酉之夏越月告成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雖指卜筮言而鬼神之德昭明於上若實驚恐福禍之者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民氣和樂斯馨香昭格盼嚮庇貺此邑人所以樂事勸功不能自己也

皇帝欽若穹昊於天人應感之理反覆闡繹具訓於有位施及氓庶既暨其實復修其文農師之廟建於都會先農之壇達于下邑民和年豐神降嘉祉而常熟聿新斯廟適際其時幽顯交孚上下同德由此講求軌物返諸素樸以仰副寅清秩叙絕地天通之盛固於是乎在予所以樂觀厥成不能已於言者也若其給

神役輸私錢者之氏名具在碑陰
邑人陶正靖常熟縣新修社稷城隍廟記
翼京門外有社稷壇其東北十數步有廟里人謂之社稷城隍廟明令楊公子器嘗爲之記所謂峻宇巍峩飛甍畫棟者今不可得見深廣僅一室門廡之制不備里之人荷神而病其卑隘也相與謀擴之購前後之民居而孝廉謝君晉復捨其宅旁地遂撤而新焉最後爲廟前爲重門臨通衢其南爲臺臺之南爲大門廟於是翼然改觀庶幾稱楊公之初矣既成而屬予記詢作廟之始則以楊侯爲徵及求楊公文讀之則徵諸父老曰神之廟於此也久前代廟壇並建享神於壇藏主于廟其後以不

便祗謁乃立廟于縣治之西云按舊志壇本在城內洪武初始
移於南郊神樹三楹不患藏主無所而廟之在城內者並時營
建父老之辭殆未足據也惟是壇壝之制久廢四出之陞省牲
視滌之所至明萬歷中固已毀墮耿侯嘗繚以周垣今亦泯然
爲羣兒嬉戲縱牧之場神之不寧弗顧享也托之於廟以城隍
爲之主或亦亡于禮者之禮乎禮諸侯祭社稷詩曰以社以方
傳曰社后土也朱子謂公鄉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祭祀公
鄉有田祿者固視諸侯韓子稱通天下得祀蓋亦以郡國之吏
非庶人所得尸也雖然一日之蜡百日之澤至於舉國奔走而
夫子不以爲過蓋報本反始張弛之義寓焉記曰惟爲社事單

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邱乘供粢盛取財於地教民美
報於是乎在古制旣湮所爲畢作與供粢盛者莫或率之亦靡
所向惟是廟貌之無廢益虔固民情所不容已者城隍之祀載
在令甲長吏始至必誓之於神惟邑之社稷吏職其明神贊其
幽民無敢慢吏矧敢慢神廟之作也兼是二義不於內於外邇
社稷而從之也舍壇而廟從其配食且與宜之之義也廟制於
舊爲崇然未嘗過侈其與夫丹楹刻桷爲無益之觀羨者異矧
有楊公之文在耶公治行爲數百年冠稱公在事疾病者不禱
于神其能以禮道率民可知其辭雖未及深考亦所謂有其舉
之者矣是予所樂次其後者也雍正七年長至後五日記

破山興福寺肇自南齊歷千有餘禩廢興者屢舊志弗詳其近而所稽者明嘉靖中以倭難廢至神宗時天池僧明昱矢願重修海蓮契德繼之以次興復其得潰于成則錢憲副時俊力也本朝七八十年間主僧弗克負荷墮其前修邑紳士公請南山宗通理主席通理披荆斬棘誓振宗風乃積二十餘年精心果力還整舊觀田之廢去者收復過半佛日中興斯爲美矣宗安嗣席彌復恢廣遂有寺田四百餘畝今之希古亢宗增光白業者通理大弟子宗聖於宗安爲雁行也初宗安時大殿不支錢封翁飛鵬佈五百金葺治之經理弗善復爲風雨所損宗聖懲於

前事議撤材而新之諸殿之就圯者東西寮之破敗者曲廊邃閣之殘廢者營度料計爲費不資于時景州牧屈公成霖封中憲蕭公翔共集千金首先倡導諸善信應如枹鼓沙聚雲委遂鳩工庀材經始于乾隆癸未仲春之吉八閱月而藏事又以常少府所稱潭影空人心者其蹟久湮因卽寺中小池甃石以誌而構亭于池之北巖修篁掩暎翠竹染人可登眺延爽焉寺之規制於是大修凡用工匠若干木石若干磚埴若干錢鏹若干其規畫制度董治匠役則屈孝廉曾發齋宿山中以至其事故事就理而役不煩也孝廉卽景州公長君與余爲同年世講故宗聖介以請記余適有西江之役未暇以爲旣逾年乃紀其年

常昭合志稿

卷之十二

三

月歸之俾勒諸石

邑人王峻重建崇教興福寺塔碑記

崇教興福寺有浮圖俗曰方塔者在常熟縣治東今隸新分之昭文縣其制四方而九成剏自宋建炎間成於咸淳中其建造之由謂縣依山爲治右高而左下客主之勢不敵因於蒼龍左角作浮圖以勝之事詳元盧知州鎮琴川誌及明釋妙聲記自建塔之後縣中風氣益完人才蔚興民物富庶咸謂塔之陰相使然故有明以來凡有圯壞輒爲修葺乃乾隆十一年九月丁巳夜不戒於火全塔燼焉旣甃僅存勢將傾墜居人惴懼維時督糧使者孝感程公見之歎曰茲塔不復兩邑其衰矣首捐俸

倡率於是邑中士大夫共請三峯貫一禪師董其事財施漸集厥工乃興經始于十二年五月木架甫就又壞於颶風季秋復構至十三年九月中告成相輪金刹加高於昔層櫺重設欄楯周施金碧丹雘煥然天半遠近來觀罔不嘉歎凡糜白金六千餘兩客戶王克明獨出三千六百餘衆施住持受菴禪師請書其事以垂永久余觀自宋以來汴京臨安之宮觀王侯將相之第宅皆已毀廢無餘而下邑浮圖乃能久存而不替非惟地運實賴人力焉舊誌謂茲塔之興由釋文用與縣令李闔之厥後僧淵再建相傳卽用師之後身今貫師之力肩其任備嘗勞勩固與用淵兩師輝映後先而程公之諄切勸導其功不較之李

令爲更大乎余家近塔幸其暫燬而卽復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邑人趙永孝新建三峯正殿碑記

三峯禪寺自先文毅公闢界培基先叙州公延請漢月大師卓
錫開山規模始創一時龍象踵興宗支蕃衍甲於大江南北再
傳而碩揆大師具正法眼藏十方敬禮梵宇鼎新聲聞

聖祖追謚

淨慧兼錫清涼禪寺扁額顧二百年來寺中尚無正殿繼以
川回長老頻年修造幾遍中外惟正殿以費鉅弗遑故辭世偈
云只有大雄功未舉再來拌却十三年法嗣貫一公誓心繼志
虔募焚修百度旣整正殿乃興經始於雍正辛亥春季落成於
乾隆癸亥九秋費滿三千功逾二萬屈指大雄克舉恰更十有

三季益證人天善果總屬前因寒家忝爲山王愧乏贊襄茲以
訖功來告咸仰貫公之苦行肩擔有志竟成尤望宗門後起各
殫婆心同光祖業庶佛蔭慈雲永與各山不朽

邑人蔣賜棨三峰清涼寺供奉藏經記

吾邑虞山秀甲吳下古刹林立清涼禪寺居山之北正直如闕
演之場大海當前萬松圍繞一邑之勝尤爲諸寺之冠予家
世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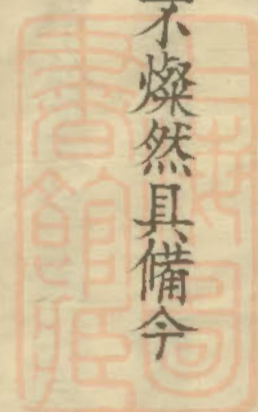
國厚恩先祖父黼黻

皇猷綸扉疊贊公餘之暇輒留心內典謂是輔翼

聖治之慈航與儒理實相表裏爰維釋教自西漢時始來傳震旦唐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元奘法師周流三竺廣求異本定爲經律論三藏明永樂間刊板京師迨我

本朝大加釐正校刻精嚴梵林之奧旨微言無不燦然具備今武英殿存貯之



大清三藏聖教是也嘗念先文恪公曾因玉院蓮溪之請願致龍藏全部莊嚴茲寺惜有志未竟蓮溪旋亦示寂閱今垂三十年未得圓成勝果予蒙

聖恩備佐司農渥邀

殊眷適寺之住持妙言復以乞領全藏經文供奉爲請予嘉妙言之克振宗風且幸先志之得遂也因請於

朝謹捐貲繳納工價仰荷

頒發全經并續入四體大藏全咒一分卽就

內殿裝成卷冊統計七千二百六十八卷分貯七百二十九函復爲之遣護歸山安設供奉庶幾永植勝緣聊酬善願不特爲山靈增色行見慈雲徧覆甘露常垂邑之人士胥將迓吉祥而滋景福豈僅予之私相慶幸已哉是爲記時乾隆五十四年歲次

乙酉孟夏之吉

顧鎮重建維摩寺碑記

維摩寺踞虞山北嶺志稱宋隆興初僧法運創建淳熙中賜額資福明僧壽松曇敷相繼有作漸成大觀改今名也神宗時有

費隱者浮杯至山大啓法幢徒侶雲集與清涼破山相埒矣歲久法替寺亦破壞薨毀級夷緇流散去一二存者僅數椽蔽風雨晨夕不能具饘粥費公四世法嗣雨田念祖庭頽廢鴻法將湮乃發大誓願奮空拳而欲張之僧俗擲揄謂是銜石填海之智迄用無成耳會邑紳傅野屈公至其地毅然以復古爲已任遂買良材糾匠氏揆日測景諏吉從事撤其舊而加廓焉凡爲殿爲堂爲軒爲樓爲閣爲室爲寮爲廊爲山門爲倉庫庖福罔弗堅緻又於寺後闢地爲園以供遊憩凡爲池爲亭爲臺爲榭爲逕爲石爲樹爲百卉罔弗飾治繚垣幾百幾十尋甃石道幾百幾十丈設鉢田幾百幾十畝象設莊嚴鐘鼓鏜鎔南望則尚

湖如沼北望則大海無垠煙雲變滅氣象萬千佛日中興因緣宿締非直爲費公嗣法幢也天下事惟強毅者任之子周子謂果而確則無難士夫任重道遠能盡如公之所爲豈復有媮懦憚事如荀卿所譏者公可謂果且確焉已工始於乾隆乙酉之季夏藏成事於丁亥之季秋閱歲三積月二十有八用木植若干瓦甃若干灰石若干油漆若干工匠若干皆有會凡用白鏹萬有一千餘兩公獨力成之而披荆剪棘以終始其事雨田力也其信處山椒爲之經理則公子魯傳其從姪尊榮飲之例得備書公諱成霖乾隆丙辰進士直隸景州知州魯傳名曾發乾隆戊午舉人尊榮名辰發國學生雨田名實青常州府金匱縣

人今王山席
糧道馬逸姿普仁寺飯僧田碑文記

竺國之書盛稱布施功德以類食報如鑑取形而金剛般若經
乃言不住相布施夫布施卽相也云何不住非大易有功而不
德老氏爲而不恃之旨乎人間世貨財無盡何者爲吾固有取
人間世貨財還以布施人間世第藉吾手一爲授受而吾無與
焉斯可謂不住相矣虞山普仁禪院去城北一牛鳴地捨山建
梵宇供地藏菩薩傍置義塚者前贈方伯養質陸公也感靈芝
之瑞捐金作殿閣三層者贈吏部禹舟陸公也主張營建者斯
瑞法禪師也住持修行念佛三昧宏開淨土法門者截流策禪

師也嗣法闡教募鐵二萬勛鎔寫接引如來丈六金身者身葉
萃禪師也萃公移錫金沙繼席者鶴臞立禪師也倡建大殿者
大司寇鐵菴翁公暨別駕忍庵陸公吏部馭青陸公及陸氏諸
羣從也鳩工庀材督率鉏夷斤樸者虞山黃善人鳳書也莊嚴
左右二菩薩金容者新安程善人四其虞山黃善人子昌也遡
經始之日距今垂百年土木丹雘以次修舉蔚成寶坊雖檀信
護持不少而司寇之力爲多未幾而司寇不可復作矣立公道
風廣被學者雲集予公餘過訪見六時唄誦緇流數十百人詢
何以給朝夕師曰近買良田百八十畝徒衆得以無饑予訝其
瓢鉢蕭然安所得金錢爲恒產計師曰野衲豈有點金之術實

司寇翁公布施也公念持鉢乞食不可以久捐其膏腴之壤以膳桑門而不欲居其名且恐山僧不善守也且恐局外或覬覦也且恐後昆有德色也故爲交易券約嫁其功于諸檀信并誠山中勿吐其實其用心也苦矣公今往矣吾非敢違其誠抑豈敢掩其德沒其苦心哉予矍然曰是可謂不住相布施矣東海西海心同理同誰無樂善之懷使盡人皆以司寇之心爲心則此田永爲普仁常住飯僧田矣予作吏茲土駐節虞邑目擊勝事謹爲文刻石以告後人并列券約原文于左其外捨田善信亦附見焉康熙四十二年六月

陶正靖致和觀修建記

致和觀在縣治西初爲院後爲觀其後別爲中觀自明初提點法師張氏始於今三四百年有棟撓屋壞之憂焉嗣法者吳氏懼無以妥神祇而承先烈也蚤夜惕若諏於介衆鳩工庀材修復三官殿以雍正七年落成吳氏曰未也維斗姥爲吾法宗主其像未獲安處非致崇極之意殿之後幸餘隙地爰建樓以禮像設示威神且爲鍊性棲幽之所蓋經始乾隆四年力絀緣艱越二年乃克竣事使其徒顧氏克泉來言始末克泉予故人子也予惟士託跡方外捨離塵俗然而世及爲禮堂構爲重未嘗不與俗同若其廢興隆替之跡則繫乎人與其時邑有前明中士大夫構園亭第宅連衢竟術相誇勝推及于琳宮梵宇揮斥

千萬畧無靳惜迨季年則少變迄於今則愈變其間精心計巧
腴削者不足當前人百一亦僅用自完無以及物而故家世守
鞠爲茂草者多矣况方外之無恒業者乎嗟夫邑之土地猶是
物產猶是其策高足而據要津者較曩時未嘗少變也昔以見
羸雖持廉者亦羸今以見絀雖恣取者亦絀豈有數存乎其間
耶抑其羸也由化之汚其絀也乃以彰化之隆耶將蚩蚩者實
繁疵窳媮生雖羸亦易絀耶於斯時也能以絀爲羸無隳前規
而恢廣之君子以爲難求諸方外如吳氏者未易數數然也予
是以幸故人子之得所歸而樂爲之記吳氏者名某其相與僂
力者同學名某其本師陸氏諱某吳氏之辭曰是惟本師遺志

讓美不名抑尤可嘉也夫乾隆歲次癸亥夏五月旣望記
里人王應奎重修東岳行宮記

虞山蓋有十景焉而西城樓閣實居其一梵宇琳宮參差上下
紅墻碧瓦隱見蔽虧自城外仰視如雲抱花捧觸目璀璨而其
間神祠之最鉅者蓋莫如東岳行宮云考舊碑知爲宋淳熙九
年建明萬歷間邑人錢副使仍峰重修距今又閱二百年矣日
月寢馳風雨凌淬垣頽棟壞幾不可支過其下者疑將壓焉會
副使之族錢翁飛鵬顧瞻興嘆以爲及是不修其後將不可爲
且念副使曾有事焉而爲其族人者苟不引爲己任非所以濟
厥美也於是與同志楊君覲光矢心協力剋日從事庀材鳩役

常明合志 卷之十二
大治土木扶其傾圮易其朽腐鮮其黥黥以荆以除廼墜廼塗
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儼如帝室皇居矣是役也經始於乾隆某
年越明年而訖工落成之日翁乃不鄙謂予俾以一言記之顧
予切有疑于此按泰山爲五岳之宗而山巔廟祀專奉碧霞元
君無過而問天齊仁聖帝者而聖帝香火反在下邑此可疑者
一泰山在魯境內按禮惟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今岳廟所在
多有而祭祀轉屬編戶此可疑者二又五岳皆有神而民間獨
祭泰山與五方皆有神而民間獨奉元武者正同此可疑者三
也然而人之所信則其神必靈往往禱禳禱祈咸若有荅焉者
雖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于人意不過如此況古者疾病

不愈則謁太山而請命焉自東漢已然若是乎人之生死禍福
神固有得而主之者夫以生死禍福之說鼓曠震聾俾生其懼
思而知爲善去惡此卽古人神道設教之意也錢翁此舉倘亦
有此意乎如以其耽耽盡飾沉沉生白西城勝概返厥舊觀而
遂以此歸美于翁也無乃非錢翁所以重修之意歟

邑令勞必達新建昭文縣署記

洪惟我

皇上董正治官允釐庶績裁并府僚添置縣令新邑鼎建必達以不

才特被簡命來知昭文昭文由常熟而析呂望之所遊子游之
所產實爲聲明文物之區江海咽喉之地始制府查公之建議

也欲就福山城爲治所部議以爲分汎地隘難作大邑僻居海
孺庫獄單外又兵民雜居動多牽制不若同城分治之爲便時
值海防同知奉裁乃卽其廢署而經理焉夫以署爲署宜若財
力俱省然而海防之司空閒無事無庫藏無囹圄無賓館無吏
舍無幕寮不過大門儀門外堂中堂寢室東一亭西一樓而已
又皆傾敝破壞是以名爲仍舊而勞費與特創等必達始至舊
令卽委自料理公私掃地赤立謀於介衆孰啓孰闢僉曰西逼
通衢無可廓也東爲民居買之其可乃召立券契而予之值有
贏勿虧棄產者無怨咨焉然後度材庀工諏日耆事登登馮馮
役以鼙鼓行無執朴經始於三年十二月落成於四年十一月

凡新造者若干葺舊者若干而堂室門廡齋厨以及庫獄吏舍
賓館神祠暨典史之署皆備前後請頒帑銀二千七百兩不足
復捐添一百餘兩而後集事夫戴星出入稅桑田而憇棠下是
長民者之爲也雖鶉居鷄食心亦甘之然而有閱其門有潭其
府豈以爲榮觀燕處哉所以作民矜式也湫隘卑陋則體統不
稱又况於獄訟之所寄府藏之所守者乎必達不敢曰克開厥
先惟謹司其工用之出內無冒濫無乾沒一瓦一木具有成規
寸地尺土無或丐奪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籍而記之俾後來
者有考焉必達其請自亭台亭制亦向由書院大夫不備規制
糧道劉鼎重修辛峰亭記必達其請自亭台亭制亦向由書院大夫不備規制

虞山乾元宮之陽崇垤隆起高幾數丈廣倍之土人曰此卽古之齊女墓也其巔有亭名辛峰從向也旁舊有穴大不踰尺時蒸熱霧游者以手探之烟蒙蒙然從內出若有物藏焉夏潦秋漲往往夜作聲相傳有神蛟蟄于此亭之上耑祀都仙太史靖明許真君夫虞固澤國也沮洳百里湖流海汝十年九浸傳云名山大澤是生龍蛇殆有然歟亭屹立山頂聞諸故老當其全盛時金輪炫日光照雲表寶鈴鳴風響落天外雕闌花錯畫棟翬飛四垣合圍則秀草綿覆八窻洞啓則清籟虛徐寔爲棲真之福地攬勝之神臯也乃百年以來物換星移繡柱欹斜纖絙中斷游人撫碑而歎息牧馬踐石以悲鳴遂使荆棘叢生香火

廢絕卒無有能修舉之者良可歎也予駐節是邦間以公事閱雉堞登龍岡以爲此地寔一邑之勝于是搴丹丘之仙草汲雪井之靈泉雙塔似表兩湖如鏡蓋景物盡在目中矣然不徒爲登覽之樂而已也思所以講求水利鎮壓蛟害者則亭可不修歟乃以康熙某年月日捐俸鳩工勉力而新之用錢若干繕落成之日雕題碧檻頓還舊觀靈帷法筵不改故物專命有司禁樵牧并委羽人掌啓閉庶幾香火重新災氛永息以與吾民承鍤柱之餘烈奉玉隆之下宮其爲利益豈淺鮮哉夫禦災捍患祀典之所有事也修廢舉墜守土者有攸責也則此亭也其與賢士大夫樂觀厥成乎遂爲之記

邑人言如泗公建辛峰亭記

辛峰亭者前明萬歷間邑人蕭應宮所更名也亭初名望湖更曰極目復改曰達觀在虞山乾元宮之陽志稱下有潛蛟因奉許旌陽像以鎮之考其創始之年則自宋代邑令何公亮也自是興替不一迨康熙間糧道三韓劉公指俸新之雍正間廟巷蔣氏獨力修之乾隆間封翁張仁美蕭翔原任葭州孫嗣孝雖以時補苴而數十年來剝於風雨傾圮日甚乾隆歲在丁酉偕家孟翰博如洙商同封翁姚大勳吳敬屈曉發王巖起言諸當事區處經費剋日修整州佐李君錫瓚名維銓者年八十餘矣練子工役率同外孫郭氏昆季名鈺名汾暨乾元宮住持羽流

董理重建費省工固經始於丁酉四月越三月工竣計錢三百緡有奇費取于合邑紳士公捐與游文書院同時興工書院另有碑記茲亭關係合邑來脉特爲勒石豎立亭中云

陳祖范重建常熟賢令于公祠記

康熙初載去開國不遠吳中賦役之法尚未精詳而畫於一吏治非弛則猛民以不懷至廣寧于侯少年爲令天賦英奇治從性出民困賦役者始獲蘇醒以故

本朝

賢令侯爲稱首留塋建祠將垂百年日久祠圯歌棠祀祠之思稍已衰息父老知其事者但熟視嗟咄而已東鄉許君莫維獨不呼將伯身肩興復之役旣成俎豆以落之陳子曰異哉許

君之爲是也彼非饒於財而慷慨以市義也館授所入家用裁給顧事此不切之務何哉知其故者曰彼自幼時聞諸乃祖謂吾鄉得以安帖而無叫號隳突之擾者于公惠也又曰吾八口之家不駢死於征徭而苟延性命亦惟公之賜繼聞其父亦云閒隨父過祠下見墻宇頽毀惻愴形顏自恨有心而無力而其子宸襄亦能體厥考志十餘年來父子銖積寸累得二百緡乃今始克爲之予曰如若言是重可異也凡感恩思報必身受者耳許君年五十餘生不逮于公爲令耳目所不際則德怨兩忘乃特以祖若父之緒言遺志而蓄念歷時竟底於成此人情之所難與凡邀名希報及迫於勸募而勉爲義舉者不同也于公

政蹟在志乘不必書祠若出於通邑之公修不足書此則不可以勿書書之非但美許君也且以愧勵夫先人有成命不可已而竟已者祠經始於乾隆甲子四月告成於是歲九月越明年而奠維始介吾友王子東淑請予爲文以識其歲月余未及爲而君遽卒爲憮然者久之遂書以授其子俾鑱諸石云許君名坤奠維其字邑之東周墅人今隸昭文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朔日建

言如泗公修賢侯于公祠記

本朝常熟令入名宦者六人百餘年來尤爲父老感頌不衰者于

公諱宗堯陳公諱守創兩公也兩公城內皆有祠于祠在慧日寺街西陳祠在西城嶽廟下以兩公較之陳公涖任僅三月于公年甫十九來作令四年卒官政事大畧載於志乘康熙間諸生戴兆祚著于公政蹟一冊傳爲實錄其於允漕一事頓革積弊利在生民尤當沒世不忘也公卒官時吾虞之人旣留公之喪葬於虞山西麓復建祠以奉俎豆乾隆十一年吾虞東周市人許奠維名坤者獨力以新公祠邑人陳祖范記其事於石閱今又已四十年祠之大門及次層之屋均傾廢料物無存正祠剝蝕後屋亦就圯行路傷焉士大夫鮮不以爲愧余率兒子朝楫倡議醵金尚義者由是響應告之邑侯奉天鰲公公剋日詣

祠相度捐清俸以助工役蓋公與于公居相近叙其系爲同族工竣懸聯於祠設牲醴展拜以妥公之靈余以爲于公以少年貴公子無聲色狗馬之好而有愛國愛民之心行之以強毅才足副志澤在千秋閱政蹟所載又能慈祥愷惻周悉靡遺任凋敝之區置之衽席卒以勞死固有兩漢循吏之所不能爲者廟食于吾鄉真可不愧祀事屢廢而屢舉公雖不以此爲重輕其在吾虞之人尚不至致誚於無良者乎是陳公之祠徐可以次塗墍此則當爲首務之急也祠之餘屋取賃息以爲祠墓歲修之費並爲公誕日設祭之資所出云捐修者卽記姓名於後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吉日

言朝楫重修前明禦倭殉難邑侯王公墓道碑記

曾鞏謂唐之顏魯公一死不足以觀其大而盛推其力恢唐室
摧忤大奸以爲非篤於道者不能余則謂人臣隕身守土已足
推重千古而有幹濟在當時功業垂奕禩者一旦臨難捐軀較
之事無所濟以一死報國者誠有別矣鞏非謂僅以身死者之
不足重也乃謂其人之有事業而死者爲尤足重也前明嘉靖
中邑侯王公諱鈇號蒼野以浙人著籍北直起家進士來令於
茲適丁倭寇之擾沿海州縣罔不望風而靡侯獨先事籌備繕
建城郭團練鄉勇卒之倭賊敗退人慶更生它日倭擾他所潛
越縣境侯耻爲假途必欲盡殲其黨身先士卒中伏遇難臨死

猶授從者方畧使沉火器毋爲賊資詳載志乘跡其行事豈徒
以一死報國者哉蓋當日東南非公力挫賊鋒亦幾殆矣乃侯
之子貧不克歸其喪常熟士民留葬於虞山之陽土名曰祖師
山脚洞天福地處也墓故久不修榛荆滿目乾隆四十年之冬
塚之左跌忽有異姓之墳壓而侵焉余見之大駭曰忠臣一坏
之土竟不克保乎告於邑侯蒞堂劉公公義形詞色剋日遂還
故址劉侯謂余曰王公墓址雖清而一無表識不慮士人之黠
者後無所奪乎余曰微公言亦將請也侯慨捐二十金遂鳩工
庀材墓周以石中樹豐碑大書深刻著王公之銜名墓前建四
柱石坊自坊而下東鄰於嚴墓之墻甃路由東而西遂達洞天

常昭合志稿 卷之十二
福地之官路路口復建雙柱坊題曰忠臣王公墓道余佐以五十金乾隆四十一年之夏乃竣厥工劉侯親設牲醴以祭且以墓址坊碑丈尺存記檔案於是洞天福地之下始共知有王忠臣之墓矣劉侯詠詩以紀其事會膺荐入都瀕行囑余記始末勒諸碑余諾之閱月猶未屬草而劉侯以疾卒於塗問至余哭之劉侯宰吾虞八年善政在人口能以古良吏爲則倣者非令甲所及徃徃爲其所當爲如忠臣王公之墓旣已經紀之而猶以善後爲慮行事固可類知而顧不永其年善人摧折未始不歎天道之難知余傷當日王公之志節益以悼劉侯才命之不偶也然而自古皆有死或重若泰山輕如鴻毛或有烜赫一時

不待死亡而已屬尸居餘氣此亦如朝菌之榮落不足比於有無之數生而已如死也卽有死而長如生也王公保障虞陽至今雉堞嵯峨仰而望者使人慨想乎明德之遠義烈之如新也然則死何傷焉惟其死而愈足以壯公事業之色是曾鞏謂顏魯公一死不足以觀其大余於王公之死益爲吾邑山川之重也已不然二百年已徃之人猶令人拜其墓而愴然以悲肅然起敬哉猶令後之宰斯土者崇其封而禁採樵如恐弗及哉劉侯雖謝世矣令嗣已登賢書其亦然余言于泉下乎乃爲刻其詩而著墓址以完前諾云爾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日立
邑令劉沅蠲賑樂輸記 碑在縣堂

朝廷博濟之仁與鄉黨任卹之義固有相濟而行者古人有無相
瞻緩急相通救災恤鄰春秋躋之是以原思辭粟孔子詔之以
與鄰里鄉黨豈不以維桑與梓動關欣戚初非若秦越肥瘠相
視漠然者耶常熟爲三吳望邑前賢遺澤猶有存者抑且沐浴
聖化百有餘年故其民皆敦氣節崇禮讓富而好行其德者往往有
焉予宰斯土於今七年上賴天庥王公之孫益爲吾邑山川之重
天地之和閭閻之樂其於吾邑以故公事業之邑身曾蒙
國家之福雨暘時若未嘗告飢乙未秋雨澤稍稀邑之西北隅地
高而燥禾菽頗傷于旱乃亟請於各憲以上王公孫嗣孝等以呈請曰邑
聞照所勘災分緩徵銀米例也於時紳士孫嗣孝等以呈請曰邑

有偏災已邀

聖澤惟今歲十月遇閏冬節較長邑治西北土瘠民貧來歲麥秋爲
日尙遠老弱生計維艱某等以里黨之誼願分餘粟以資餽粥
情詞切至余曰茲鄉故非大禮例不及賑今諸高義烏可遇也
遂白于各憲咸報可會昭文紳士不以疆域攸分亦共襄斯舉
不旬日間共得錢若干緡計可得米若干石余爲之先籍戶口
核其虛實恐煮粥之不便於老弱婦孺也卽以錢給不假手于
吏胥擇其鄉之誠謹者俾散給之無侵無遺自冬十二月至次
年春二月共三閱月事竣余因慨然歎曰甚哉邑人之好義乃
爾也夫立政之體以大德不以小惠而邳隆之世化行俗美上

聖天子不惜億萬帑金溥惠災黎下而士大夫民庶亦推解於里黨

之間以敦任卹之誼斯真善體之無窮也

朝廷之意而有司所當亟爲獎勸者矣今此邦之士彊仁慕義施

惠桑梓旣蒙各憲分別優獎至於紳士所捐米數備列其名勒

石以爲後人勸是則邑令之責也夫其列名之前後以米數不

以爵齒義在惠及鄉里云大類附不又謂今當高義而

邑人翁叔元致邑令于公書以里黨之能願衣錦買田資

台臺躬愷悌之德具英俊之資蔭藉高華風采著見當世所望

爲名公偉人而膺

天子簡命蒞不腆敝邑敝邑之民將藉庇於執事出之湯火而納之

衽席此千載一時也私心踴躍欲有所建白引人子事父母之

義以自進於執事之前而又慮執事不察其愚等之蠅營狗苟

搖尾乞憐之人故先自道其所以冀執事一憐察之益常熟自

勝國以來凡三變矣當其盛時閭里安居百姓樂業縣官無苛

政急賦胥吏不能爲奸陸有山林之饒澤有陂湖之利田肥美

民殷富故俗好媮靡役財驕溢莫不窮極奢麗競爲游觀虞山

尚湖錦峰吾谷之間蘭橈畫舫笙歌間作園亭臺榭竒花異石

錯雜於其中游人應接不暇四方賓客之至其地者多樂而忘

返然而風俗日益薄民日益貧矣此一變也洎乎鼎革之初兵

火游更流亡甫集時則有虐民大吏舉行拔富之令於是豪猾大蠹承風以起盤踞于府庭橫暴于鄉里其名曰訪行訪行之中有長有貳有南北部背公私黨更相鼓煽以羅織平民傾陷善類必傾其家而後已故常熟之民其家產自百金以上無一得免者此又一變也歲辛卯直指秦公按吳廉其渠魁得數十人盡置之法然遺毒餘孽猶有存者於是皆竄身胥吏挾持官長之喜怒舞文弄法侵公耗私其弊不可勝詰而窮鄉細民困於徵求疲於徭役駢死於敲朴之間其甚者或自投于環或自沈于河而賣鬻男女逃竄四方則十室而五今內自八旗外至直省郡縣所爲臧獲嬖妾倡優下賤者多常熟之人也計常熟

之田其膏腴者收不過畝一石其瘠者三四斗而止耳而不耕之土無粒勺之入者所在多有頻年以來米石不過三四錢一歲所輸漕粟條銀及丁徭戶役諸費每畝或去八九斗使常熟之田盡膏腴猶恐不給况磽瘠多而膏腴少也於是爲糧戶者必稱貸以益之而稱貸之子母其所費不知凡幾也里胥衙役借催糧之名橫索鄉里下至雞狗不得存者其所費又不知凡幾也以有限之資供無窮之費而又迫之以刑威宜其日朘月削以至於死徙流亡而無告也常熟之變於斯極矣然而天下財賦半出東南朝廷方以兵餉爲憂官府方以考成爲急又孰有蒿目時艱繪圖上請如鄭監門其人者故今日之吏治利未

可興也去其弊而已賦未可減也去其賦外之征而已勸農桑興學校未可猝舉也招集流亡而已伏惟執事念常熟之民執事之民也爲父母者見其子之顛連無告必哀而救之然則執事將廣如天好生之仁以活此一方民某之戴日月被雨露有日矣敢不竭其區區爲執事指陳其畧昔管仲因馬得路隰朋因蟻得水馬蟻之智有限矣而不棄于管仲隰朋彼益有取爾也謹條列如左

邑紳因平糶米價公致兩邑書

啓者近因天旱米昂禁止出境勸令平糶誠爲民食起見盛心然禁止出境不許出常昭縣境並非於常昭境內不許流通也

勸令平糶不過勸富戶量減出糶並非概令凡糶米者均爲減價也常昭去年秋成豐稔米穀充盈在鄉固多積貯在城尤爲不少今卽天時偶旱何至米價日昂推原其故本境非乏米之患有米而不敢出糶之患聞奸民串通鄉地因有示禁勸諭乘機訛詐有米各戶鄉間或載米赴行城中或投牙出糶伊等卽勾黨攔阻動輒以不遵平糶私自出境危言恐嚇借端滋擾米戶畏懼卽藏米不出米牙束手不敢領糶而民間于是大困矣就目前情形河乾水淺處處船隻阻滯米糧無從出境萬一恐有透漏于縣境鄰封交界及出洋海口時爲查察其在本境概許流通無庸過爲遏抑至於勸令富戶平糶往年俱有成規不

過稍利本旨徹貧下戶倘本旨並無富戶下戶即不免向隅于
 通局食米僅為小補治現在率先辦理傳勸同里富戶願遵者
 行推托者難以相強執事更事多而識見廣情形久屬洞悉可
 否仰祈遍示曉諭嚴查奸民乘機擾害行見米穀處處流通米
 價自然日漸平減古人救荒或高價以致商販雲集米價自平
 以古証今人情則一紳士在籍從不敢以私事干瀆又何忍以
 公事避嫌謹就輿論備述芻言伏候鴻裁謹啓

不少今嗚天却問早向至米價日昂其姑本款非之米之
 賤也常即主在林知豐翁米雖亦盛在囑固之計補在城武為
 情今平驛不盛囑富可量知出豐並非辦命其驛米香此為其

集詩

邑志例集詩蓋古者陳詩之義比興道微而風雲月露不
 亦惟容濫采於是咏古蹟則存之紀嫩行則存之或以詩存人
 良關而詞實鄙或方外苦空之作闌入語錄畧為澄汰撰如干

晉

支遁利城山居日觀高林竹翠幽蘭氣飄飄亦木蔭山犬吠
 五嶽盤神基四瀆湧蕩津動求自方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宴出
 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箕巖下金聲瀨

沂濱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

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嶺瀟灑任陶鈞

唐

常建破山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僧常達破山山居八詠

身閑依祖寺志僻性多慵少室遺真旨層樓起暮鐘啜茶思好

水對月數諸峰有問山中趣庭前是古松

晚望立虛庭心心見祖情煙開分岳色雨霽減泉聲遠樹猿長

嘯層巖日乍明更堪論的旨林下笋初生

一室塵埃外翛然祇麼常睡來開寢帳鐘動下禪床溪浸山光

冷秋彫木葉黃時題諸祖意歌石看斜陽

西來真祖意祇在見聞中寒雁一聲過疎枝幾葉空心閑憐水

石身老怯霜風爲報叅元者山山月色同

真性寂無機塵塵佛祖師日明庭砌暖霜苦藥苗衰汲水和烟

酌栽松帶雪移好聽元旨處猿嘯嶺南枝

古寺凭闌危時聞舉妙機庭空月色淨夜迥磬聲移漏轉寒更

急燈殘冷焰微太虛同萬象相會話元徽

胡僧論的旨物物唱圓成疎柳春來翠幽窗日漸明禪心親石

室蝶翅覆花英好聽談元處喬松鶴數聲

常取合志稱 卷之十一
祖祖唯心旨春融日漸長霜輕莎草綠風細藥苗香月滿真如
淨花開覺樹芳谷前鶯轉處時聽話圓常

常建三峰

西山第三頂茅宇依雙松杳杳欲至天雲梯昇幾重瑩魄徹玉
虛以求鸞鶴踪逶迤飛天人執節乘赤龍旁映白日光縹緲輕
霞容孤輝上烟霧餘影明心胸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因寂
清萬象輕雲自中峰山暝學棲鳥月來隨暗虫尋空靜餘響嫋
嫋雲谿鐘
僧皎然破山二首
雙峰百戰後真界滿塵埃蔓草緣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更

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回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
夜自飛還

元稹虞山秋夜
迢迢秋夜長青燈半明滅棲鵲遶疎枝濕螢依腐葉谷虛振幽
響室靜生虛白誰有笛數聲吹墮西窻月

宋 蘇軾暮雲白宜爾山中人已歸自爾又

劉拯破山八景
救虎閣

三昧遊深恩結宇依蒼崖猛虎伏危閣拔箭非忘骸窮獸雖覆

車危雀猶投懷况我見已忘而彼猶其儕
興福寺

峩峩烏目山曾臨貴侯宅重房昔珠翠峻字換金碧泉激晨霞
明松遙暮雲白宜爾山中人日輪自朝夕

宗教院

妙義傳天台迷雲淨如掃初終雖五時修短自三草結隱非此
峰獲藏亦真寶秋來月正圓獨照僧已老

龍鬪澗

白龍鬪危峰長澗落千尺靈泉應奇縱高連暮雲碧寒影凌蒼
崖清流動危石八月苗正枯猶能變甘澤

常達塔

圓昔探雙林危言發南華萬里歸一空誰云正非邪門影搖青
松曾廻貴侯車猶遺數層塔岌岌凌飛霞

懷述塔

妙理悟三伊巍巍抗奇節千尺巖下松蕭然獨凌雪珠影雖青
黃月輪豈圓缺危石揚寒泉至今伴清絕

空心潭

碧潭發幽石瀟灑無纖塵寒光湛秋月有物難比倫羅鈎况無
魚千尺徒垂綸到此心已空何用濯吾纓

御賜鐘

常昭合志 卷之十二
大聲叩洪鐘萬里來彤庭鳥閒棲影重星淡雲氣清餘響繞巖
壑林葉如迴驚有客發深省塵耳非謾傾

王伯廣中峰

躡徑登高亭天遠不敢局踈簾捲簷花百里在舉目江橫縞帶
明山隱螺髻綠啼鳥破長烟飛泉漱寒玉雲迴猛虎嘯清風繞
巖谷颼颼入青松古淡琴一曲倚闌更凝望斜陽上修竹欲去
還遲遲勝概那可足

李光破山

招提清絕冠諸方溪繞山圍勝氣藏好在池塘存舊址依然花
木隱禪房風生殿閣原無暑雨後松篁自有香日暮不教清興

盡更登絕頂瞰微茫

勝法寺

舍南舍北竹千竿鏡淨無塵碧玉寒中有老人清似水晚來相
對倚欄杆

智林寺

扁舟來訪小叢林花木通幽院落深旋拂胡床成午夢閒持貝
葉動秋吟竹聲瑟瑟生虛籟山意峩峩入素琴更喜老年能會
事手攜爐鉞自相尋

梅詢頂山寺

千株碧樹插雲立一綫紅泉繞石飛童子怕寒爭閉戶夜深風

常昭合志稿

卷之十二

吳

王伯廣寶巖寺

平湖鏡淨中背貼青峰巒去郭二十里金碧輝波瀾是日寶華
鏡萬象鬱以盤壯哉窄堵坡一瞰天地寬誰懷墮塵鞍幾欲招
飛鸞我生眇何能山水情所安扁舟幾來斯不爲開愁端意到
自行樂樽酒那追歡何如結青蓮以適心外觀塵迹身兩忘浩
然天地間

孫應時宿山禱晴
鵲爲晚晴喜山如秋夜涼蟬聲起竽瑟雲影散牛羊神理應難
昧民憂敢自康平生靜中趣未厭宿僧房

詰旦喜晴

一壑有幽意三年幾獨來龍鱗松薜荔翠羽石莓苔潤喜朝光
動清知嵐氣開山前迎父老同作笑顏回

蘇舜欽頂破二山詩

北邑有頂山下潛子母虬其子去爲雨以救鄉人憂前擘穹峰
開化出百丈湫後因號破山致祠獻庶羞歲來省其母風雹六
月秋烟雲騰踏去不復經月留邑民賴其靈雖旱歲有收因成
兩佛宇幽邃號勝遊澗泉走鸞車松桂擁石樓夜堂人噤滲陰
壁風颼颼近年返暴雨頗亦傷田疇老農務祈禱梵唄日不休
常爲釋徒利乃作生民讐嗚呼二虬者其說何悠悠

集詩

五

范仲淹頂山上方院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吾師仁智

心愛茲山水音結茅二十年入道歲月深笑我名未已來問無

為理却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楊備常熟

遠逼江垠傍海孺落帆多是往來船縣庭無訟鄉閭富歲歲多

收常熟田

林逋中峰

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嶺聞長松含古

翠衰藥尚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李湛永慶寺

巖扉開早涼谷鳥分遠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生松澗

底花落蘚池旁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牀

周仲美同遊維摩寺

西風近重陽青女作奇狀高人事幽討木落秋更望溪山步屈

曲策以九節杖林空眼界寬雲深開法藏歡迎雜鐘鼓舞躍駭

龍象載酒得良友雲山互尋訪同來八九輩俱能尙踈曠具饌

擊紅鮮摘花泛新釀修竹當翠袖泉聲代清唱徘徊欲盡歡更

上層巔上

徐次鐸極目亭

幾點歸舟破暮烟
數行雁字落霞邊
世間安得王摩詰
爲寫琴川作网川

僧仲殊極目亭
深淵
竹
當
翠
嶺
泉
聲
外
靜
天
欲
盡
落
霞
照
出
洞
庭
山
噴
林
空
翠
界
實
雲
彩
關
長
煙
燭
心
靜
鏡
鏡
鏡
孫
應
時
乾
元
宮
之
詩
奇
景
高
人
事
幽
情
木
杳
杳
更
望
第
山
步
塵
囂
咫尺愧山林
勝日追隨得共臨
千里江湖堪送目
一窻松竹更論心
清風政爾生秋意
小酌何妨到夕陰
歸路踟躕獨惆悵
強須倚卷一微吟

元

張宣賦龍母祠送賽景初判官
龍伯之宮東海上
更誰祠母向山阿
春秋歲歲羞蘋藻
雷電時時繞薜蘿
民爲乞靈來薦享
我因弔古一經過
綠波春水今無恙
送別其如感慨多
王大成致道觀
極目渺無際
洞然天宇寬
蒼烟浮遠樹
流水繞空山
夜月涵丹井
晨風拂紫壇
山居塵不到
心與白雲閑

鄭昇元七星檜書臺

撫琴詠泉石
霜鶴酬清音
惟有七星檜
歲寒同此心
蘇詩
楊維禎遊秀峰

河陽山色畫圖開絕壑懸崖亦壯哉華表不聞仙鶴語醴泉會
引鳳凰來玉魚金盃埋黃土石獸豐碑長綠苔獨有桓桓邱隴
在秀峰相對讀書臺

明景風林紫雲山臥壘不聞山與白雲開



林大同仲雍墓
天宰寶書歐氣敷樹氣水餘空山交且歐丹
虞仲古逸民讓國逃荆蠻文身復斷髮終焉葬茲山墓道莽榛
棘春風草斑斑歸來重吊古高風不可攀忠君愛親意願言持
寸丹
吳訥仲雍墓
新土更銘師母向山阿春煠蕭蕭蕪草雷雷都
仲雍隨伯氏讓國來荆蠻放言求自廢民迹終忘還端委治勾

吳子孫列雄藩配食至德廟邱陵寄空山緬懷雍門言臨風爲
長嘆

王賓謁子游墓
有樹枯來不計春却依虞仲冢爲鄰山家相約休樵採十哲人
中第九人

過子游故宅

武城邑裏有弦歌舊宅門前客喜過年代久長惟井在古槐猶
帶夕陽多

周震賓過子游故宅

列國雄吞際人才北學難淒涼吳邑里悵望魯衣冠舊宅歸蓬

常明合志 卷之十二
三
穎新祠接杏壇一橋通夾巷蔽井樹陰寒
吳訥過子游故宅

勾吳昔要荒俗鄙人不文叔氏豪傑士北學游聖門身通列四
科文學冠同倫井堙宅已荒橋巷名猶存至今里中子千載沾
遺芬

高啟言公墨井

寥寥武城宰遺井虞山陰千載汲未竭九仞功應深藝圃自可
灌道源誰復尋弦歌聽已歇鉗縛看還沉無爲滌弗食惻惻起
歎音一瓢樂未改庶幾回也心

張洪齊女墓

南風初勁北風微爭長諸姬復娶齊越境定須千兩送在城應
拭萬行啼望鄉不憚登高遠埋恨惟嫌起冢低蔓草萋萋猶泣
露倩誰滴向故鄉泥

楊一清唐忠臣天恩墓

競嘉韜畧懾羣驍尋以捐生血戰軺三葉總成忠義鬼一門爭
効盛明朝飄零枯骨嗟方返迢遞遊魂愴莫招歸安虞山程尚
遠前途呵護仗江潮

桑孝先王忠臣鈇墓

眼見橫戈靖海洋倉皇一夕具金湯乘城頓息千家哭追寇寧
辭七尺僵淚墮殘碑同峴首骨留荒塚亦桐鄉忠魂寂寞馮誰

常明合志和 卷之二十二
弔悽斷悲風撼白楊

姚廣孝重經常熟

鉅邑當湖北官無接送勞水多歸海近城半在山高僧寺餘庭

栢人家盡野蒿重游逢日暮惆悵促回舫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張洪尚湖

嫋嫋秋風起白波維舟無奈客愁何江湖滿地人來少蘆葦連

天雁去多咫尺不遑安信宿百年能得幾經過自憐舊日嬉遊

處都被農家插晚禾

沈似潛過海虞

吳下琴川古有名放舟落日偶經行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

山半入城齊女墓荒秋草色言公家在舊琴聲我來正值中秋

夜一路哦詩看月明

周霞賓頂山

路轉青楓徑泉通古石橋規模靈隱小景象上方遙書壁藤牽

袂尋源草沒腰每懷登覽日東海暮生潮

琴川

琴川吳北境七水似弦開繫纜年年柳移篙岸岸苔魚經春雨

長鷗避晚潮來到此纓堪濯淹留未擬回

慧日寺

盡說梁朝寺誰叅嚮老禪莊嚴存像教汨沒悵塵緣七寶祇園

樹雙金佛地蓮海鄉烟霧裏月落曙鐘傳
沈周拂水巖

只有看山是勝緣青鞋布鞵且輕便天收雨脚餘今日我趁花
時遺老年絕壁雲扶將墮石豁崖風勒下奔泉此來不憤空歸
去旋構新篇揀竹鐫

拂水庵

我家去烏目北鶩僅一餉嘗遊但東麓拂水渺在望衆口詫奇
勝翹首作西悵茲來不忌雨晴意晚始放力奮興亦超履淖老
追壯一登還一頓往往手却杖轉陟歷亂石嵌突踏雲浪豁厓
中通泉欲墮風倒抗颯颯成萬沫仰噴下而上著面毛骨寒遠

立未敢傍直訝功德水感沸金剛藏老僧瞰泉住相地風水當
天設冠茲山邑人不我誑抱衾雖一宿言拙莫能狀乃知南山
詩包括自有量重來何歲月此亦還可訪

七星檜

海虞七星檜宜爲羣木冠列坐老子宮與邑作奇玩廣墀氣蕭
森入門凜欲汗久信天地成復知雨露灌傳植從蕭梁其說我
恐漫驗斗形詎全七旣斃其半三株實聊存難執歲月算各各
具一異形容非詞翰西體裂多槁豁然做三判東體活亦裂筋
骸互續斷北者蜷而禿袖破舞脫腕葉亦不暇葉榦亦不暇榦
左支皮索絢孤絕頂留繖槎折象齒蹠癭決鬼目爛疏越復叢

穴骹骹仍軒岸蛟攀及貌跛努力不得竄矛長及劍短接戰驚
楚漢如此紛怪駭聃君不能按知遭幾雷厄還屢兵火難生死
付冥然造物反被玩君子重貞固頑醜小人調緣坐高吹簫我
欲呼鶴鶴從根覓埋丹澆泉覬紅燦長生就其蔭永作婆娑伴
程式致道觀

桑琳致道觀

山下古琳宮神仙有舊蹤并開丹化鶴壇建會成龍月殿紅雲
護星垣碧蘚封近聞仝偃輩松下或時逢
洞天福地世應稀樓閣凌空勢欲飛檜遶石壇星布列茶分丹
井水甘肥虹光曉護黃金鼎雨氣涼侵白苧衣夜半羽仙秋醮

罷月中吹得玉笙歸

邵圭潔致道觀

花陰寂寞仙人井月色淒涼太子臺遊客還來啼鳥去夕陽多
處重徘徊
倪鉅大石山房

山城新雨霽振策試幽尋精舍臨危石澄湖映碧林淨憐芳樹
色閑適白雲心坐聽漁歌發滄茫烟水深

孫樓桃源澗

何處銀河瀉桃源霽後看無雷自隱隱不雨已漫漫夾澗山如
界尋源谷似盤穿雲芒屨濕飛瀑薜衣寒漱玉鳴清瀨流珠噴

急湍會心徧此地斜日獨凭闌

林大同石梅
孤根生石上傲雪得天真不假栽培力心函萬古春

李傑石梅

仙館高寒地孤梅石罅生西湖千萬樹何似此株清

程式東塔寺

軒豁前朝寺凌空塔幾層鳥飛驚夜鐸魚躍見春燈北斗還堪

摘南箕或可凭老來無暇步白髮愧閑情

邱大佑大慈寺

大江南畔梵王宮深在烟霞第幾重綠樹一林新翡翠青山七

朶小芙蓉錫聲曾伴飛空鶴硯水長沾化雨龍老我欲投蓮社

裏三生石上話從容

王寵憩白雀寺

香雨灑金沙輕陰蔽日華山蒸飛殿靄海潤簇樓霞地僻偏喧

鳥林深尚落花載窺清淨理願老梵王家

徐恪遊鷺山寺

香刹深藏紫翠坳巖亭長見薜蘿交繙經葉上蟲書字掛衲枝

頭鳥寄巢誰似金山留賜帶先參玉板向齋庖日斜茶臼林間

響疑是松門過客敲

楊循吉西園雅集

清明合志稿 卷之十二
秋日來登雲水堂使君開宴興何長虞山勝賞在此處名教清
談有幾塲鼓瑟時時驚鳥下推扉隱隱見湖光夜深松竹皆含
露漫舉金盃吸晚涼

桑瑾

十里青山一畝堂萬松環拱拂雲長斯文偶作林泉會勝事今
留翰墨塲詩繼蘭亭音韻古名題石壁艾蒿光道人入夜還留
客一曲洞簫秋月涼

張著雪井

乾元古仙宮迥出虞山半旭日開元門飛霞集樓觀中有寒碧
甃尺度深幾萬上含太古雪下漫雲根斷寒泉出太陰轆轤轉

雲漢時聞百尺聲徧沃衆真盥伊昔徐仙翁始結猿鶴伴丹光
夜通天濟火不及澗卓劍呵六丁鑿此石崖畔翁乘白雲去千
載付清玩至今渫不食使我發浩歎王明可用汲引綆欲待旦
乞君馬上瓢急濟東海旱

邱大祐丹井

梁代仙人煉歲華海虞山下鑿烟霞銀床綠帶梧桐影藥火紅
開菡萏花聞說旌陽曾有術焉知勾漏已無砂一泓雲液千年
在留與山厨日煮茶

林大同白龍池

蔣村浣紗女得珠溪水中青年絕人道吞珠生白龍靈潭依頂

山春澤常溶溶旱乾與水溢精禱靡不通子今際風雲作霖擬
相從何當慰蒼生四海歌年豐

王禕常熟西郊

稻禾斂嘉實蘭蕙摧孤芳華滋日已歇游子多慨慷林臯集鳥

雀賦畝散牛羊物情各有適心與歸雲翔

徐漢稭三元堂

探幽到真境寥泬聽風泉踈竹帶春雪澄潭寒暮烟一堂雲嶺

合千樹石門連恍惚聞鸞吹遙遙遲羽仙

徐賁農夫謠送顧明府之常熟

我家茅屋臨官道前種桑麻後梨棗年年力作不違時人有餘

糧牛有草官長下車今五年老身不到州縣前鄉無胥吏門戶

靜家家盡稱官長賢大男入郭買田具始知官長移官去來時

憶向官道迎今日去時須送行攀轅欲留留不住我民愴惶彼

民喜殷勤再拜官道傍願飲三江一杯水

錢騰渡江

蓬底茶香午夢醒大江風急正揚舲浪花作雨汀烟濕沙鳥迎

人水氣腥三國舊愁春草碧六朝遺恨晚山青不知別後東湖

上誰愛菱歌倚櫂聽

吳訥七弦琴水

虞城枕山麓七水流如弦昔人肇嘉名千古稱琴川猗余少年

日結廬住川邊每得琴中趣不假絲桐傳此意常自知脉脉無
與言

黃體勤趙段圩歌

堤之未築田混於湖居者以徙賦者以逋堤之既築湖潤於田
徙者以還逋者有年噫嘻長堤屹乎天作伊誰之功臺憲民牧
田稼芃芃湖水溶溶百千年祀澤流無窮

唐順之陳中丞邀遊福山

春早湖山雨半晴有客邀我觀滄瀛澤國溟溟蒸海氣石灘淺
淺鬪江聲日月迴旋一島小金銀色相十洲明微風向夕送清
響應是仙人吹玉笙

久緣迫陘悲時俗海嶠春臨意若何地擁龍蛇爭起陸天投星
斗橫翻波封疆坐覺華夷并氣候嘗看霧雨多才謝枚生能作
賦觀潮恰對曲江阿

季篴桃源澗

臙脂片片汎流泉疑是林中有洞天過客不知空想像雲深何
處覓神仙

顧鼎臣觀福山社紀事

遊人如蟻事如麻街巷喧闐好物華本藉神功能捍禦豈緣財
力競豪奢威容赫奕開生面供奉分明學內家燈火滿城歌吹
沸夜深林有未棲鴉

周光宙劍門次韻
 我與名山夙有緣
 輕衫短帽信輕便
 觀風漫逐邦侯駕
 弔古遙論霸業年
 劍氣干霄著裂壁
 巖花和雨入流泉
 坐看勝絕忘歸去
 詩寫蒼崖續舊鐫

金定樂影娥池

圓影照琳宮
 滄池秋澗漾
 娟娟竊藥人
 宛在澄波上

國朝

孫永祚普仁寺

北澗有禪宇
 白雲深復深
 遠公結蓮社
 陶陸相招尋
 謝彼區中累
 生茲物外心
 泉聲和佛號
 鐘磬時同音
 初日出松戶
 清風來

竹林願言聞
 扣擊長托青
 瑤岑
 于宗堯昭明臺
 百代鴻章舊
 網羅連珠編
 玉沒烟蘿文
 存選體齊
 梁少臺臚書
 香吳楚多翠
 挹山屏餘黛
 色響傳林幄
 有清歌政閒
 憑弔千秋事
 苔滿蒼碑手
 自摩
 李維麟輓邑侯三韓于公
 幾多凋瘵與流亡
 咸賦飛鴻誦
 芾棠百里陽
 春方有脚
 一輪冬日已無光
 峴碑歲歲難收淚
 蜀魄年年欲斷腸
 近築高原留骨
 葬海虞民庶即
 桐鄉
 吳偉業三峰秋曉

曉色近諸天霜空萬象懸雞鳴松頂日僧語石房烟清磬秀羣
水幽花香一泉欲參黃蘗義便向此中傳

趙執信吾谷詩

楓林蕭森新得霜虞山佳處雲錦張昨來挈舟隔十里暝色爲
我開纈黃晨朝故人許鄉導舉趾倏欲從風翔臨行胡爲有改
計道旁築舍空迴遑郭門西去不五里詎要卜吉仍春糧勝境
到眼棄不取山靈應笑癡非狂烟溪一棹橫谷口幽徑頓入秋
茫茫萬峰羅列何萃律亂霞飛墮紛披猖丹砂翠羽不可別交
枝動影爭斜陽何年高人參造化手植巨麗留山岡青女有情
妙點染慘淡耻與春頡頏我曹寄身殊恍惚絳宮碧落仙人鄉

同來少長數得七潦倒誰是籍與康中林纍纍見邱墓對此安
得辭壺觴昏夜呼火照豪舉燈燭映樹收光芒醉歸揮手興未
盡後期一昔寧荒唐東軒靜卧雨驚夢猶疑落葉投匡床天明
起坐忽自笑始願若失今難償人生快意及旦暮莫令事過徒
感傷諸君畏濕辛不去他時秋雨無相忘

汪應銓登讀書臺

瘦雨洗山秋疎風回海暑宿莽稍薙叢長林亦修豎登高亮自
茲尋古渺何許臺標帝太子繼踵師尙父廢園豈吳王哀壠非
齊女雒誦想笙聲吳風如鶴語或飛雲出棟若有人憑礎梯磴
鬱迴阜翼簷上及宇我石澀繡花奩潭瀉玉乳筭籟俄響寂烟

霞互吐茹層楹賓清都矗構弁元武湖落渚開翅山迴城抱股
 馬角雙頂平琴弦七條古箇字鋪萬瓦棋盤界多稔松擎日車
 中野豁坤倪舉隱現峰對影合離指能數蕭條且軒明空濶非
 僻鹵濟濟皆吾黨云云信爾汝戲謔追宴娛箴規效裨補問字
 緬當時論文忻起予二千年寂寥六十卷塵土解人敢附蘇精
 理彌欽杜相輕雖昔然有作誰敢侮汜濫必隄防滅裂求規矩
 靜言翰墨場不廢瓊瑤圃棄置勿復陳笑言何自若幸際太平
 時訪景第歡聚京師東棹精相雨灑夢餘蘇葉對天和天開
 巽藉豈飄香芬習火期臺舉欲飲規樹外去古稱譚詠手與未
 同來少身煨料小意回猶長壽與對中林靈靈泉和墓機北安

雜記

志有雜記軼事遺聞志之緒餘也府志所載者廣類分爲
 自六邑乘惟錢氏有之餘志未列散見他書說因果譚鬼怪
 文不雅馴則畧之今擇其資見聞備搜討昭勸懲徵信而
 言尤雅者彙萃成編庶幾雜而不越焉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大火屋居焚蕪大半灼爛死
 者十餘人先一夕許浦戍卒自府請冬衣還宿郊外戍將夢
 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至庭下曰明日常熟有變毋縱部
 下爲亂且責軍令狀旣寤驚疑及曉止戍卒勿進獨從數卒
 至城外遲疑未敢入俄而城內火作烈焰猛熾若戍卒入邑

必因救火剽掠為亂矣

錢志

淳熙庚子辛丑比年大旱常熟葛市村過姓種田六十畝歲常

豐熟過覬例免秋賦亦偽以旱傷聞官果得免輸自謂得計

明年夏飛蝗驟至首集過田禾穉皆盡而鄰比之田蝗過不

食又有二農家畎畝東西相接東家淳朴守分西家狡猾暴

狠東家嘗苦之是年蝗至盡集西家之田不入東界農恠之

夜以囊貯蝗移寘東田東家知而弗較但云果有神明蝗當

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田卒無傷焉

聯車志

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半化去咸

淳中僧法潤撤其材改建方塔四面九層與他浮圖迥異矣

或云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

塔潭每當天氣清明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橫上

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此理殆不可測又一僧房在

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上置屨窻窻中隙光射壁宛

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

錢志

東塔未建時其基乃大壑也異僧慧徹以木魚四頭置水中鱗

尾生動羣兒日以土礫投之魚卒莫能得壑遂填塞隆慶間

東北角忽歛一夕空中聞斧聲詰朝視之平矣

塔中伽藍殿一鬼侍綠臉

赤髮人呼曰青瘦大王晦冥之夕每作異聲聲所在不利

宋僧慈悅結廬白龍祠側向得水腫疾一日有客自云姓回見

慈公甚憐其病手爪割其股腹水潰如湧而腫消又畀藥一
 丸教用商陸根煮湯服之且語悅壽可八十五悅不悉何許
 人後兩月有客云自普陀來遺一畫而去展視之乃呂真人
 像始悟客姓回即呂也隆興辛未縣主簿趙彥清刻石記事

錢志

福山東嶽廟甚森嚴書生胡子文醉入廟見兩傍善惡判官笑
 侮之因掣其掌惡判官筆戲玩之袖而歸舟至中途有一皂
 衣人呼之去逡巡入廟伏階下遙見堂上兩判官東西對坐
 西向者呵責其掣筆之故聲色俱厲子文素持金剛經至是
 叩頭懺悔而誦經不輟誦至第三分兩判皆起立又誦兩章

判並舉手加額于是東向者為之緩頰子文又哀懇西向者
 怒少霽沉吟曰不可不小示懲警叱令肉袒舉筆點其背曰
 去子文遂悸寤則身死舟中半日矣趣歸疽發于背十旬乃
 瘥錢志

半山亭在虞山東麓上宋邑人趙公豫建公假守當塗紹興壬

戌秋八月閱訟牒次有吉明起不書一字若今所謂白紙詰

之乃琴川北門劉莊奔走隸也附口以書其大畧今年四月

二日因賭羞見妻孥遂往乾元宮後自經于叢林繩斷墜地

昏眩中若睹神人朱衣美髯叱云宮路衝縣將不利于公寓

汝可往太平州白郡守趙大卿于山路中築基創亭仍書官

官邸合志 卷之十二
銜鎮之明起旣甦甚惑焉且不識大卿顏面其何敢前七月
家人病復睹神人責問何以不行明起遽應曰諾不告妻子
密訪道里遠近稱貸裹糧遂至庭下可否惟命公豫厚遣而
歸仍諭家幹度材鳩工涓日建造費約千緡次年冬丐祠歸
嘗一登陟規度適中左右顧瞻心目開豁知宮王冲一又植
松萬餘株前後掩映共爲不朽然吉明起向之所見朱衣而
多髯者竟不知爲何神也公豫自爲記

琴川志

紹興五年六月七日有村民艤舟昆城湖見一麗女從兩蒼頭
云欲附至東蒿塘看親中流民問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豈龍
女耶女不答蒼頭怒目回顧轉盼間已失之須臾有龍發風

拔屋蒿塘譚氏父子三人力畊賣酒適臨安茶商沈八等憇
其門覩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其一云我在譚家
幹事汝等速去茶商併絹客悉被風雨移置塘北三譚宅宇
器物席卷無遺一秤插地一斗貯入糠甕竹樹拔空船亦飄
去而人悉無傷

彙堅志

淳熙元年春曾尙書懷死久矣長子縣丞忽夢父語曰我爲福
山嶽廟土地交承之始官僚私覲須禮我東書院黑厨藏佳
紙可以染黃印造大梵隱語焚之旣覺未以爲然又見夢於
仲子仲以叩鄭道士乃是度人經之本章又見夢於叔季畧
不省邑有陳秀才素游公門夢尙書怒罵諸子將懇上帝迨

三月二十六日季子行廟西廊公命兩鬼摔扑地廟吏炷香致禱扶歸舍中百物擊毀縣丞邀法師陳國潛禁禦陳知尙書爲難設祭堂上家人悉見亡靈季子醒後備言所見卽日印經五百本焚獻

錢堅志

吳文恪訥答張修撰洪書云前志人物無幾因憶宋代惟曾丞相懷爲最顯然急於聚斂壞當世破分良法得罪清議元世不及百年習俗已富侈自豪若曹氏私租三十萬石勢傾郡邑淮寇入境一夕爲燼志中幸以此意垂戒可也

鄧韞志

陸莊曹氏盛時園池之勝甲江左服物飲饌務極奢侈然事亦有近于風流者嘗招雲林倪瓚看樓前荷花倪至登樓惟見

空庭耳倪飯別館復登樓則俯瞰方池可半畝菡萏鮮妍鴛鴦瀟瀟萍藻淪漪倪大驚蓋預蓄盆荷數百頃移空庭庭深四五尺小渠通別池花滿決水灌之而復入珍禽野艸也又嘗招楊鐵崖看海棠楊至不見花朶請徙席意花前矣至則鼎爨與觴罍錯布寂然無花楊始恠問曹曰夜半移燈看海棠請須之俄而月午曹復徙席層軒出紅妝一隊約二十四姝悉茜裙衫上下一色類海棠各執銀絲燈容光相照環侍綺席曰此非解語花耶楊極歡竟夕而罷

錢志

至正十六年三月張士誠偕弟士德將高郵兵千人渡江從福山直入市橋福山人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脅于士誠之威

恐禍及遂發江船百擊牛醢酒犒師士誠至福山曹迎致其
家獻金帛米穀以巨萬珠玉錦繡又數千計及暮將士縱掠

積貨一夕而空

楊儀南宮集

吳文恪公訥居家嚴肅好折子弟少年英氣孫吳淳御史按某
處便道歸省訥怒曰簡書之謂何杖三十逼之任又一日與
李文安同坐野間見衣純者來近睨之乃孫淳也叱曰汝何
功于朝敢衣綺命褫之又錢昕上春官訥送以詩阿昕今已
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
章蓋惡昕父多不法作此戒之昕第來謁命執糞之禮加帚
箕上毋塵長者一日留郡守燕命孫侍御淳行酒甥行人昕

執炙拱立左右郡守求同席訥乃令各攜一兀坐廡下起復
執禮如初又御史淳卒于官為靈神禱祀日甚訥聞之令人
持文一道告彼城隍令驅逐還毋為厲使抵家里巷聞車馬
聲知御史歸矣

府志

正統間吳文恪公訥以副憲乞休里居嘗徒步出城闈遇負薪

者辟易道左曰賤避貴公亦引却曰輕避重人兩賢之

柳南隨筆

魚開封侃守郡時夢老人謂曰我龍也明日午刻當震死公正
人能庇我乎厥明蒞政見物蜿蜒硯池中心知龍也取置印
函封緘之少頃雷霆震驚雷神見形相逼魚不為動雷愈震
羣吏請曰帝怒不解願明公仰副天心魚不獲已啟封龍乃

震死

錢志

魚開封侃致仕歸隨身止一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宮宣聖前缺香爐花瓶二物公卽以此銀鑄之居家饗殮不繼家人愠見公後得疾日卧一小床足不能履地家無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床懸二絢夫人間以麥粥進必曰清官麥粥在此乃緣絢而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巡按路公振飛行部至虞謁墓致祭且立石碑曰第一清官魚公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爲仲雍一爲子游與公而三云

柳南隨筆

正統初楊浩然集爲縣學生齋詔至福山巡檢例有款贈銀五

兩同行庠友二人皆高年盡取之止以款筵送楊楊以前輩讓之江濱獨步二人疑有後言徐躡聽之楊適濯手於江笑曰巡司賚詔豈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也二人聞之從後推楊入水楊以兩手拒入沙中持一物起視乃銀一錠爲波浪洗嚙光潤瑩白適與巡司餽禮相符二人駭異醜酒臨江歡宴而別楊後以景泰五年會魁觀政兵部上書救章綸鍾同進一級除安州明代進士除知州自楊始

堅瓠集

回題

贈都御史章煥文珪之父也居城北隅多隱德一夕隣人夢炳靈公神引繩度地曰章煥文有陰功天將富貴其裔從某至某處是其地址也後四子皆貴名所居爲紫金街

錢志

章中丞律之巡撫雲南也時巡按御史何某其父業賣笠章故性倨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均敵禮章益怒院門有石獅命笠其首蓋以御史多冠多爲獅類以誚之也章送何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帶笠乎何曰獅子回頭便吃獐以章與獐同音也由是怨益深未幾何以考察黜章訐其入夷人賂按驗雖不實章竟以此免官

柳南隨筆

徐侍郎恪爲都御史一太守送歷日百本每本有銀葉一片共約千兩開用方知仍封固後按其府命太守領出亦不言及

錢志

蔣公三上疏三受廷杖死正德己巳通州諸生李安國召仙仙

降乩大書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曰莫非宋丞相文信國耶仙曰非也吾常熟人與子曾在錢海躍處相晤子不記憶耶李再請留名仙曰吾乃蔣欽也連書可惜字者三李請其故仙曰可惜忠孝不能兩全耳李肅拜畢請曰先生身死皇廷名傳天壤今來何以教我仙乃賦七言一律後四句云內宦多乎君子獨衆人醉也我猶醒雖然死在獨夫手蓬島於今也得名李又曰先生死後曾有人以詩輓乎仙答曰有同年黃主事以詩而致罷職詩曰淚灑彤廷血未乾聖朝何事殺言官生前有志來匡國死後無錢去買棺百鳥籠中聲已絕一龍天上膽猶寒漢宮故事今猶在欲保

皇圖億萬難李叩以事後皆奇驗蔣綺瞻梓手筆

陸潤字昌澤守溫時扑責樂清令王約令奉公教以卓異著聲

後為御史按三吳造公修謁兼訪利弊時有錫山某犯大辟

以千金乞居間公峻却之王重公甚為公建五馬坊居家有

里人呼名嫚罵公方下碁不應其人竟暴卒柳南隨筆

孫西川艾既以子貴受封矣一日遊金閶有賈人忽把其袖且

笞且詈幾至折頤公曰余常熟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

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僮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

恩如某笞之最是偶誤何傷引酒而別又吾邑顧耿光字介

明憲副玉柱子也嘗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而去公

怡然袖手或問之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較越宿

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柳南隨筆

陳察兩按大藩每入境取篋中裝懸衡識其勛兩出境仍衡之

不浮錙銖其掌京察時降河南提學蕭鳳鳴一級移督嶺南

察謫海陽司教蕭頗悻悻察不往謁及遷浙藩左轄蕭已罷

歸里公移檄徵其逋稅蕭怖甚微服待罪察迎送殊恭給事

楊言游吳特造陳廬謁謝察避不見言乃拜陳祖墓歎曰海

虞山川雄偉其生偉人也宜哉錢志

錢海山籍晚年娶一艾妾與其女年皆二八定情之夕其女在

側海山忽念我女方擇佳婿而此女侍我老未知稅駕何所

卽遷卧他所認妾為女嫁吳門吳生吳後登第執子婿禮海山以盜案籍沒依之以終

柳南隨筆

邑中縉紳眉壽八十以上者衛浩九十一吳訥八十六張洪八十四鄧韞周光宙俱八十八沈海錢仁夫錢籍俱八十五陸潤丁仁陳察馬儒王留湯洪張文鳳俱八十三趙承謙王賚汝俱八十二張學狄雲漢馮玘陳言俱八十一章儀章格俱八十而歲貢中尙有人若封君蔣綺則九十六

管一德文獻志

鄧韞修邑志有陳壽三國志風志成陳中丞察以私銜之率羣不逞反脣聚擊韞甚恐賴巡撫歐陽鐸巡按呂光洵持之不為動乃免志載二節婦偶遺晚年獨行市中見二縞衣拜於

道左曰公何以知余不貞也請質之地下韞惡之遂病卒

馮復

京事畧

嚴封公恪與半湖譚公同為郡掾文靖誕生在郡掾舍郡守見火燭天大驚推問之乃文靖也已而病痘瘡置之地絕矣將棺之譚室人固止踰夜而蘇

馮復京事畧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華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華亭諡文貞解為正公諡文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嚴居家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湧幢

小品

嚴太守澂相國文靖公之子也將赴邵武任與郡邑城隍神約

曰某必不攜邵武一錢歸神其鑒諸既抵任苞苴盡絕惟有
 茶果銀一項士民為官長稱觥敬者相沿已久爭致諸公辭
 不獲已積若干金迨致仕歸舟次吳門以銀付家人曰我前
 與城隍神約不攜邵武一錢歸此銀何用其以之修治橋梁
 乎擇日鳩工自郡之齊門至邑之南門凡橋梁之傾圯者悉

修治焉

柳南
隨筆

盛賚汝令增城時偕一司李泛海譏番舶歸帆黃霧忽起舟子
 怖異香忽過舟子喜及泊海珠寺舟子乃曰黃霧者巨魚將
 吞舟也異香者天妃援手也是夜有叩門者寺僧覘之報曰
 周半仙至至則附盛耳語語不聞取兩碗一覆一仰覓菊枝

置其上書水火二字畫一竈門以扇煽之蒸氣浮浮溢菊花
 酒徧酌衆人不竭又兩鵲飛入化為瓶瓶有藥翌日城市人
 闕至或潛不見或現數身迨羣蟻撲人人始散臨別盛云後
 會在開封漢陽盛晉開封府丞墻上俄書道人周一溪過此
 墨氣尚淋漓及陞漢陽太守一日視事梁間光凝如鏡光中
 宛具面目盛方起拜而光滅

松窗
快筆

萬歷丁丑七月江陵奪情十月朔彗星見長竟天大內火編修
 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相繼上疏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又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為解江陵跪而
 以一手擦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

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翌日受杖卽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時許文穆公國方爲庶子鑄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鑄犀盃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杖畢且禁獄遲三日始遣戍時鄒南臯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人持之給曰我是告假本乃得入亦杖百謫貴州都勻衛人目爲五君子云

湧幢小品

趙文毅公廷杖先一夕宿朝房時與編修吳公俱于是春分校

禮闈各有本房門生具酒殺來慰文毅連飲數大觥俄而鼻息如雷矣五更後校尉用摘指法拿跪丹墀受杖甫五一中貴奉慈寧宮旨大聲曰打便打還我活的自是杖稍輕兩腿一受五杖一受五十五杖潰爛正相等杖畢同鄉一武舉負之出西華門一內侍于腰脇間狠踢一下至寓悶絕恍惚見關夫子躍馬提刀自空中過以刀拂患處涼透心腑灑然而醒蓋正氣感召云後文毅沒有同年陳用賓巡撫雲南先一年其夫人病禱於金碧山神神降巫言曰明年三月十五日常熟趙公到第五殿閻羅任此人剛方正直不可干以私夫人之病已不可挽回但傳語子大夫留心地方事次年文毅

果以是日病歿陳見邸報中大臣病故之奏始大異之郵寄
絹素祭章備言其事又一年雲南土賊阿克亂陳公被逮瘐
死獄中益信神言不誣矣

保閱堂集

明許文穆贈趙文毅兕觥後文毅授門人黃端伯黃授門人陳
潛夫兩賢殉明國難入中

國朝康熙初朱太史彝尊於何少卿元英家始見爲賦兕觥歌載
曝書亭集越三十餘年章吉士藻功有記刻櫝蓋中央篆文
四字曰三忠口澤章又贈座主西川傅作楫見思綺堂集乾
隆戊辰歸曲阜顏氏閣學北平翁方綱與四氏學教授顏崇
渠善嘗題觥銘拓本并作兕觥辨攷核藏弄年代甚詳而趙

氏莫之知也丙午文毅五世孫汶上令王槐告歸後子貴覽
迎養于湘潭任所道過南昌適翁視學江西晤于試院出示
觥銘考辨遂力請爲介求復翁手錄觥銘加跋以贈末云書
此以志墨緣翁固樂成人美而猶未之許也王槐自楚復一
再至江西翁爲作歸趙歌又作求復兕觥序並書王槐所製
玉尊銀船銘詞尊銘曰比于玉猶堂芥梧捲孔懷飽德歌旣
醉船銘曰藝有足舟則跼之藉以載德如之何勿思戊申九
月王槐年七十矣函書致幣跋涉舟車重過汶上抵曲阜章
服衡齋門而觥在大宗鴻博顏懋倫所衡齋輾轉致詞懋倫
令嗣慨然曰先君子跋觥櫝曰一杯傳受忠烈相繼道存於

是器云乎哉余小子其何敢吞乃拓留各觥銘數百本越三宿遂奉以還王槐再拜志喜賦詩以謝有七十雲孫歸告廟墨緣世世感奇緣句自以歷任此邦三十年祖器近在咫尺未及周知今以耄年馳驅三載行萬四千里始得歸二百餘年故物洵乎天也非人也兩邑士大夫爭相歌咏四方投贈詩文成帙一物也以忠始以孝終求之聖人之居歸諸大賢之里文毅公英靈實式憑焉而非止一邑之光已也

錄歸觥集序

侍御錢岱之生也父龍橋夢一老僧豐頤大耳徑造其家云自泰山來欲借此了宿緣覺而太夫人生男因名岱字汝瞻後汝瞻爲廵方直指使按部泰安州詣一寺見僧堂一小照宛

如已貌也問之有僧對曰此先師爲鄉宦某所辱一笑而寂其年月日則御史之所生也已偵知鄉宦實肆橫鄉里爲不法欲題叅不五日而家書至蓋鄉宦聞而恐急走常求救于龍橋願重建此寺爲封翁祝釐龍橋性仁厚好奉佛爲作書寬解之後此寺鼎新巍煥重振宗風一如老僧時云

錢侍御少時與蕭氏子應宮徒步來城與課至湖橋兩人遙玩山景錢喟然曰我得志時第宅必營於西半城蕭曰然則吾必東半城後皆驗蕭名應宮字觀復登第後廣營第宅於方塔前

錢侍御年八十郡縣敦請應鄉飲大賓戚里雜沓慶賀乃出女

樂演戲相欵列筵百順堂徹席後復作管絃之會已而合女
樂十人且歌且舞夜半方散人盡歎為觀止座客有舉少陵
詩曰盍簪騰櫪馬列炬散林鴉謂此舉如是以助歡笑云

右

三

王宗錫巡按江西郡豪屏跡後少懈張學士元禎以詩投之曰

禹門三級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昨日鄰家邀我飲盤中

依舊有魚鮮王詣謝教竟窮克黨

錢志

陳莊靖公瓚為給諫時以直言受廷杖削籍里居隆慶登極詔
以原官起用不數載超遷至刑部侍郎萬歷戊子秋公病革
適賜冰至置於榻前忽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圖欄楯窗檻檐

角頂輪無不周備移時冰勢漸消塔影漸沒而公亦薨逝矣

瞿太僕汝稷嚴太守澂適在京師相與奇其事

猶園

贈太常顧早號怡東居均墩村年二十四卽矢志為方正跬步

不苟一日歸途遇雨及門疾趨至廳忽自念曰奈何亂走如

是耶復趨出門數百武於雨中整容徐步而入又一日以徭

役詣縣有同事者好狎邪遊拉之過社壇社壇者羣娼所聚

也公初猶謂訪友俄而婦人出肅始知娼也捧茶進謝不舉

杯酬以白金三錢遂走出

錢志

顧贈公怡東樂善好施嘗冬日衣一新半臂出遇一行人寒甚

遂解而衣之或曰身凍奈何公曰我尚有裘在若惜此不予

是視半臂重於一命也

錢志

周忠介公順昌江右周益公之後其曾祖巒自常熟徙居郡城

祖冠官龍游知縣父可賢

見黃宗羲集周子佩墓志

司成許石門嘗頒詔之陪京闈運皇木梗河道叅隨鳴張石門

列儀仗衛龍亭朝服立鷓首趣傳呼某太監朝駕闈氣沮逡

巡詣駕前投衣叩頭候詔使舟先行乃去其應變方畧多類

此唐墅

志

瞿稼軒未第時嘗謁顧裕愍欵留置酒從容談論至夜分乃別

或問何不他客留而獨留此也裕愍微笑曰此君當血食百

世若輩何足以知之

錢志

瞿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為正心修身之裨益者彙

成十卷題曰愧林漫錄愧林者先生自號其自叙識歲月為

崇正丙子仲秋越十五年先生留守桂林以身死國愧與桂

同音自號實為之識云

柳南續筆

瞿留守之殉難也孫檢討昌文方從永歷在黔聞難倉皇赴粵

時定南王孔有德知昌文將至欲并殺之一夕夢至一官府

甚森嚴有綽楔曰宮詹司馬諦視堂皇南面坐者則總督張

同敞也張故留守門人與留守同殉者遂驚寤次日昌文至

王感夢兆待之以禮且許歸骨云

粵行紀事

留守瞿忠宣公殉節粵西其配邵夫人先一歲沒孫昌文間關

萬里負骸骨歸盛以瓦盆至中途力不能勝因棄盆而脫裏衣裹之及抵家則著衣處皆生血痕若膠粘者然先一夕有大鳥二翔集會元坊上相對飛鳴久之始去翌日骸骨遂至好事者作傳奇以歌其事未幾郡人來迎城隍巨舟數十泊翼京門外公子嵩錫以事屬不經峻却之同上

王曰俞中天啟丁卯舉人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韋蘇州廟夢神與一戩子未解所謂迨崇禎癸未與子澧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曰俞爲浙江餘姚令而澧適知金華府相距一衣帶水逼除迎父至署團圍度歲亦宦遊僅事也柳南隨筆

處士歸德明比部起先之父狀元允肅祖也少時美丰儀一日

春遊爲衆所擠憇于宇下忽冠上矍然仰之則姝子也旋遣媪問官人姓氏里居行第幾去薄暮媪持金盒同心結書函來曰此娘子命毋失良會德明叱曰貴家大族而爲此行乎不悛禍將及身毋污我媪慚而去後女果以奸敗阱死錢志

崇正壬午常熟縣孫光甫先生朝讓備兵閩中一日鄭芝龍治具相招爲長夜之飲至夜半鄭曰大夫欲觀海中日出乎孫諾之遂引至舟中連舸結舫如履平地揖登小閣中設一桌二椅旁僅容童子五六人共斟酒歌唱久而忽聞海中沸然有聲一童曰日將升矣鄭命啟窗屬孫只可仰視孫遙望見水天一色日初出海門時甚大而色赤隱然有人頭頂日輪

而上日漸高人漸小迨東方將白迴視其閣已離舟四五丈
綴于桅杆之末及至下閣梯亦不過四五層閣之升降人不
及其輕捷若此符瑞圖云日有二黃人守之宋希文詩青
帝迴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以証所見非虛語也筠廊偶筆
先賢子游墓在虞山之巔前明萬歷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
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
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
有達官貴人鼓琴爲會者亦傾耳聽之已而笑曰第五絃尙
未調也鼓琴者曰女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絃果如樵者言
遂令其一再彈則冷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爲易頭巾履襪與

定交問其所從師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貌意所見者卽
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
者故海內推爲正音焉又聞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字亦仙

云

柳南續筆據雲松巢集

萬歷丙子元夕茂才馬鳳攜家人踏燈過子游墓影娥川中流

見樓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衣雙鬟女郎
倚闌吟望忽有童子推篷攜絳紗燈登岸鳳驚異命童子尾
之行攜燈者迺遷數武便趨入舫中頃之烟霧四起失所在
矣事屬荒渺疑與昔人所見相類云錢志

魏晉錫秦安令允恭令嗣也世居子游墓下生平不妄語年四

十時有一江西人往來於賢墓一日晉錫見其鎚墓坊石既而疾走衆人追問其故見其手堅握一物拉至市店其人將手中物置盆水中乃一玉螭蠕蠕生動其光映水衆方驚詫其人仍疾攫之而去魏目覩焉

小三台在賢墓下巖石競秀五色斑斕山下影娥川本通潮汐俗稱網船浜有石方丈傳爲漁人開江燒紙石舊志載月夜有人見仙娥在川音樂嘹唳得名其墓前有石俗稱龍頭石其狀宛肖土性宜蘭潤而不窒遠方奔購中孕小珠顆顆圓潔惟觸之卽碎昭文志風俗門載膈月廿四羣祀竈神集子游墓上看萬家煙火云

江南通志古蹟門載子游里金陵故事云在上元縣東二十二里金陵新志云按言偃吳人金陵亦吳也九域志謂言偃里在上元縣今訪上元縣俗名言家厰卽其地蓋沿襲子姓所居地之舊名圖經續記吳地記朱子丹陽公祠記子游故里在常熟固無庸辨又松江邑志雍正四年析華亭縣地爲奉賢縣城中有子游街鄉有奉賢涇東復有招賢涇相傳先賢言子來遊得名而縣之錫名以此縣因賢著奉賢距海虞不遠賢踪所及當不誣云

子游故宅爲西洋人所佔雍正三年博士言德堅忽一夕夢一婦人翩然而至向德堅曰吾借居數十年今當返歸爾宅旣

覺外人喧傳西洋教堂為官所毀矣德堅素有恢復志亟告
當事乃復之

上四則采
言氏家乘

常熟周孝子廟棟宇巖邃香火之盛甲于一邑廟有井居民請
香水煎湯藥者多愈凡子為父母請者尤驗後和紫蘇莖葉
同煎汲遂無虛日矣歲以九月廿一為神上壽潔牲獻爵插
花加冠陳設之儀備極華整成化元年李文安公傑計偕上
春官日詣廟禱辭其夜公宿舟中夢神金幘綠袍降於庭恍
若晝所見者吟一聯詩贈云至尊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
晚風覺而異之不曉其義明年丙戌擢進士第值放館主司
命禁苑聞鶯為題公得一東韻即以夢中句續成判云結有

神助由是入館時憲宗登極所幸萬貴妃用事方構間桂宮
幾易上意公因事納諷蓋出神所授矣後歷事三朝位至春

官尚書

錢志

趙孟頫寶二石一垂雲在松江某氏一沁雪在常熟縣署會令
女病呼女巫入治錢昌囑巫言此石為崇令昇出之遂為昌
所有而下盤先失或云在陳湖陸氏昌厚幣求之陸曰盤未
知所在別有石亦宜盤請以相贈比舟載過陳湖索解而沉
為標其處竭力挽起則又一石也昌聞之殊怏怏客睨視石
二足一足正方而巨一足三角差小而盤之二穴如之起而
合焉不失尺寸眾始咤歎沁雪者石黑質而額上一方雪著

常昭合志
卷之二十二
卽消

柳南
隨筆

醫官郁鼎智其家世籍虞墓崑山高平橋西迷不知處諸生家
畦鋤菜得誌石題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葬遂不能隱地
歸之郁乃封焉景泰中進士薊州錢源以事至崑訪其祖壠
云乃祖墳在學西北與郁氏姻也故塋其墓旁以無所徵不
知處沈通理者出所藏小冊洪武七年縣人盧熊作錢瑞妻
章墓銘曰塋縣治西南郁氏塋東北據地者遂無可辭錢復
徵之郁則知郁婿有錢道判者錢無後取郁子爲後因冒爲
錢兩家遂通譜誌銘之有繫于後也如此

崑山
志

常熟窰變觀音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跌坐頂上首

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長安慈仁寺窰
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寺內青魑菩薩卽睢陽
公巡赤髮藍面口銜巨蛇如夜叉狀公自矢爲厲鬼殺賊故
爲厲鬼像云

筠廊
偶筆

譚曉者邑東里人也與兄照俱有心計居湖鄉田多窪蕪鄉民
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
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
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爲梁爲菱舍畜豕爲
豕涼處而魚入豕下又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
菰屬可畦者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虫之屬悉羅取而售

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匱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匱魚入某匱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曉照俱織嗇憚費無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資日益窘然曉弗子僅有女適徐自成妻錢氏與自成睨其藏曉病亟以總鑰付其姪姪為自成謀殺與大獄倭亂時錢獻五萬金築邑城稍解後邑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卒正其辜云按祠議譚照歿而無子譚曉二子連斃照妻錢氏與婿徐自成謀獻錢五萬助修城工邑令王公祀二譚而聲明其案皎若列眉後人有指譚照捐修城工則非也否則前人早宜列義士傳何竟置不論附識於此以彰其實府志

萬歷癸卯蘇州府知府周一梧考常熟童生扑一生員遂羣鼓噪而入幾毆知府事聞有旨停錄常熟科舉而戴元威以府

學中式

府志錄菰中隨筆

自明以來邑中縉紳除殉節死忠別論如時敏之斃于七星橋為輿情不與疑其有他故也嚴貽吉之死東市丁酉科場事發也其以居鄉不謹而及禍者章表為民張滸所控下獄得釋錢籍構禍楊儀楊旣傾籍旋以恣橫破亡徐昌祚怨家發其沉姑事自刎獄中皆前車之鑒陳祖范筆記

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妻父為嚴給事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定向目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痴顛每日遊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詞曰月明雲淡俏

一箇蒲團禪關叅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鍾動寒林鳥叫澗水
風吹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梁驚覺
世間何故閒煩惱衣紫腰金悞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箇九
品蓮臺難到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

要人探討

柳南
隨筆

虞邑閨秀詩文遠近傳播明得三人焉吳綰字冰仙嫁於名家
能詩善畫所謂許夫人也著嘯雪軒詩集翁孺安字靜和善
畫蘭以素蘭自號每月夜令侍女縛軍裝跨駿騎遊行至更
深乃罷或扁舟自放吳越山水間以所適非偶作漚子十六
篇卒以非命死又柳隱字如是

本姓楊
各愛

初亦南京院中人博

覽羣籍能詩文後歸錢錢既死柳殉之鈕琇爲之立傳

尤侗
宮闈

錄

厲壇有古松秀挺高數尋虬枝蟠結如蓋

國朝順治十一年需戰艦巨材將伐之隣人季嬰慮松之不免也

而力不能保晨起望松四拜且祝之人謂其迂翌日承命伐
松者至假寐夢偉丈夫蒼衣綠髯指嬰居大書萬戶木公四
字覺以告嬰嬰曰木公非松耶萬戶厲也厲壇之松歷年久
神物憑之不可伐于是共白當事得免至今人呼爲四拜松

錢
志

常熟南門內地名山塘涇琴川水經處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孫

常扶桑承恩前趙東田士春後瞿文懿景淳三公臚傳年皆三十九尤奇扶桑弟暘為予說如此池北偶談

吳漁山歷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

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郡守謁入未即見信步至一

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真蹟喜甚即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

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摹竟欣欣

自得不見太守而歸柳南隨筆

馮行賢善書徐州善鐫刻行賢常書金剛經全部州刻諸石一

時推為二絕乾隆丁未詩僧律然取石嵌于長壽庵方丈壁

間王材任顏其室曰石經室

柳南續筆 今室廢 石經移嵌三峰殿壁

馮行貞受鎗法于天都張老嘗山行遇虎以短槍斃之又善用

石子能於百步外百發百中居常食鷄子必完其殼實以礮

灰遇寇盜輒先發鷄子中其目雖有資育不能為力矣時山

東道上響馬老瓜之屬頗為行旅患獨馮氏昆弟莫之敢攖

也鎗法後傳陶子師今絕矣

益都趙宮贊執信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警獨折服

於馮定遠班見其雜錄歎為至論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

邑謁定遠墓遂焚私淑門人刺于塚前

柳南隨筆 乾隆癸巳宮贊孫趙頤以孝

廉宰昭邑建立墓門 標題聯額餘韻猶存

吾邑汪宮贊應銓有縣令喻宗樞誤於公牒上以硃筆點汪名

玉殿

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

柳南隨筆

近山左王械刻
有秋燈叢話誤作彭啟豐詩

趙錫孝永孝兄弟皆以禮經應雍正甲辰京兆試房考蔡文勤公世遠始得永孝卷薦之擬置副車第二繼又得錫孝卷擊賞不已然以額溢不復薦置枕函中夜夢一絳袍人向枕邊欲取是卷覺而忖曰此豈所謂朱衣神耶豈是卷固當中式耶翌日將填榜主司大家宰田公忽謂諸同考曰有四卷意不愜欲易之諸君尙有佳文未薦者乎蓋示余蔡公遂以錫孝卷薦田公大稱賞易置四十八名既而副主考傅公謂未薦者幾失佳士盍于所擬副車中再細檢之得永孝卷又拔

置八十五名榜發蔡公謂二趙曰曩者夢中人殆非朱衣乃而祖文毅公耳都人士作五同詩以記其異謂同胞同榜同門同失而又同得也

聞之古老康熙中年民間市銀一錢可易制錢一百一十文迨後雍正間錢價日昂漸至一百文九十文以及八十五六文今又變而為七十文矣

柳南續筆 乾隆近時錢賤銀貴每元銀一錢易制錢自七十文起漸增至一百一二十文一百三四十文矣

常昭合志卷之十一
故老可以質問否曰無可與語者及觀陸澄吳地志有吳郡常熟縣之文則齊代已有常熟之名非改於梁也吁宰是邑生長是邑雖更易之歲月名稱之意義且不及知他復何望焉此前人失於紀述故後人無所稽據遂使名都大邑傳信失實良可歎已龍泉鮑君廉來縮縣章每以圖志未詳爲缺典於是與邑之秀民鍾君秀實胡君淳旁搜博采考古訪舊裒輯會粹討論是正以增益其所未至迨再考後始能成編列爲十門條分類析固不敢謂盡無遺闕然視舊志則粗備也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蕭何收秦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自非郡國有志風土有記何因

而然茲事於縣政若緩而實切蓋傳今貽後所關者大鮑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寶祐甲寅
褚中志序

郡有志邑亦有志志非史也所以述史而備記也聖人於史亦惟述而不作况邑志乎琴川舊志荒落丙辰慶元孫應時脩飾之更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始取而廣其傳時久人殊事多闕且軼覽者病焉於是叙縣以表之有邑此有長有長此有丞下於丞曰簿尉酒稅是爲縣官鎮有監寨有巡各庀乃職以贊其長故次叙官邑於虞山之陽鄉招真行山之南境則之秋報而西迤興福行山之北境則之宣化而北山縣之鎮也故次叙山縣

有海虞南沙常熟之異名又別曰琴川其義蓋內取七港外取五浦要亦專指水爲言而溝洫之利以之江海之防以之故次叙水邑爲沮洳之區田疇衍沃而病於經界之久壞端平始釐正之畝步旣正賦役均平故次叙田中興重在江防禁旅舟師雲屯許水近又增福山新軍而縣之弓兵寨兵亦所不可廢故次叙兵山川蓋英秀所蓄也虞山瑰奇琴水清澈其鍾而生之者亦必有異矣故次叙人人固有之物亦宜然土地所出風氣所宜殆不一種故次叙物內之道宮梵宇概見述縣之目其以靈異著於鄉都間古跡頗可覆而邑人奉西方教者尤夥故次叙祠若夫斷碑仆碣之僅存新氓近琬之方揭棲墨於垣塗粉

於柎亦足爲千古之証也故以叙文終焉

按鮑公修志在淳祐邱序作於寶祐褚序歲月無考詳其語人意似亦叙鮑志者總存之以明書之權輿焉耳龔立本跋

元夫其直矣古昔之於前據其無幾乎高據其矣文昭以言其戴良志序

知常熟州事淮南盧君嘗以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紀載今之志書卽古之圖記也可廢乎哉然常熟舊志自宋南徙版籍不存至慶元丙辰令孫應時始次爲書其後縣升州歷年浸遠而是書號難得之貨且丙辰後續所未備未有其人非缺典歟乃亟訪孫令書而重釐之合十有五卷仍其舊名

曰重修琴川志余得而讀之然後知君之善爲政也善爲政者必先其所急以及其所緩爲之衣食以厚民生爲之教化以淑民德訟獄以戒不率賦歛以正不均此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考人物之愚智風俗之盛衰以及生產之同異山川之險易凡此之類可差緩而不可廢者也故用事於一州者得通敏有爲之士則將裁正乎緩急之間而不繆其序區別乎後先之際而不失其宜矣若君之於常熟其庶幾乎常熟爲吳支郡以言其人物則姬泰伯之所逃夫差項籍之所伯也以言其風俗則有言游公子札之文雅朱買臣陸機雲兄弟之馳驟范蠡希文張季鷹之慨慷高舉也以言其生產則陸海鹽絺鍛冶之饒聞於

東南也以言其山川則有海隅烏目之形勝大江東海之要害若此數事皆爲政者之所當究心焉者也於是君下車逾年矣凡州政之所宜急者亦既悉舉而先之而又不廢其所緩歷考前數事以成書直所謂通敏有爲之士哉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志也者蓋三代爲政之法而後世尤謹著之以爲故實今君之爲乃能先民所急而後及乎是故曰善爲政也書成君命士友陸景元來謂余曰子執筆史館其言足徵幸爲我叙之余雖不識君然聞君之爲是州者頗悉故直書所聞以授之俾後之觀者亦感發而興起乎君名鎮字子安以領兵元帥兼知州事云至正乙巳

知州盧鎮志序

按琴川志自宋南渡版籍不存其後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嘗粗修集迨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始廣其傳至淳祐辛丑縣令鮑廉又加飾之然後是書乃爲詳悉自是迄今且百餘年顧續編者未有其人而舊梓則殘毀無遺矣鎮惟是州虞仲子游文化之地不可無紀爰屬耆老顧德昭等徧求舊本公暇集諸士參考異同重鋟諸梓其成書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總十有五卷仍曰重修琴川志其續志則始於有元焉至正癸卯

按琴川志曰重修卽宋志也刻本偶得之古寺中此亦載籍之魯靈光矣條理秩如筆亦不俗獨續志湮泐有元百年間

人材事實茫無可考惜哉龔立本跋

明

邑人張洪志序

郡縣之有圖籍從古爲然爲政者之不可廢也凡山川之險易土壤之肥瘠物產之美惡民庶之多寡按圖考籍可得而知也吾聞諸君子曰前代爲相者有一圖謂之格範道里遠近錢糧軍民之數一覽可得謂如某所凶荒當移某所之粟以濟某處叛亂當發某處之兵可平歲中有兵荒之費則無敢動作一切用度皆減爲國尙然况作邑者乎一邑雖小地有高下則旱潦之不同土有肥瘠則貧富之不同民數登耗糧賦增減率由圖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籍以考閱其可廢乎余在翰林預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將載入天下志書必先領畧其概凡前朝所述皆以郡名如吳郡志之類洪武八年新修者則以府名如蘇州府志之類大率皆因舊增新余但齊其凡例削其冗長而已宣德庚戌余致翰林事歸適上虞郭公世南由常熟簿晉知縣政通人和居多暇日始留心縣志訪得舊本特以示余請曰聖人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文獻不足故不可徵今幸舊籍未亡遺老尙在於是不可刪正之則後將興不足之歎矣余受書考閱自宋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創修之嘉定庚午令葉凱增益之淳祐辛丑令鮑廉加飾之書始備又十有四年寶祐甲寅寓公邱岳始叙之至正

癸卯知州盧鎮重鈇諸梓又二年乙巳先師陸先生景元請叙於金華戴叔能刻於編首前修有云文章作與不作無損益於人者不作可也作而有益不作遂爲缺典者則不可不作縣志自至正癸卯至今七十有餘歲凡郡邑之沿革經界之廣狹糧稅之增損城市之變遷官制之改易人材之繼出不釐正增益之誠爲缺典故不可不作也其諸損益已見凡例茲不復出宣德九年序

按新志八卷宏治嘉靖纂修時蓋皆見之今遂徧搜不獲徒勤夢寐修撰博雅君子也况生於洪永宣正間據所見聞卽成信史其體例旣一準宋志豈因宋志而竟接以國朝之事

不復及盧鎮所續耶抑筆削盧志併明興次第增入耶無從
質修撰於九京矣龔立本跋

邑人李傑志序

姑蘇爲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爲城環河海以
爲池實東吳要害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產殷盛若稷秫
布泉魚鹽蔬菓水陸之珍奇所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
餘而不資外助自闔閭夫差雄據一方虎視諸夏而俗尙豪侈
自泰伯子游禮讓風行文學化洽而人材彙出是固江南名區
非特一郡六邑之冠已也惜前志燬於宋紹興兵燹自吳通上
國以來二千餘年故實茫無紀載良可慨也慶元閒令孫應時

始一修之元至正間知州盧鎮又復修之然文獻無徵遺軼不
少若人物一類自漢迄唐寂寥無聞他可知已宏治丙辰慈溪
楊侯來尹茲邑蒞政之初百廢具舉以邑志久不修廢無甚焉
者乃旁搜典記近取見聞詢遺老以正舛訛委文士以司考校
於是山經水志之所述陳皮敗篋之所藏殘碑斷簡之所寓幾
無留良矣編裘旣成謂余爲邑人宜有言志顛末夫三代盛時
九州山川記於禹貢天下圖籍掌於職方後世因之而郡國有
書寰宇有志坤元有錄風土有記皆所以存古證今以爲考求
治具損益事宜之張本其於從政者不爲無助而乃困於簿書
期會之繁顧視此爲不急之務宜吾邑廢典必有待於通才卓

識如楊侯者而後成也侯名子器字名父成化丁未進士歷任
崑山高平二縣皆有異政茲以當道論薦更任常熟其嚮用未
易量也宏治丙辰年序風土育時習禮以存古道合賦詩書
邑人桑瑜志序
邑志自正統間止菴張先生修後迄今六十餘年未有續者友
梅季先生筮曾一修未脫稿而謝世事弗克成四明楊侯以名
進士出宰吾邑簿書之暇留心文事以邑志未續爲缺典乃禮
聘儒士蔣綺張堯民林儒林傅分類脩纂委瑜總其綱始事於
宏治戊午秋八月至次年春正月始脫稿先是鄉進士錢仁夫
馬儒邑士姚榛陳天麟已草大半會楊侯考績赴京事輒中止

今則不過潤色損益之而已猶因川澤邱陵而爲高下也切慮
瑜等學識蕪陋見聞不博未免有遺漏錯誤之失補而正之實
有望於後之君子時謄寫對正邑庠生孫舟李慶雲併識之宏
治十二年序

按此志楊公爲政地理宮室官治人物釐爲四卷桑瑜總裁
李傑叙首今人或稱桑志或稱楊志或稱李志其實者儒四
人分纂地理屬林傅宮室屬林儒官治屬蔣綺人物屬張堯
民搜討辛勤書法質直體裁位置雖多可商然往蹟舍此無
憑矣聞嘉靖間馮令君屬人再修鉅梓甫成羣議蜂起觀於
此而載筆者可不慎哉龔立本跋

邑人鄧韞志序曰不始於漢立本志
志也者史之屬也惟古列國皆有史史有專官焉厥後郡邑之
載例曰志志無官則撰述多出於鄉產夫爲一方執簡而叙載
準諸史將嚴是非以示俗陳政理以基損益其可弗慎與常熟
列於職方其雄庶視中州支郡法宜有志代更喪亂故籍無傳
宋紹熙中始創爲之迨於元季而有續書皇明宣德初張太史
洪宏治中桑府判瑜與邑士繼修之說者謂張志善矣或失之
畧桑志備矣或失之蕪至欲收後書而藏之嘉靖十六年縣大
夫平湖馮侯自給諫廷論宰事出丞潛山尋遷令常熟至則索
志以觀患登載久闕遂以續纂請於督學侍御馮公公嘉侯能

任隆典報曰可韞居于侯之野老病廢學侯謂其耄也尤記顛
也罔狗辱臨其廬以幣起之委之撰述而惠教焉然非其人用
媿且懼夫志之失誠病於畧其爲畧也烏知非體要之所存有
欲益之而爲贅者亦莫病於蕪其爲蕪也烏知非事類隱微之
所出有可撫之而資錄者庸陋於二書罔敢易之會粹銓擇而
惟是之求積之歲月於是書之訛者有正淆者有汰遺者有補
晦者有章土田賦役以新議事興革者備書其本末乃若人物
一類自元以上多損益舊錄其自盛際以迄於茲率以寡陋之
所聞見參述而其所載多細事隱節若可以無書而不可以不
書者蓋凡志之修也事有蔽於遠聽有失其實詞不足以逮意

此猶有諉焉乃若私門之彥連衡秉筆此於義也當遜而韋於此亦有疑焉敢以耳目之所及並實之然有仍其舊貫而莫之敢削在志法事有疑疑斯傳之烏乎史之作難矣在昔名鉅之爲之也有不得如其志而况有如不肖志其父母之邦者雖然不敢以不勉書成釐之爲十有三卷故觀乎韋之所書而邑之事畧可識矣觀乎韋之所書而僭陋之責不容追矣嘉靖十八年七月

邑人管一德文獻志序

吾吳自魯成公世始通中華而常熟文獻之傳則已肇于三代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父子相繼爲賢相商道復興而其後虞仲來遊使天下後世曉然有味乎君臣父子兄弟之倫子游北學而天地文明之氣益廓大而章施之然則開吾吳者常熟也而開常熟者文獻也歷兩漢六朝三唐兩宋以逮勝國罕有聞人文獻稍稍訕焉于是青烏家言始有謂虞山重濁琴河湮塞故其人多溫臙而寡才節余不佞則居恒歎詫曰夫夫遠稽漢唐宋而近忘我明乎夫漢唐宋吾無論明興以來其世治亂人忠邪可指數也獨高皇帝芟刈羣雄而我常熟柔脆不與於武功耳自是以後一變而文皇之靖難則黃鉞自溺於琴河再變而英廟之北狩則程式殉難於土木再變而逆瑾亂於朝羣盜亂於野則蔣欽死諫唐天恩死守他如

立朝則李文安嚴文靖之正直忠厚陳莊靖趙文毅之耿介剛毅奉使則張洪東入扶桑南窮緬甸言路則陳察上批逆鱗下繩墨吏廉介則魚侃饒粥不給義俠則王鼎爲友復仇藝苑則吳文恪之詳明瞿文懿之爾雅桑悅之宏放楊儀之瞻麗丁奉之淹洽邵圭潔之古練孫樓之警敏俱能潤色虞山增深琴水庶可以追巫公跡虞仲而俎豆言氏之傍以至近世修文勵行之屬尤不可殫記然則常熟之文獻幾塞而重開者又自我明也吾不敢謂青烏家言是也邇者邑乘蕪缺垂且百年廢先民盛德不載滅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非後死者之責歟而秉筆之士相諉相推夫孟堅漢書大家可續董狐直筆執簡可書譬

之一夫舉鼎負而趨耳謀及萬人又謀及寄徑之途舉將何日乎余故貧且賤今亦俯仰老矣進不敢望二巫之相業退不敢望子游之文學而尙友一念若自天成迺并包諸乘羅網舊聞僭爲纂輯有善必書間有負俗之累者亦書甲是乙非者兩書唯稗官小說與夫後進譏彈之口則闕而不書不曲意雌黃亦不巧作塗飾蓋垂成時故宦子孫有以金幣嘗余者余笑曰魏收求金陳壽求米千古談之猶爲嘔穢而顧以嘗披羊裘生君不知其人矣其人亦笑而去蓋分更分漏凡六閱月而後成二百四十年文物衣冠燦然臚列藏之虞山傳之通邑大都雖不敢曰狐史庶幾不爲穢史與題曰皇明文獻志不及明以前者

舊志已備不必復煩刪潤也先文獻者其說在義例中大都科第獨詳而各臣人物詩賦紀載以至山林隱逸專門圭竇之善併而載之凡得十有八卷萬歷乙巳

國朝

邑令楊振藻志序

天子御宇之二十有二年海內又安武功耆定慨然思成文治而大

一統爰

詔郡邑修輯志乘蓋將登諸

天府用昭一王之鉅典猶周官漢史之意也琴川爲吳會巖邑巫咸虞仲之故墟季札子游氏所遊處是尤不可以獨後乃自南宋

慶元以來或有志而弗詳或詳焉而弗覈雖屢經訂證而斷簡殘編遂同魯靈光幾無以荅

明詔誠可慨焉於是前令冕侯高君延請邑獻湘靈錢君董其事佐

之以王巖諸子皆博物君子具良史才而讐校之際其難其慎期於徵信而不期於速成故泚筆於癸亥之五月至丁卯三月而始告竣網羅見聞綜核名實琴川一志於是乎有成書藻雖承乏已再更冬然此役一出於前人之經營藻惟樂觀厥成寧敢攘善以爲己力也哉敢應錢君之請而僭爲之序康熙丁卯

暮春月日

邑人錢陸燦志序

常召合志高

卷之十二 舊序

皇帝二十有二年文命敷於四海考圖數貢爰

命儒臣修一統志以周知天下之地宜物生風俗人才政事廢興之
自於是部下督撫臣檄郡縣各爲其志時灤州高侯在職開局
纂修陸燦與共事嚴子熊王子家震王子孫蘭馮子行賢王子
孫芸實載筆以從會高侯去而剗劂之事未竟二十五年北平
楊侯起家進士補令吾邑甫下車首問諸文學掌故志有成書
乎具告歲之不易民力之不協歎曰此國典也其敢後乎仍命
陸燦與共事諸君追亡補闕鼓曠剔盲凡皆述而不作曩志述
其所已有不敢漏今志述其所必有不敢私也綱舉目張芟薙
冗長隳括大義不辭專輒之罪更定徑省之文凡推例具是易

曰正辭記曰不辭費書曰辭尙體要蓋其慎也凡分類輯二十
六卷刻始於癸亥歲之五月而成於丁卯春王正月事限視以
邑人歸允肅志序

聖天子宅中建治典章文物煥然聿新爰而率人林文祖萃稟命
命牧守諸臣各釐正其疆域版圖風俗生齒古今之異宜詳繪其山
川形勝犬牙相錯之制以盡地勢彙儒臣修輯之於是天下郡
邑通志靡不修舉吾邑常熟縣志值我侯訥庵楊公來令茲土
實董厥成允肅筮仕假旋適覩是書剗劂告竣得受而卒業焉
作而言曰常熟濱海一區邇迤諸沙爲三江之委輸土瘠易淤
田則汙萊霑雨泛溢溝塍一望蕪沒其瀉鹵地不宜稻所植惟

菽麥木棉芋苴之屬夏秋颶風時至往往遭蕩折物產之所出有限其財用朝夕所需賦役之所供埒於三吳諸邑有羨無耗不啻比沃壤焉宜乎土俗之日貧且瘠也獨其民氣柔醇佩服詩書多博雅好古子衿鄉閭之老以揖遜相先敦素樸而薄浮詐人知愛親敬長情意相煦豈非泰伯端委之治言游文學之所漸濡源遠而流長者乎今縣志所載城郭之創易賦稅之多寡地利之所裁旱潦之所備長吏之所表率人材之所萃聚貞人逸士忠孝節烈之所挺出綱舉而目張星燦而眉列若者得若者失若者由盛而之衰若者始隳而終舉觀乎前事則所以救弊興治之道可得也由是追端委之化文學之風卽三代之

盛豈遠哉允肅邑人也敢以爲司牧者告併書之以爲序康熙

戊辰仲夏月日

常熟邑令章曾印志序

余向宰武清幸免罪戾蒙

聖恩嘉獎服俸加錫調補常熟深惟綏邦屢豐良非鹵莽可致雖神

農后稷不能使歲之有豐而無歉百里間何自卜其皆熟熟顧可爲常哉夫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土地闢田野治五穀熟民人育則邑宰責也訪諸紳士攷諸圖籍舊志頗不醇不備乃詳請上臺開局編纂敦聘孝廉曾倬明經周震生張一桂士舍王鎮汪應銓相與參互考訂網羅放失始自庚寅之春迄壬辰冬

克付剗劂嗚呼常熟之名頌禱之詞也天下有當守其常者有
莫必其有常者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非性之當常者
乎雨暘寒燠異其時高卑燦濕異其地其間作長斂藏之數非
聽命不常乎或信爲盈寧樂利倖不常者爲常而不能彰厥有
常則何以襄

聖天子久道化成之治抑何以對商相二巫虞仲言子之靈耶孟子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人能禮耕義種常熟此心之仁天
必將常熟其田願與此邦人士共修常德以祈時和年豐稱是
邑名焉敬書卷端以俟時康熙五十一年陽月之朔

邑人曾倬志跋

宏治中平湖馮侯修志其言曰邑志有補世教非特文獻足徵
而已在上爲章程在下爲法守在今日爲經制在後世爲彝憲
也然則執簡操筆烏容不慎向者錢湘靈先生修志時搜羅極
廣採摭極博較之宋元明諸志卷帙逾半乃未幾議論繁興或
嫌其闕軼或譏其穢雜九京不作孰與析其得失辯其公私嗚
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倬也少孤失學歲月蹉跎忽焉
衰老繆膺章侯之請僭領志局釐定八卷不遺不濫凡損益去
取惟義之從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愛憎毀譽又烏足計哉

邑令李惟一常熟縣志序

邑志蓋古小史之掌也其體例則辨其分星列城郭溝池與掌

疆所守稽其夫家衆寡州里之役要及任土之法兼錄其德行
道藝所以察政令之臧否審因革之宜而致整齊化導之術其
小者備一隅掌故而大者用之職方用以周知天下之利病義
綦重矣虞介江海交始以文學著名自季宋以來貢賦之損益
役法之變更所繫尤鉅講求不厭其詳舊志無慮數十家存者
數家而已得失互見亦或寢廢不傳其宜賡續也久矣余之始
至縣境旣分又奉宋元四朝志卷之四未幾議論輿輿

詔徵

天下郡縣志悉上太史諏之鄉先生僉謂舊志應加釐定迺具
牘以請諸臺皆報可遂卽城西書院開局編摩於是區其封域
山川及其土田戶口賦入之數凡舊志所已詳者則討論而從

之所未備者博謀於衆覈而後載勿徇勿撓閱十月藁具以眎
鄉先生暨諸君子覆加檢勘咸請授梓謂余宜爲之序余惟纂
述之事自昔爲難旣病漏畧亦懼蕪穢余從政日淺加以簿牒
倥偬未遑審諦也然其敬慎之初指庶乎可以共諒如聞輿論
不以爲非余得藉手告成亦與有幸焉若夫弱翁考漢家之制
武子修晉國之法百里雖小方策期存其有以副不
聖朝教養元元之德意乎愿俟諸賢者

邑人陶正靖常熟縣志序

邑分治之三年山左李侯始至至之期年政通人和廢墮興舉
迺俾陳子亦韓及余輯志以應

明詔侯與諸老先生綜其大凡始己酉暮春迨孟冬粗有成藁會迫計偕乃致之侯所審定而余遂北行至辛亥三月侯寓信相聞謂將鉞梓惟邑志舊稱鄧氏本最善由鄧以前文不勝質由鄧以後質不勝文繼踵增華更數百年卷帙且充棟矣鄧氏叙致簡嚴論者以爲有陳壽國志風然見嫉豪強身幾不免况以親踈愛憎淆亂出入人禍天刑如何可追余初欲仿鄧而病未能凡前人已載者雖未足盡信亦豈得盡不信而余自弱年走四方暫返里門雖曰維桑有同逆旅邑之掌故多所未悉獻老零落又無從取證固不敢憑臆爲去取也若夫椎輪大輅積漸使然刊華返樸使事增文損亦何容易是以姑仍舊貫第去其太

甚質之古人誠不能無愧焉聊志卷末俟後賢論定至李侯政跡實有可紀初具藁時候猶在事不敢援前人之例輒有稱道乃今已坐累罷可以無嫌用書梗概志弗誼之思侯方欲然不自足雅非所愿也雍正九年夏四月書於京師寓舍

糧道馮景夏昭文縣志序

上古之書有九丘九州之志也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名始見於經而其書絕不傳傳於後者山海經誇誕不可爲典要惟禹貢及職方氏雖希濶數語而區明疆域羅絡山川別田賦高下辨土貢所宜與其人民男女六畜五穀之多寡美惡志家體例大畧祖此方今

聖明御宇人物阜昌山川獻瑞輿圖之廣前代莫及

特命史臣彙直省通志纂爲一統志而通志之所取徵者必自縣志始未有縣志畧而通志能詳者也未有縣志誣而通志能覈者也是故縣志者一統志之權輿也昭文從常熟分置糧儲之署在焉予奉職多暇與二縣之大夫言及志事謂功令趨辦修志固不可已而新分之縣必多改更損益修志尤不可已於是二縣尹皆禮聘邑士之有文者館諸昭明臺畔而編纂尤慮出入登下之際人或挾私干請不遂則輿訛造訕以撼之執簡者雖侃侃不能無少動爰於始事之日薦告神明出矢言以重其典聞者莫不聳然逾年而兩縣志同時告成昭文先付開雕故其

書先出縣令勞君捐俸錢以爲之者也余覽吳中全勢震澤爲羣山之囿羣水所都山水之脉東北趨阻江而傳海而虞山之高秀昆尙兩湖之澄泓在焉吳中清淑之氣於是融結而不復流發爲人物在商爲巫咸父子與伊氏比烈在周爲子游開南方文學精華其餘不可殫述迄於

本朝名卿鉅公比肩立分縣以來登鼎鉉者功名與巫氏之又王家後先輝映猗與盛哉夫惟地靈是挺人傑余旣乃心仰止又嘉勞令修刻新志爲能勤於其事而志必可以垂於久遠故爲之序雍正九年春三月吉旦

昭文邑令勞必達志序

爲令於新造之邑正區域度川原則三壤物土宜鳩賦入考風俗其先務矣籍而記之使近有所守後有所觀蓋莫善於志今方大修一統志由縣而州而府而省各籍其所屬以上於史館而邑志其根柢也邑之由舊者厥志述而不作邑之新建者厥志作而兼述體例固殊焉昭文從常熟而析舊境延袤四百餘里賦稅幾三十萬內包湖蕩外倚江海雖分而爲兩猶壯縣也必達首來爲令大懼才識庸淺不克慎始以貽來者羞遭逢

聖恩寬大俾得久於其職於今六年中間恭奉

明詔減浮糧緩積逋查均征濬白茅疏梅李皆至仁極誼不樹億萬年無疆之休珥筆而書則史氏之守也隨地而記則志乘之職

也地志實與國史相表裏必達雖庸淺敢不盡心焉若夫原本山川采錄士女或收昔遁或訂前疎要須義關風教辭含雅故無取猥雜摛摛餽釘卷帙間也新志十卷秉筆者禮部貢士陳君祖范而汪殿撰應銓陶編修貞一言翰博德堅咸共校定凡一年而成其文循舊貫者十之三標新義者十之七叙次有法密而不煩約而不漏可謂事兼作述義通史志者也必達迴環省覽返而深維賦已減矣戶口猶苦貧何以催科不傷撫字水利興矣蓄洩在人力何以旱潦永保無虞海波久不揚而渠弭時有跽伏何以消其奸宄風俗已時雍而獄訟未盡衰息何以返仲雍之禮讓繼言子之弦歌是皆必達之責亦繼宰斯邑者

之責也覽斯編者其亦皇然而思矣乎雍正九年孟春月之吉
陳祖范志跋
養疴東臯閉門息影會邑侯創舉新志敦請編纂鄉先生復重
相誣諉固辭不獲退而自惟老不曉事或可假此以諮故實討
世務辨於邑之族姓世系及賢士大夫之節義政事文章是亦
爲學之方非但閭史之役也黽勉削橐不敢率爾然而甚慙有
朱王鉉王應奎譚位坤者多識而信實資其啟告云

陳祖范歷代常邑志總論

邑志自宋慶元丙辰年縣令孫應時初修之嘉定庚午令葉凱
增益之淳佑辛丑令鮑廉加節之閱百餘年元至正癸卯知州

盧鎮益所未載總十有五卷重鋟諸梓名曰重修琴川志其續
志則始于元是盧鎮固別有元志也閱七十餘歲至明宣德九
年張修撰洪自序新志但稱重修宋志並不及續志意者元志
亡久矣今元代人物僅傳一二隱士富室而他無聞焉豈本無
其人與抑志亡故也龔立本云新志八卷宏治桑嘉靖鄧纂修
時蓋皆見之今遂徧搜不獲其體例一準宋志豈因宋志而竟
接以明代之事不復及盧鎮所續耶抑筆削盧志併明興次第
增入耶無從質修撰于九原矣宋志刻本據龔云偶得之古寺
中後毛氏重刻之幸不與張志俱亡耳張後季友梅筵曾一修
未脫稿而歿宏治丙辰令楊子器聘文士纂修桑瑜總裁李文

安序之

管志凡例誤以李與桑各有志

龔云搜討辛勤書法質直體裁位置雖

多可商然往蹟舍此無憑矣嘉靖己亥令馮汝弼聘鄧韞修十三卷甫成羣議蠶起書遂不行萬歷乙巳管一德撰文獻志十六卷獨詳有明科第人物其山川戶口寺觀橋梁等已見舊志不復載龔立本志十五卷姚宗儀有私志二十八卷陳三恪有海虞別乘二十四卷俱未梓行至

本

朝康熙二十二年令高士鵠聘錢陸燦領修至二十五年楊振藻爲令書始成凡二十六卷康熙五十一年令章會印聘曾倬修之曾志跋中又以錢志議論繁興闕軼穢雜合觀前志宋志尙矣質實莫如桑精審莫如龔鄧之召謗起禍大抵由論斷而

誇多鬪靡則姚錢二志也馮氏先賢傳嚴而漏管氏文獻傳雜而靡曾氏詳畧失當差愈于多文以爲富者後遭指摘仍用錢志不綦難乎

附陳祖范修志人物列傳議

志之體要有三曰地曰政曰人山川土田城垣鄉里之屬統乎地者也水利兵防祠祀賦役官師選舉之屬由乎政者也地歷久而不易政隨時而各異秉筆者據舊聞訪新貫在乎考訂詳明不訛不漏而已愛憎毀譽游移冒濫之病無所施乎其間惟人物一途無一定之規格或載或否惟憑當局者之論定而論定之難有三端焉一曰識不足二曰時不接三曰勢不可心空

如鑑乃能別妍媸心平如衡乃能量高下而操觚家豈易有其人此識不足之難也前代人物彪炳耳目者不必言然舊志相沿非能盡得若人而載之也既已載矣其子孫亦盡見之矣今何所據而黜之乎此時不及之難也若夫勢之不可固有不待明言者人物之分品目也古爲三不朽孔門爲四科後凡朝廷銓選以及鄉邦月旦之評雖隨事立名大綱總不外此其著爲書以品目人物也史遷於列傳中微分條件其滑稽貨殖游俠之屬冗率不可爲訓至班書始彬彬矣而古今人物一表爲全書疵累是亦不量力而輒以一己之見揣量人才者之前鑒也古之志人物者如汝南先賢傳楚國先賢傳未聞於先賢中更

區分也陳留耆舊傳益部耆舊傳未聞於耆舊中更區分也華陽士女志不於士女中更區分也其他輿地書體大都概名爲人物而已人物云者猶史家之列傳也列傳美惡並收人物專錄其善史家於列傳內別爲儒林循吏孝義等條是亦列傳也志家於人物內亦用此作品目是亦人物也人人而品之目之將徒勞而無功且多怨又蹈孟堅古今人表之失人人而全不品之目之則太混未免有聃非同傳之譏是故錄其位顯事多難爲品目者於前而存其專長偏詣易爲品目者於後是固史志兩家調停於萬不得已之權宜也然既前有成例後人倣而爲之雖無大得尙不至於大失今若多爲品目必使燦若列眉

嚴知法比誠亦網羅放失區別流品矣雖然懸其格以待其人
有則錄之無則缺之易易耳舉其人以應是格入之於此而不
安按之於彼又不合而又有不可全虛之格而又有不可徑削
之人左支右吾含毫不下然後覺其談何容易其故皆由於欲
人人品之目之也如不必人人而品之目之於舊志已載者但
整齊其文於目下新登者必慎覈其事據事直書是非自見等
差犁然而人情之缺望而指摘者雖不能保其盡無然亦庶乎
鮮矣而曰人曰云者辭史文之原也此原動美惡並列人曰事
則士女志不敘士女中更闕公出其外與此書類大略雖各為
常昭合志卷之十二終